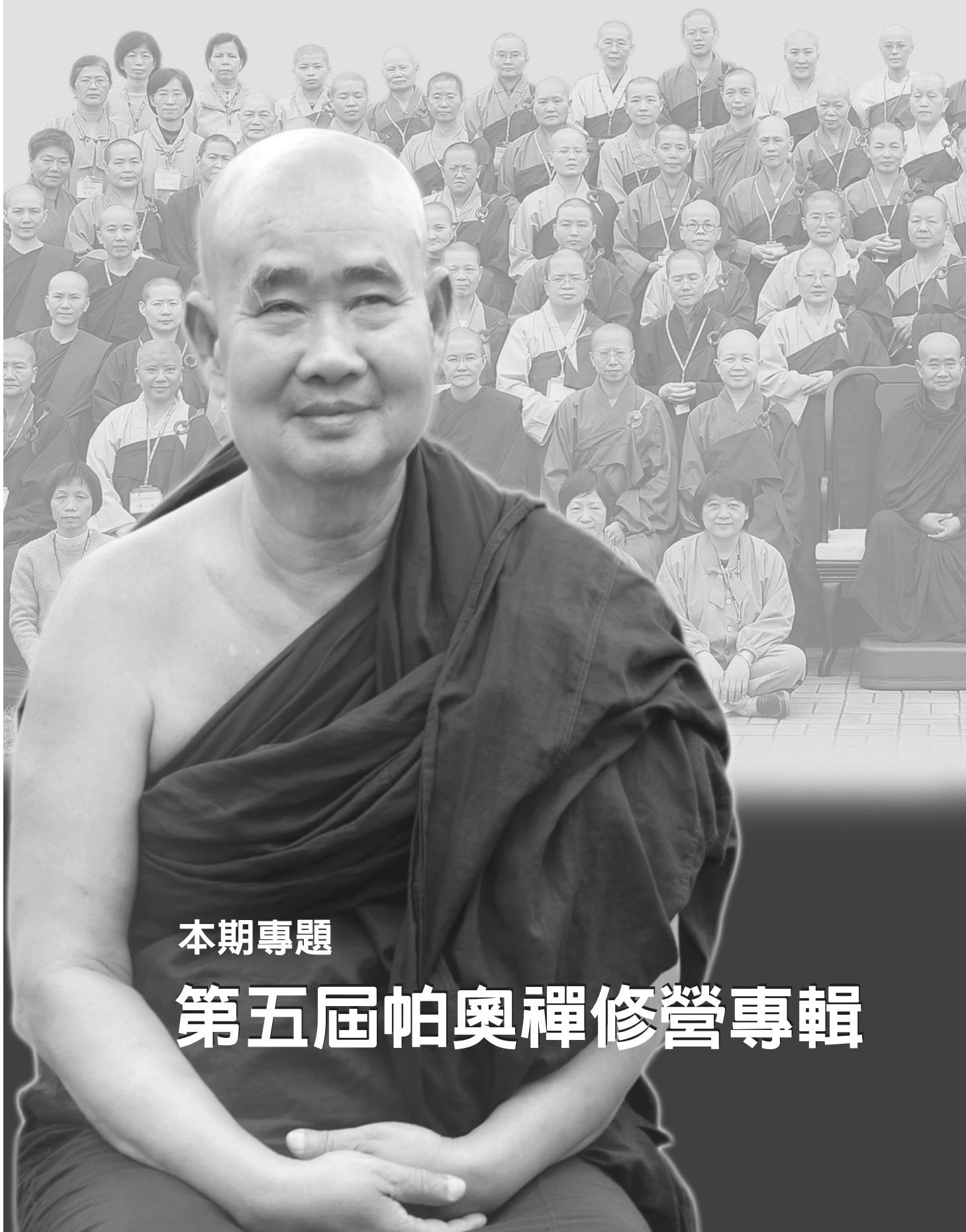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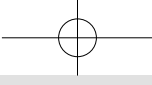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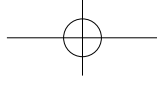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本期專題

第五屆帕奧禪修營專輯



弘誓92

目次

■封面說明：

1.主題照片：帕奧禪師於法印樓前悠然而坐。（97.4.12 吳惠曼攝影）

2.背景照片：第五屆帕奧禪修營全體師生合影於法印樓前。（97.3.16 林柏勳攝影）

本期專題：第五屆帕奧禪修營專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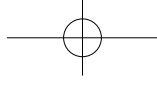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 4 博學、嚴謹、慈悲、自在的菩薩典範
——側寫帕奧禪師 / 釋昭慧
- 14 帕奧禪師與帕奧禪法簡介 / 摘自《智慧之光》
- 17 剎那定與觀禪 / 帕奧禪師講·法王比丘英譯·弟子等中譯
- 24 《大念處經》釋題與總說 / 帕奧禪師講·弟子等中譯
- 43 大德光駕，無限法喜
——帕奧禪師第五度蒞台弘法記 / 釋昭慧
- 49 依「蘊相應教」十一相向帕奧禪師請益記 / 釋昭慧
- 51 托鉢的一小步，女權的一大步 / 釋昭慧

燃燈引路

- 53 無住生心
——禪七開示錄（十六）——出堂日晨誦 / 性廣法師開示·李素卿整理

輝映法界

- 60 冥契經驗的宗教對話
——古倫神父蒞院記 / 釋傳法
- 63 宗教對談，輝映法界 / 盧俊義牧師、昭慧法師
- 65 他就好像是我們的至親兄弟
——洪山川總主教蒞院記 / 釋傳法



弘誓92

目次

輝映法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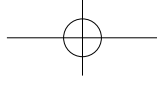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 68 沙門與婆羅門 / 昭慧法師演講・傳法整理
71 在生活中對話・在合作中對話
——《新使者》雜誌訪談錄 / 林淑芬

彼岸蜚音

- 74 臺上是真正的偶像・台下是真正的粉絲 / 毛毛
78 答客問：少林俗與大悲偏，何者為何佛門正宗？ / 江燦騰

院務資訊

- 23 「結七共修」本年暫停
50 帕奧禪修營通啓
64 令正法久住一九五年比丘尼戒講座 教學MP3發行消息
67 編輯小語
73 弘誓學團財務資訊通告
81 第七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會議公告、名冊、議程表
87 佛教弘誓學院97學年度專修部暨研究部招生啓事
88 佛教弘誓學院97年暑期講座招生啓事
89 佛教弘誓學院校舍增建進度報告
90 活動看板
102 收支決算表（九十七年一月～二月）
103 護持徵信



博學、嚴謹、慈悲、自在的菩薩典範

側寫帕奧禪師

■ 釋昭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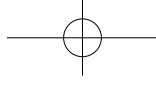
緬甸帕奧禪師（Pha Auk Sayādaw），現年七十五高齡。所授禪法，依據《清淨道論》中三學、七清淨及十六觀智之次第，強調禪修者應以「戒清淨」為定、慧二增上學之基礎。教導禪者依「安那般那念」（出入息觀）或「四界分別觀」入門，遍修奢摩他及各種入禪業處，得具四禪八定之後，再以「色、名」業處，「緣起」，「相、味、現起與足處」等階次，修習毘婆舍那。

由於帕奧禪法較諸餘家禪法，特顯其階次清晰，解行並重，因此深受國際佛教界之尊崇，習學帕奧禪法之國際人士，絡繹於途。

以上，是非常正式的帕奧禪師簡介版本。詳細內容將見於本（92）期弘誓雙月刊。

筆者至今猶未放下萬緣來習學帕奧禪法，不免被禪師視為「過動兒」，但也正因筆者目前尚保持這種「教外別傳」的身份，因此對帕奧禪師的介紹，也就不必局限在這麼正式的語彙之中，而可全然聚焦於與一代高僧互動間，所留下的個人印象——帕奧禪師博學、嚴謹、慈悲、自在的菩薩典範——並將這非常「人間佛教」（或非常「大乘」）式的印象，向讀者作一心得分享。





第五屆帕奧禪修營專輯

本期專題

博學的三藏法師

在漢傳佛教界，一般對禪者的印象是「不重經教」。即使是南傳佛教中幾位知名的大德禪師，也罕見他們在傳授禪法以外，對經、律、論三藏深研講授，著書立說。但是帕奧禪師卻完全顛覆了這種傳統印象。他不但是一位禪境莫測高深的大禪師，而且是一位學識淵博的三藏法師，只要是巴利藏經，無論是經、律、論，還是三藏論疏，他都非常嫻熟，說法開示之時，旁徵博引，如數家珍，而且融會貫通，往往一針見血地提出關鍵性的修學要領，讓聞法者豁然開朗。

禪師於教學之餘，以八年時間，完成了五部共約四千餘頁之鉅著《趣向涅槃之道》（Nibbānagāminīpatipadā），惜乎這些著作以緬文書寫，能閱者鮮。尚幸部分內容已由禪師座下的華裔比丘、居士，發心譯為中文，在性廣法師的協助下，由淨心文教基金會印製，在台廣為流通。另有一小部分，亦已陸續譯為英文，這些書籍，不但是嘉惠禪者的禪觀修學寶典，連像筆者這樣專治經、律、論的學問僧，也都甚受啟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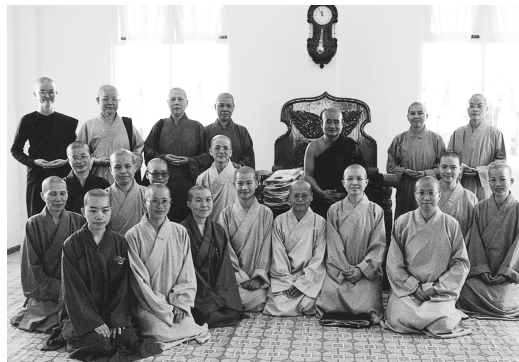
嚴以自律而寬以待人

有的禪者灑落自在，對於微細戒法較不重視，總覺得「大德不逾矩，小節出入可也」。然而帕奧禪師卻並非如此。他早年修頭陀行，至今仍然嚴守南

傳佛教的所有戒規。例如：他過午不食，而且一定手授方食；到任何地方一定展具而坐；絕不持取金錢，也不過問金錢的用途；絕不與異性共住在同一屋頂之下（將「不與女人同室宿」戒，作最嚴格意義下的解釋）；……。

說實在話，在大廈如雲的現代都會區，「不與異性共住在同一屋頂之下」確乎有其困難，生病住院、外出住旅館等現實問題，有待解決，所以筆者個人對其百分之百可行性，至今依然打上問號；但是無論如何，禪師「寧嚴不寬」的自我要求，總是令人肅然起敬。

最難得的是：他雖然自律極嚴，對人卻非常寬厚。在言談之間，他從不鄙薄任何「捨小小戒」的佛教傳統。民國八十七（1998）年，筆者應禪師邀，與一群尼大姊至緬甸參加仰光帕奧禪修中心的落成典禮。飛機抵達仰光時已下午，到禪修中心拜見禪師時，已近黃昏。嚴持過午不食戒的帕奧禪師，竟然吩咐淨人帶領所有未持午的來賓，到仰



緬甸仰光帕奧禪修中心落成日下午，諸位台灣來到致賀的法師與帕奧禪師合影。（87.6.28）

光街上的素食館進用藥石。對不持午的人，禪師不但打自內心沒有任何歧視與不滿，反而貼心地為他們的飲食習慣多所設想，這是連在那些北傳「持律」者身上都非常罕見的，寬厚而慈愛的人格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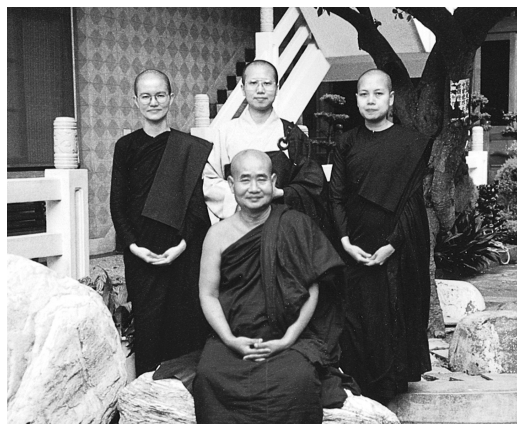
尊重北傳佛教傳統

前後舉辦了四屆帕奧禪修營，吾人最感念的，莫過於禪師對北傳佛教傳統的充分尊重。例如：主辦單位要求學員一律過堂用齋，唱念二時臨齋儀；大堂開示時，依漢傳佛教禮儀來迎請和尚；禪堂秩序的維持，鐘板撻椎的記號，大都依禪宗門庭的傳統。諸如此類，禪師都入境隨俗，隨遇而安。

不祇如此，禪師還能欣賞別人的長處，毫無一般標榜「持律」者的不近人情與「戒慢」之病。記得禪師第一次來台，見壹同寺的環境相當整潔，據說他回緬之後，在說法時對台灣寺院讚不絕口，連台灣寺院放置的垃圾桶非常乾淨，他都印象深刻而讚譽有加，並要求帕奧禪林住眾，爾後要勤於打掃環境，維護整潔。

禪師並不希望北傳比丘改變傳統，換著南傳袈裟。任何人以北傳比丘（尼）的身份來向禪師參學，他一樣悉心教導；無論是在緬甸還是在世界各地，他總是非常慈愛而平等地照顧著所有佛教傳統的禪修僧尼。

可惜帕奧道場的比丘四方雲來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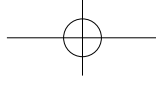


性廣法師與帕奧禪師、Dipankara法師（右）、Sushila法師（左）合影於壹同寺庭院。（87.5）

有的長老自身戒臘已有五、六十夏，依然因為敬愛禪師，而領眾過來參學。禪師充分尊重這些長老比丘，因此個人雖然平等對待北傳比丘，卻無法改變南傳佛教大傳統的現實狀況。也因此，北傳比丘在帕奧禪林，無法參加南傳比丘的誦戒、羯磨、安居，托鉢也行在南傳比丘的後面。

形式上的不平等，當然會助長某些南傳比丘的驕慢心與愚癡念，因此部分南傳比丘（包括習學帕奧禪法的比丘在內），往往鄙薄北傳佛教，甚至根本就不將北傳比丘視作「比丘」，也不願與北傳比丘同一羯磨、同一布薩。他們只學習到了帕奧禪法的「技巧」，卻無法體證帕奧禪法的「無我」精髓，以及帕奧禪師所自然流露的偉大人格。

作為本（第五）屆帕奧禪修營開堂和尚的性廣法師，有感於帕奧禪師本人護念北傳比丘僧尼的心意，為了避免助長南傳比丘鄙薄北傳比丘的氣燄，雖然



勉強挪出了「與異性不同屋頂」的僅有寮房，供南傳比丘居住，但是在聽經聞法或坐禪的場合，性廣法師堅持要求南傳比丘，要與北傳比丘依戒臘而坐，不得坐在所有北傳比丘之前。午齋時，看到男志工為南傳比丘跪地授食，性廣法師也立即上前制止，告訴這位志工：「在一旁坐著的北傳比丘過堂用齋，你們都沒有跪地供食，卻獨獨如此對待南傳比丘，這是不適當的。」

我們的平等考量，普及於七眾弟子。每屆帕奧禪修營，總有兩位禪師的傑出女弟子前來，分別擔任助理老師與禪師的翻譯。為了擔心有些驕矜的比丘尼學員，會依自己的「比丘尼」身份，凌駕在她們之上，所以性廣法師特別悉心保護她們，依「老師」之禮數，將她們照相或過堂的席次，排在學員的前面。小參之時，更是依「說法」的相關戒規，讓助理老師坐在高座，學員坐在下座。

第二屆禪修營在月眉山舉行時，有一驕矜於其「比丘尼」身份的學員，為此心裡老大不高興，竟然跑去向禪師哭訴，說她「被主辦單位要求，必須向十戒女跪拜」。禪師頗感訝異，只好向Dipakara法師詢問此事。筆者立即拜見禪師，並向他報告云：「從未有要求比丘尼跪拜南傳尼師的相關規定。但是我們是依戒律：『人在高座，己在下座，不得為說法。』因此以「法」為尊而排座次。」

爾後在第三屆禪修營時，筆者甚至



第三屆禪修營學員專注聞法。(89.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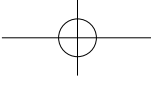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在入營第一天，就告訴所有學員：主辦單位的理念，就是「四眾平等」。如果有任何學員認為，他（她）的身份比「法」的學習還要來得重要，那麼建議他（她）可以現在就考慮出堂。

諸如此類保護北傳比丘乃至南傳尼師的舉措，倘若沒有寬宏大度的帕奧禪師作為後盾，主辦單位是很難依「平等尊重、平等護念」的原則來做事的。

尊重女性的大德風範

帕奧禪師非常慈愛而平等地照顧著女眾（包括比丘尼與受十戒、八戒之南傳尼師）。當然，在南傳佛教的大傳統下，他能為女眾所做的改變依然不多。記得第一年帕奧禪師蒞台之時，筆者有一次建議他：「禪師，您何不讓如此傑出的燃燈法師（Dipankara Sayaley）受比丘尼戒？這樣她就可以成為緬甸佛教的翁山蘇姬！」他竟然笑著回答：「妳回來，妳回緬甸來推動此事。」

由於南傳佛教依慣例，皆是比丘高坐而尼眾與居士跪坐其前。筆者雖然對



這種慣例極度不以爲然，但由於恭敬禪師的緣故，早年與禪師互動時，一定依南傳禮節，跪坐在禪師座前。讓筆者訝異的是，禪師有時與我們談話，竟然捨高座而不坐，與我們一同坐在地板上。有時與禪師出門參訪道場，筆者會淘氣地指著禪師旁邊的座椅請示禪師：「我可不可以坐下來？」他一定都說：「It's OK！」

許多自命「持戒」的比丘（特別是南傳比丘），往往高高在上地接受女衆頂禮膜拜；甚至曾有比丘高坐上座，讓禪境高深的尼衆禪師，跪地向他們開示禪觀要領，完全違背了「人在高座，己在下座，不得爲說法」的戒律。凡此種種行爲，充滿著令人窒息的男性沙文氣息。久而久之，他們的自尊心也變得非常脆弱，很難對他人的「不夠禮敬」置之度外。筆者遇境逢緣，總是「故意」與他們平起平坐，好讓他們習慣「性別平等」這件事情。然而像帕奧禪師這樣，主動與吾人平起平坐的南傳大禪師，則過往實未之見。

前述1998年緬甸之行，筆者尚未到達毛淡棉的帕奧禪修中心，即聞一輕浮傲慢之台籍南傳比丘，說到在帕奧禪林之托鉢，依慣例將由男衆（連同居士）先行，他要讓筆者知道「是誰比較大」。筆者聞言立即向禪師參他一本，說他的行徑「不像比丘而像皇帝」，並央請禪師修改托鉢規制，讓男居士走在出家尼衆後面。禪師竟然微笑著慈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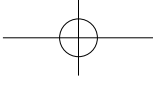
筆者的冒昧建言，而且翌日回到帕奧時，親自坐鎮在排隊現場，調整了托鉢隊伍的順序。¹

曾見有某比丘，耽於女衆持守八敬法所帶來的男性利益，又無法自我證成八敬法的合理性，竟然高抬帕奧禪師名號，宣稱：「禪師與我都認爲『八敬法是佛制』。」這與逼令印順導師表態聲稱「八敬法是佛制」，如出一轍，充分展現了男性沙文比丘，因理不直氣不壯而「無法斷奶」的幼稚與脆弱。

筆者認爲，印順導師與帕奧禪師的處境都一樣，我們得設身處地爲他們著想，他們犯得著爲這種事而與周遭的衆多比丘翻臉嗎？然而只要想到：帕奧禪師明知筆者是公開「廢除八敬法」的「罪魁禍首」，卻依然不遠千里前來本院傳授禪法，讀者就可知道：他雖然不想在此事上與人嘖嘖論諍，卻用具體行動來表達自己對佛教女性處境的體諒與護念。

相對照於馬哈希禪法傳統的班迪達禪師，到台灣的比丘尼道場來舉辦禪修活動，竟然嚴格要求南傳比丘在前，漢傳比丘、男居士、比丘尼、女居士依續排列，並且聲稱「沒有所謂比丘尼這件事」。只要想到班迪達來到比丘尼道場的地界，還如此盛氣凌人地壓制主人的身份地位，吾人就對帕奧禪師所自然流露的平等盛德，深感彌足珍貴！

截至目前爲止，所有其他南傳禪師來台宏法，都不若帕奧禪師的法緣來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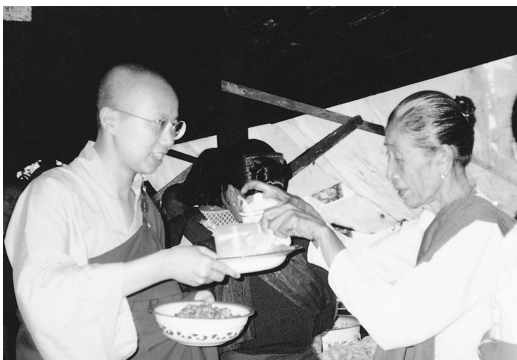


如此殊勝。每屆為期兩個月的帕奧禪修營，雖只限定僧尼報名，依然人滿為患。筆者認為，這與帕奧禪師尊重各國佛教傳統及尊重女性的大德風範，應有極大關聯。特別是在以「性別正義」為普世價值的今日世界，或許只有帕奧禪師所傳授的南傳禪法，會帶給國際人士更大的信心與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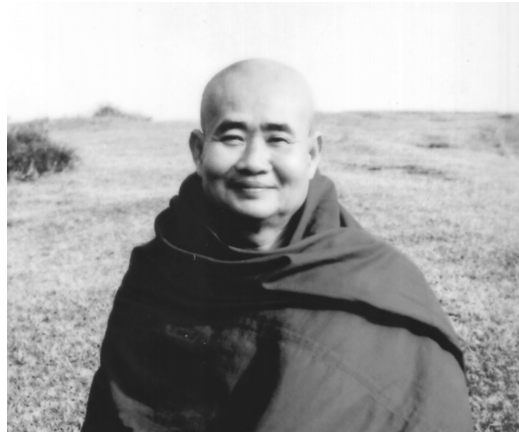
與佛教弘誓學院的法緣

與禪師的法緣，應可溯自民國八十六（1997）年。當時性廣法師精勤禪修，卻出現了學習瓶頸，在台灣參訪了幾位可敬的大德，依舊沒有辦法突破瓶頸，因此她常生起「到南傳佛教國家參訪善知識」的念頭。正巧有一群台灣比丘、比丘尼，想要在該年暑期巡遊緬甸各禪修道場，他們邀性廣法師同行。行前，性廣法師將參訪之旅的導覽手冊拿給筆者看。筆者閱後，立即告知：

「從導覽手冊所敘述的各家禪法內容來看，應屬帕奧禪法最為高明，而且次第之清晰，尚屬前所未見。因此建議妳：



性廣法師於帕奧禪修中心迴廊上拈鉢。（86.7）



帕奧禪師攝於陽明山擎天崗。（87.4.6）

兩個月暑期的時間有限，不必浪費時間周遊列國；到仰光之後，最好直奔帕奧禪林，定點安住以習學帕奧禪法。」

性廣法師果然依言，抵達仰光之後，先行離隊，獨自前往帕奧禪林，在禪師座下專心習學禪法。蒙禪師悉心教導，不但突破了瓶頸，而且禪觀成績突飛猛進。惜因其掛心校舍建築諸事，乃於暑期結束時，向禪師告假返台。禪師慈悲告知：「依妳進步的情形，只要再於此間用功三個月，當可修完全部課程。妳先不要回台灣！」但性廣法師依然選擇了歸途，直至新校舍竣工之後，才有了第二次的帕奧禪修之行。

性廣法師回到台灣的最大貢獻就是：第一、爾後兩年，學院分別與新竹壹同寺、月眉山靈泉禪寺合作，襄助禪師來台教授帕奧禪法；第三年（民國八十九年，2000），弘誓新校舍業已落成啓用，正巧提供了良好舒適的禪堂、寮房、齋堂與經行庭園給禪修學員

使用。直至第四年，由傳道法師接辦禪修營，她才稍歇了一口氣。三年期間，她犧牲了自己精進禪修的良機，但是三年「帕奧禪修營」辦下來，竟也成就了四百多位僧眾的禪觀道業。

自民國八十七（1998）年起，帕奧禪師應壹同寺如琳法師與性廣法師之邀，至台灣弘傳帕奧禪法，此係禪師第一次出國弘法。自此連續四年，分別在壹同寺、月眉山、佛教弘誓學院與妙心寺舉行帕奧禪修營。由於報名人數極其踴躍，而舉辦禪修營的道場，禪堂與寮房有限（只能容納一百餘人），故凡禪師在台弘法，為期兩個月的禪修營，都限收僧尼為全程學員。

禪師早年行頭陀行，刻苦自持，再加上緬甸的醫療環境欠佳，因此健康狀況並不很好。據說他過去每年得兩、三次瘡疾，並且長期為心臟病及風濕所苦。民國八十九（2000）年8月3日，帕奧禪師全身疼痛不堪，應性廣法師之邀來台醫病，陪同者有宏因法師、Ashin Candimar兩位比丘及Dipankara、Sushila兩位尼法師。吾人送禪師進台大醫院住院。各科醫師多方會診之後，確定其最嚴重之疾病為心臟疾病、頸椎與腰椎椎間盤突出，鈉離子偏低、高血壓與多發性風濕性肌炎。台大醫院乃為禪師做心導管手術及種種治療。治療告一段落後，於10月2日，禪師方纔離台，啟程至新加坡療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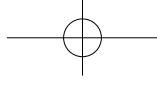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弘誓師生迎請帕奧禪師來台治病，禪師出院後轉往新加坡療養，臨行前與弘誓師生合影於尊悔樓前。（89.10.2）

出院之後，禪師並未以健康因素，而將國際弘法行程中輟。這些年來，他僕僕風塵於道途，在亞、歐、美、澳等各洲弘傳禪法，廣受國際佛教界之尊崇。為恐禪師體力不堪負荷，因此台灣的「帕奧禪修營」約有六年之中輟。但台灣佛子至緬甸修學帕奧禪法者，依然絡繹於途。

本（2008）年係禪師第五度蒞台弘法。本次學員約計百餘位僧尼，外國學員即有20位，分別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韓國、美國、英國、香港。許多原本已至緬甸帕奧禪林修學的僧尼，聞禪師即將親臨台灣弘法，紛紛趕回台灣參加。原來禪師近年早已將帕奧禪林交付弟子運作，以專力於周遊列國弘傳禪法。參學眾在帕奧禪林，皆受學於禪師的弟子，反而無緣見到禪師，遑論受學於禪師本人。因此能親炙禪師座下學法，這是甚難希有的勝緣，他們當然不願錯過。

禪師的自在與嚴謹



本次禪修營期間，主辦單位訂於三月十六日舉行師生全體合影。由於事前幾天，筆者都在外弘法、開會，禪師乃數度向送食學生詢問：「昭慧是否會回來合照？」筆者聞言，乃如期趕回學院，以參與這一天的全體合照。

筆者深知：禪師是一個自在的人，對於照不照相從不介意。但他也是一位嚴謹而「做什麼就像什麼」的人，一旦要留下歷史影像，他也會希望相關人等都不缺席。這是一份他珍惜此一時空下，與我人之殊勝法緣的慈悲之情。

三月二十七日的法源講寺之行，禪師環繞著禪林走了一圈，看到約計百座的樹下禪座，詢問是否有蚊蟲侵擾禪者，真理法師回答：可用傘帳避蚊。問到禪師是否願意坐坐看，他老人家竟然應允。於是論玄師父取出了傘帳與坐墊、圍團，掛起了傘帳，禪師就在傘帳中盤腿坐了起來。見此機會難得，學生紛紛照相、錄影。當其時，筆者見禪師坐在傘帳之中，只是慈藹而自在地看著她們，不以爲忤。

回來之後，有一天在小參室，筆者詢問禪師：「要不要瀏覽這段時間爲您所拍攝的相片？」他竟坦然回答：「不用了，我是很ugly（醜）的。」大家聞言不禁大笑。

即此一樁小事，已讓筆者深深感受到：禪師是一位得大自在的菩薩，對於自己在世間是否留下影像，留下的是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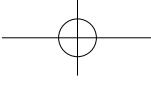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麼樣的影像，他統統了無罣礙。但爲了慈念衆生，滿衆生願，他也恆順衆生，隨他們愛怎麼拍就怎麼拍。因此鏡頭瞬間捕捉到的禪師身影，絕對沒有一絲ugly，而是體證緣起法性後，神情眉宇間洋溢著謙卑與慈愛，舉手投足間散發出自在與天真，在平凡中自然偉大的一介高僧。

這讓筆者聯想到已於三年前圓寂的印順導師。導師同樣富有這種既嚴謹又自在的大德風範。嚴謹與自在，呈現在他生活與治學的每一面向。記得性廣法師爲他老人家拍照時，只要說一聲「導師看這邊！」他不但立即依言看向「這邊」，而且還一定會綻放藹然微笑。因此性廣法師捕捉到了不少生動自然的歷史鏡頭。在導師深邃澄淨的眼眸之中，總是自然散發出慈憫衆生與洞達世事的智慧光芒。筆者在禪師的眼眸之中，也依稀看到了同樣深邃澄淨的智慧光芒。

禪師的故國之思

猶記得民國八十七（1998）年，至緬甸帕奧禪林參訪時，有一回度越森林，往新建的千人大禪堂參觀。適巧禪師在禪堂工地與緬甸比丘們交談。見到筆者，立即向這些緬甸比丘介紹筆者，並且特別強調：「她是緬甸人！（She is a Burmese.）」筆者有些訝異，卻也非常感動。

筆者父母都是緬甸華僑，於民國五十四（1965）年選擇投奔「自由祖



國」，時筆者年方八歲。此一家庭背景，再加上爾後在台灣接受的黨國教育，讓筆者當然是毫不遲疑地「認同中國」，從未產生過對緬甸的國族情感，至多是微薄的童年記憶所產生的親切感。

早年還沒切割「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的政治困惑，但是在政治解嚴之後，國族認同漸漸成了台灣社會爭端的最大亂源，國族認同不但無法帶來平安，反倒充滿著鬥爭的張力。偏是因緣際會，讓筆者與許多獨派人士相交莫逆，鮮少與統派人士共處，因此筆者時有身在國族認同之「異鄉」的感覺。只要聽到有人要筆者表態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時，立即全身肌肉為之緊繃。因為任何一種答案都將意謂著：你已與台灣社會大約三分之一的人民為敵；而雙重認同，又容易被視為潛在的「賣台分子」。

為了擺脫這些情感上的認同糾葛，筆者乃堅壁清野，依「緣起、護生、中道」的佛法見地，將所有國族認同，一概視同「大我之愛」（我所愛的一種），一方面超越自我的國族認同，另一方面本諸「自通之法」，對任何一種國族認同的人，都懷抱著同理心，聆聽他們的歷史情懷與經驗分享。這種「群而不黨」的處世態度，雖然在任一陣營的人看來，其「忠誠度」似乎都不夠窩心，但最起碼筆者毋須與人縮在同一陣營互相取暖；毋須擔憂某些政治見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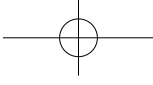
同時，會被同一陣營的人愛極生恨而視同「背叛」；也毋須在心靈中平添無數潛在敵人，因鬼影幢幢而自苦、自傷。

面對紛擾而熱切的認同，長期選擇性地身處「心靈異鄉」，不願被「同一陣營」溫情套牢的筆者，此刻遠在緬甸的「邦國異鄉」，聽到禪師的一句「She is a Burmese」，竟爾感動莫名！禪師的大慈悲心，觸動了筆者久已消逝的認同情懷。

爾後筆者仔細從旁觀察，發現到禪師固然平等而慈悲地對待任何人，但只要遇到在台居住的緬甸華僑，操持著流利的緬語與他交談，他總是自然流露出無可取代的親切感。想來這何嘗不是一種順乎因緣法則的國族情懷呢？看來只要去除了「大我」門檻，不依此作黨同伐異的政治精算，那麼，在無限深廣的大慈悲心中，無論是單一認同、雙重認同或多重認同，似乎都可了無罣礙！

本年三月十日上午，禪師在禪堂觀看晚間開示的投影內容。筆者向禪師說：去年九月緬甸的袈裟革命發生後，十月六日，學院師生頂著大颱風，冒險前往台北，在狂風驟雨中參與全球聲援緬甸民主的示威遊行。筆者並用逗笑的口吻告訴禪師：「我們舉手高喊：Free Burma, Free Aung San Suu Kyi。」袈裟革命期間，禪師適巧在國外弘法，因此相關新聞，他也是片段聽聞而來。他說：他不能確認比丘在那場鎮暴過程中死亡的真實數目。





帕奧禪師與帕奧禪法簡介

■ 摘自《智慧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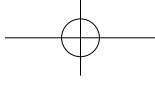
帕奧禪師攝於鹿野苑。(97.4.12)

帕奧禪師簡介

緬甸帕奧禪師（Pha Auk Sayādaw），法名烏·阿欽納（U Archin），現年七十五歲。一九三四年出生於緬甸中南部興達塔鎮（Hinthada Township）雷鐘（Leigh Jhyaung）村莊。一九四三年（九歲）於同村的薩林寺（Sa Lin Monastery）依止烏·叟納（U Sona）長老披剃出家受沙彌戒。一九五四年（二十歲）在興達塔鎮內的耶吉寺（Ye Gyi Monastery）依烏·班尼亞（U Paññā）長老進受比丘戒。至二〇〇七年為止，戒臘已有五十四年。

一九五六年（二十三歲）參加僧伽會考，取得Dhammā-ācariya（法師）的資格。一九六四年（三十歲）時曾跟隨數位當代長老學習四界分別觀、出入息念、觀禪等業處多年，隨後於塔東鎮（Thaton）尼明達拉山（Nemindara Hill）達溫居（Tawaing Gyi）森林，召特隆山（Kyauk Talon）樂心寺（Citta Sukha Monastery），及葉鎮（Ye Township）附近的阿馨叢林寺（Ah Sin Tawya）等，渡過十餘年的潛修時光。在這期間，依據巴利聖典及其相關註疏，深入研究禪觀理論以配合止觀實踐，兼習頭陀行（dhutavga）。

一九八一年（四十七歲）應烏·阿伽尼亞（U Aggaññā）長老之



第五屆帕奧禪修營專輯

本期專題

邀接任帕奧叢林禪院住持，開始教授內部住眾禪修，因其教法殊勝，目前依止學眾已增至數百人，來自世界各國之僧尼及愛好禪修人士極其踴躍。現於緬甸國內，除了毛淡棉本部——帕奧禪林之外，首都仰光、北緬曼德里及東枝等市區，亦設有分部。

所授禪法，依據《清淨道論》中三學、七清淨及十六觀智之次第，強調禪修者應以「戒清淨」為定、慧二增上學之基礎。因人之根器與需要，一般由「安那般那念」（出入息觀）或「四界分別觀」入門，遍修入禪業處和「三十二身分」，「白骨觀」，「十遍」，「四護衛禪」（「四梵住」、「佛隨念」、「不淨觀」及「死隨念」），得具色、無色界八定之後，次以「色、名」業處，「緣起」，「相、味、現起與足處」修習觀禪（毘婆舍那）。

禪師更於教學之餘，以八年時間完成五本共約四千餘頁之鉅著『趣向涅槃之道』（*Nibbānagāminīpatipadā*），其內容為：

- 一、「出入息念」與「色業處」
- 二、「名業處」
- 三、「緣起」
- 四、「相、味、現起與足處」
- 五、「觀禪」（附「止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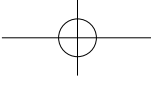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一九九六年受到緬甸政府肯定，頒佈Mahā Kammaṭṭhānācariya（大業處阿闍黎，即大禪師）的榮譽。¹

帕奧禪法簡介

禪師早年出家，精通巴利三藏及諸註釋，也背誦很多巴利語經論，所預當他在講經及開示時，常依傳統，先背誦一段經文，再依文詳釋。禪師會說英語，雖然不是很精通，但是在小參、禪法的傳授時應該沒有問題。（此道場有許多受英文教育的馬來西亞僧尼，可以幫忙翻譯，不須硬學英語）。禪師的禪修教授善巧有耐心、慈悲、為法忘軀，沒有門戶之見，只要你有能力修習，沒有私心的傳授等等，這些需要你自己去體會，實在不愧為聲聞中的菩薩。禪師一向不透露自己的有禪定、神通、證果之類的話，但有能力的修行者，則可知其高深莫測。

一般修學者都以安那般那（出入息念）為初門，修到四禪，再以四禪禪相的威力觀三十二身分（初禪）、再修骨相，取他人的骨相作為白遍業處。修慈則依照《清淨道論》的方法證五百二十個安止定，再修四種保護業處：佛隨念（有些過去世曾見過世尊者，他在修佛隨念時，則在禪相中，可浮現出當時世尊的容貌）、不淨觀、死隨念，然後再觀四大（界差別觀）。但是也有少數行者，因已長久修習毘婆舍那或是身心比較敏銳，適合修習四大觀的人，禪師則會鼓勵從四大修起。修四大觀到可以看到色聚（*Pupa-kalapa*），再分析六根、三十二身分等，詳在《修安般念與四大種》。





第五屆帕奧禪修營專輯

本期專題

剎那定與觀禪*

■ 帕奧禪師講／法王比丘英譯／弟子等中譯

心清淨

是否有必要培育八正道裡的所有八支正道呢？
欲證悟涅槃的禪修者應該記得，在《轉法輪經》¹、《大念處經》²及其他經裡所提到趣向滅苦之道都是具備八支正道的，即從正見至正定。只有在所有八支正道具足時，禪修者才能達到滅苦的涅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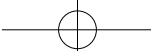
在這八支正道當中，佛陀在許多經典裡把正定詮釋為初禪、第二禪、第三禪及第四禪。這種教法稱為「出勝義釋」（Ukkaṭṭha niddesa）或「中燈法」（Majjhedipaka）。出勝義釋列舉最佳定力作為修習觀禪的根基；中燈法則是指九種定的中間四個，即指色界定（rūpāvacara samādhi）。這就是表示，它已經把在色界定兩邊的欲界近行定與無色界定包括在內，所以當佛陀舉出四個色界禪為正定時，它的真正意思是指所有九種定（九次第定）。

可見禪修者必須具有正定，以便能夠修習觀禪與證悟涅槃。那些認為證悟涅槃是不需要修定的人，事實上已經從八正道中除去了一支，而只剩下七正道。每位禪修者應該自己反省，試想只修七正道是否能夠到達涅槃？

如果要修七清淨，禪修者首先須修「戒清淨」（sīla visuddhi），進而修「心清淨」（citta visuddhi）。在獲得心清淨之後，他可以進修「見清淨」（ditthi visuddhi）。

《攝阿毗達摩義論》（Abhidhammatthasaṅgaha）裡提到：Lakkhaṇa rasa paccupatthāna padaṭṭhāna vasena nāma rūpapariggaho ditthivisuddhi nāma. (visuddhibhedo chp.9攝業處分別品)「以相（特相）、味（作用）、現起（現狀）、足處（近因或直接因）而理解名色，名為見清淨。」³

若欲圓滿見清淨的禪修者首先必須致力於獲得心清淨。《清淨道論》在為心清淨下定義時說：Cittavisuddhi nāma saupacārā attha samāpattiyo. 「心清淨是近行（定）及八等至（定）。」（《清淨道論》第十八章，段一）



所以四色禪、四無色禪與近行定皆是心清淨。因此，禪修者為得心清淨必須致力於獲得近行定，或其中一個禪那，或全部的禪那。

《相應部·定經》（*Samyutta Nikāya*, *Samādhi Sutta*）中提到：Samādhim bhikkhave bhāvētha, samāhito bhikkhave bhikkhu yathābhutaṃ pajānāti, kiñca yathābhūtaṃ pajānāti, rūpassasamudayañca atthaṅgamañca, vedanāya samudayañca atthaṅgamañca, saññāya samudayañca atthaṅgamañca, saṅkhārānaṃ samudayañca atthaṅgamañca, viññāṇassa samudayañca atthaṅgamañca. 「諸比丘，應修習定。諸比丘，得定之比丘能如實了知。如實了知什麼呢？即色集色滅及其因，受集受滅及其因，想集想滅及其因，行集行滅及其因，識集識滅及其因。」⁴

在這部經裡，佛陀指示必須培育定才能如實知見：

（一）、五蘊（色、受、想、行及識）是究竟法。

（二）、五蘊集，即無明、愛、取、行與業。

（三）、五蘊滅，即無明、愛、取、行與業的止息。

（四）、五蘊的生滅及它們生滅的因。

任何想要證悟涅槃之人，應該注意佛陀所說的這一段話，因為它指出了培育定的必要性。如果禪修者依舊不培

育定而修觀，由於沒有定力的緣故，他們：

（一）、不能夠依據過去、現在與未來三世而知見異熟法（果報法）如何依因緣法而生，或因緣法之滅如何導致異熟法之滅。

（二）、不能夠看到色聚，或若能看到色聚，卻不能分辨它們，不能破除密集，以及不能辨明真正的究竟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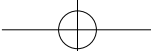
（三）、不能夠如實知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內外五蘊及它們的生滅。

因此，還不知道這些的人，他們應該以恭敬心跟隨佛陀的勸導及培育定。如此，他們將能以三遍知圓滿地觀照五蘊與證悟涅槃。佛陀是如此教導我們滅苦的。

剎那定

有人相信「純觀行者」（*suddha vipassanā yānika*）不需要培育定力，而只需以「剎那定」（*khaṇika samādhi*）即能直接修習觀禪。由於這個原因，讓我們談談有關純觀行者在「心清淨」階段的剎那定，以及在真正修習觀禪時的剎那定。

「止行者」（*samatha yānika*）已經證得禪那，所以已經圓滿了心清淨。若欲圓滿「見清淨」，他可以進入任何一個禪那（非想非非想處禪除外），從禪那出定後，他應辨明尋、伺等禪支，以及所有與修禪之心相應的心所（*cetasika*），辨明它們每一個的相、



味（作用）、現起與足處（近因）。過後，應視它們全部為「名」（*nāma*），因為它們皆有朝向目標（所緣）之相，接著他應辨別：那些名法所依的心所依處色，心所依處色所依靠的四大，以及其他所造色。他應辨明它們每一個的相、作用、現起與近因。（《清淨道論》第十八章，段三）

然而，若止行者不想先分別名法，而想分別色法，他即應依照純觀行者所採用的方法修習。純觀行者修見清淨的方法如下：*Suddhavipassanāyāniko pana ayameva vā samathayāniko catudhātu vavaṭṭhāne vuttānam tesam tesam dhātupariggaha mukhānaṃ aññātara vā mukhavasena saṅkhepato vā vitthārato vā catasso dhātuyo pariggaṇhāti*。「純觀行者，或不想先分別名法而想先分別色法的止行者，應以其中一法簡略地或詳盡地辨明四界。」（《清淨道論》第十八章，段五）

根據《清淨道論》的這些指示，一、不具禪那基礎而欲直修觀禪的純觀行者，二、已證得其中一種禪那或所有八定，但卻想先分別色法修觀者，皆必須先簡略地，或詳盡地，或簡略與詳盡兼修辨明四界。

「觀」是由兩個部分組成，即色業處和名業處。這兩者也稱為色攝受（*rūpa pariggaha*）與非色攝受（*arūpa pariggaha*，即名攝受）。

《中部註》與《分別論註》⁵中提到：*Tattha bhavagā vā rūpakammaṭṭhānaṃ kathento saṅkhepamanasikāravasena vā vitthāra manasikāravasena vā catudhātuvavaṭṭhānaṃ kathesi*。「在這兩者之中，色業處是指簡略地或詳盡地分別四界。」（*Sammohavinodanī para.1218*；*M. com. 1. p.280*）

在註釋裡對修觀時辨明色法之方法的指示，顯示佛陀教導純觀行者及欲以分別色法為先的止行者，都應先簡略地或詳盡地辨明四界。若禪修者依照佛陀的教法修習，它即會帶來最大的利益。

《清淨道論》很清楚的提到，屬於四十業處之一的四界分別觀，是能夠到達近行定的禪法，意思即是必須修此業處到近行定。

在第八章裡有詳盡地解釋修習四界分別觀的方法。佛陀在《大念處經》（*Māhasatipaṭṭhāna sutta*）裡教簡略法時說：*Puna caparaṃ bhikkhave bhikkhu imameva kāyaṃ yathā ṭhitaṃ yathā paṭṭhitaṃ dhātuso paccavekkhati*，‘*atthi imasmiṃ kāye pathavī dhātu āpo dhātu tejo dhātu vāyo dhātu*’*ti*。（緬文版1. p.73）

「諸比丘，比丘觀察此身無論是處於任何姿勢，都只是由諸界組成而已：『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⁶

《清淨道論》進一步指示禪修者以智辨明骨、腱、肉與皮每一部分裡的四界，以及重複地辨明它們一百次，一千

次，或甚至十萬次。

《清淨道論疏鈔》進一步提到：Tassevaṃ vāyamamānasse na cireneva dhātuppabhedāvabhāsāne paññāpariggahito sabhāvadhammārammānattā appanaṃ appatto upacāramatto samādhi uppajjati (緬文版Vsm. subcom.1.p.15)「當他如此致力修行時，不久他就獲得定，在智的助力之下，它得以照見辨明諸界。此定只是近行定，而非安止定，因為它是以自性法 (paramattha 或 sabhāva dhamma) 為所緣的。」。我們必須注意《清淨道論》已清楚地註明修四界分別觀可達到近行定。

《清淨道論疏鈔》說：Samathayānikassa hi upacārappanābhedaṃ samādhim itarassa khaṇikasamādhim ubhayesampi vimokkhamukhattayam vinā na kadāci pilokuttarādhigamo sambhavati. (Vsm. subcom. 1.p.15)「沒有近行定與安止定的止行者，或沒有剎那定的純觀行者，是不會有解脫門（無常、苦及無我的觀智），及不可能證悟出世間法的。」

在此，疏鈔使用「剎那定」一詞來形容純觀行者之定，而《清淨道論》則用「近行定」，我們應該理解辭彙上的差異。

關於辭彙的使用，疏鈔解釋說：Upacārasamādhiti ca ruḥhivasena veditabbam. appanāṃ hi upecca cāri samādhi upacārasamādhi appanā cettha

natthi. tādisassa pana samādhissa samānalakkhaṇatāya evaṃ vuttaṃ. (緬文版Vsm. subcom. 1. p.436)「所謂『近行定』者，由慣用義言（單詞），當作如是知。行者已近行於安止故，於此並無近行定與安止定，於如是定之『同相性』而作如是言」⁷。

當疏鈔說近行定為四界分別觀的最高定力時，它只是在做比較或因為類似而用「近行定」一詞。只有接近禪那的定力才名為近行定，而修四界分別觀是不可能證得禪那的，因為它是以自性法為目標。然而，由於修四界分別觀所獲得的定力是與近行定相似的，所以論師稱它為近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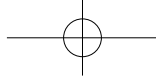
可見疏鈔作者認為只有修止的最高欲界定 (kāmaṇvacara samādhi)，即接近禪那之定才是真正可稱為近行定。他相信論師把修四界分別觀而獲得的最高欲界定稱為近行定是因為它們的性質相似，但他認為它應被稱為剎那定。

觀禪與剎那定

《清淨道論》說禪修者應在修完五種攝受之後才可修習從思惟智以上開始的觀智，這五種攝受是⁸：

- 一、色攝受 (rūpa pariggaha)。
- 二、非色攝受 (arūpa pariggaha)。
- 三、名色攝受 (nāma-rūpa pariggaha)。
- 四、緣攝受 (paccaya pariggaha)：

攝受今生名色的因緣法與異熟法。



五、世攝受 (addhāna pariggaha)：攝受過去世和未來世名色的因緣法與異熟法。

觀禪的目標是名法、色法、因緣法與異熟法，這些法亦名為行法 (saṅkhāra dhamma，有為法)。

如實知見一切行法為無常、苦及無我的智慧名為觀智。因此，欲從「道、非道智見清淨」開始培育觀智的禪修者，應先完成「見清淨」與「度疑清淨」，因為在上述兩個階段裡所辨明的名色法及因果是觀禪的所緣，修觀禪時應以智慧知見它們的無常、苦與無我。

修習觀禪之時，禪修者必須輪流運用三相（無常、苦及無我），一時於內五蘊，一時於外五蘊，一時於色法，一時於名法（《清淨道論》第二十一章，段八五至八八）。《清淨道論》亦指示在修「思惟智」和「生滅隨觀智」時，把三相運用於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十二緣起支裡（《清淨道論》第二十章，段六至七）。修習觀禪時的定力名為剎那定，因為它不像在修習止禪時那樣可以持續、專注於一個目標。

若欲按照上面所說有系統地修習觀禪，就必須以近行定或安止定做為基礎。在此所說的近行定是指修習四界分別觀或止禪所獲得的定力。只在擁有如上述般修習觀禪時的定力才被稱為「觀剎那定」（vipassanā khaṇika samādhi）。

請注意：若禪修者還未能見到色聚

或個別名法，不能分別它們，不能辨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因果，不能運用三相於這一切法，那他的定力不能被稱為觀剎那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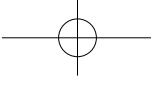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再次簡要的說明：在培育定力時，純觀行者修習四界分別觀而達到的最高定力被稱為近行定，這是因為把它與止禪的近行定做比較，疏鈔裡則稱此（修習四界分別觀而達到）最高定力為剎那定。當純觀行者以近行定（這是他的心清淨，citta visuddhi）來修觀禪，及以觀智知見行法（有為法）時，這時候的定力名為觀剎那定；當止行者先培育近行定或安止定作為心清淨，在出定後以觀智知見有為法時，這時候他的定力亦名為觀剎那定。

所有三相（三法印）

《清淨道論》中提到：某人先觀諸行為無常，然而只是觀無常是無法解脫的，因為必須也觀諸行為苦及無我，所以他觀它們為苦與無我（《清淨道論》第二十一章，段八八）。這顯示只觀無常而已，或苦而已，或無我而已，是無法證得聖道的；只有輪流觀此三相之下，禪修者才能達到聖道。

墮入有分

在此書中，我們有簡要的說明如何透過各種不同的傳統業處培育安止定，例如：安般念、白骨觀與白遍等，這些



業處都能達到近行定與安止定。在即將進入禪那定之前的定是近行定，已進入禪那的定是安止定。

《清淨道論》（第四章，段三二，三三）裡有提及禪修者在近行定時會有墮入有分的可能性，它提到：「有兩種定：即近行定與安止定，心以兩種方式得定，即於『近行地』或於『獲得地』。在此，心以捨斷諸蓋而於近行得定，及以諸禪支的顯現而於獲得地得定。這兩種定的差別是：在近行時諸禪支不夠強固，由於它們不夠強固，所以在近行定生起時，心取禪相為目標後再墮入有分，就如同幼孩被人扶起站立而又屢屢跌倒在地。但在安止定時的諸禪支是強而有力且穩固的，由於它們在安止定生起時是強固的，所以心在中止有分流之後，可以作為善速行整夜整日持續不斷，就有如強健之人，定坐而起之後，可以整天站著」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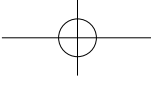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應該留意的事項

對於培育近行定或安止定作為修觀禪基礎的禪修者，當他的定力已達到足夠的程度時，如果他辨明四界就能見到許多極微的「色聚」（rūpa kalāpa），他必須進而分別這些色聚，依據諸色的相、味（作用）、現起、足處（近因），辨別每粒色聚裡的四界及其所造色。這些能夠辨別的智慧即名「色分別智」（rūpa pariccheda¹⁰ ñāṇa）。這時候，他將能親自透徹地以正見知見究竟色。

此後，他必須辨別每個生起的識與心所。這些識與心所組合稱為「名聚」（nāma kalāpa）。當他能夠依據諸名法的相、味（作用）、現起、足處（近因），辨別每個名聚裡的每個名法，這時候的智慧即是「名分別智」（nāma pariccheda ñāṇa）。因此，若禪修者還不能如此辨別色法與名法，他即未證得「名色分別智」（nāma rūpa pariccheda ñāṇa）。再者，如果禪修者也還不能以智辨別過去與未來的名色法，他是不可能親自以智知見是什麼過去因引生了今世的名色法，或是什麼現在因將會引生什麼未來名色法。所以對於不知道過去與未來名色及其因的禪修者，是不能說他已證得了「緣攝受智」（paccaya pariggaha ñāṇa）。

所以，如果禪修者還沒有證得這三智，就有如天空距離地面那麼地遙遠，距離證得真實觀智太遙遠了，更別提知見聖道、聖果及涅槃。

如果由於還未培育真正的觀智而離證悟涅槃甚遠，禪修者就應該認真的注意《清淨道論》裡所說的，即修習任何業處至近行定或相等於近行定之禪修者是可能會墮入有分的。如此一再的提示，是因為有些墮入有分的禪修者自稱：「我智見無所有」或「所緣與觀照之心都滅盡了」他們誤以為自己已經證悟了涅槃，但事實上他們只是墮入有分而已。由於他們沒有能力辨明有分心及



其所緣，所以他們說：「我智見無所有」或「所緣與觀照之心都滅盡了」。

然而，如果他們繼續培育緣攝受智，他們即將曉得這時候還是有有分心的存在，而它們的所緣（目標）就是前世臨終心識的所緣。只是由於識太微細及自己還不能辨別名、色與諸因，所以禪修者並不能覺察到它。

另一點應指出：在證悟無為涅槃時心識是不會滅盡的，道心與果心兩者都取無為涅槃為所緣。唯一能夠中止心識生起的時刻是在「滅盡定」（nirodha samāpatti）裡，而只有擁有四色、四無色禪八定的諸阿羅漢與阿那含聖者，才能證得滅盡定。所以，某些禪修者所報告的「識已滅盡」或「心已滅盡」是不可能的，也與證悟真正的涅槃不相符合。 ●

註釋

*.『剎那定與觀禪』標題為中譯本根據內容所立。目前流通之英譯本缺「墮入有分」及「應該留意的事項」二項內容，今據緬文版原著補入。

1. 漢譯《南傳大藏經》十八·「相應部」六（頁三一）。

2. 漢譯《南傳大藏經》七·「長部經典」二（頁二七五）。

3. 葉均譯『攝阿毗達磨義論』「第九攝業處分別品」之二——觀的業處（頁七三）。

4. 漢譯《南傳大藏經》十五·「相應部」三（頁十七）。

5. 再編按：第一版編按指經查證本文應出自《分別論註》，事實上《分別論註》即是第二部《阿

毗達摩論註》，通常都稱它為《迷惑冰消》（sammohavinodanī）。

6. 『漢譯南傳大藏經』「長部經典」二（七·頁二七八）。

7. 編按：此段原文未翻譯，今據巴利文補入。

8. 中譯按：查英譯本 'Mindfulness of Breathing And Four Element Meditation'（頁一〇五）的第四、第五項，與緬文版原著略有出入，今據帕奧禪師親自口述之原意改正。

9. 參考 葉均譯《清淨道論》（繁體版上冊·頁二〇〇；簡體版頁一一五、一一六）。

10. 編按：巴利pariccheda有「限界」、「限定」、「制限」、「部分」等意思，如「限定虛空」paricchedākāsa，「限定色」paricchadarūpa。

本院近訊

■「結七共修」本年暫停

由於97年度已辦理為期兩個月之帕奧禪修營，故每年暑期由性廣法師主持之兩梯次「結七共修」活動，97年度暫行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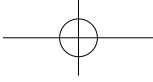
有意於本年度精進禪修之法師，可報名參加帕奧禪修營；原擬報名參加「結七共修」活動之居士，可報名擔任帕奧禪修營護法志工，志工護法工作大都於上午完成，可於下午及晚上入堂禪修，聆聽帕奧禪師之大堂開示。

詳情請洽佛教弘誓學院，填具志工報名表。

■電話：03-4987325，傳真：03-4986123

■E-mail：hong.shi@msa.hinet.net。

■地址：328 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11鄰121-5號



《大念處經》 釋題與總說 (摘錄)

■ 帕奧禪師宣講／時間：2000、2001年／地點：台灣佛教弘誓學院、馬來西亞檳城佛學院／弟子等中譯

編按：

本文譯自帕奧禪師於兩次禪修營期間的英語開示與問答，時間在西元二千年至二千零一年之間，地點分別於台灣佛教弘誓學院與馬來西亞檳城佛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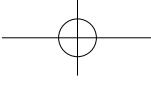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禪師講解《大念處經》時引經據論、遵循註疏，並剖析實修要點，由淺及深，次第分明，令禪修者得窺佛法奧妙，以利依教履踐，親證受益；問題回答則除疑解惑，契理契機，義趣分明，引人深思。

本刊謹摘錄講經開始的「總說」，讀者於此已可管窺帕奧禪師的講經風格：對三藏教典可旁徵博引，即深廣義理而融會貫通，揮灑自在地將饒富深義的經典故事貫穿其間。由此可見禪師不但是一位嚴謹的「論師」，又還兼具持經譬喻師的風格。

全本《大念處經》講記有中譯《正念之道》，已由淨心文教基金會出版。即使如此，《正念之道》也僅是禪師數十年研修融貫所得之少分講解而已，有心深入探究整個佛法禪修體系者應當研讀禪師之緬文巨著《趣涅槃道》(Nibbanāgāminīpatipadā) (五大冊共三千餘頁，尚未譯成他國語文)。

在這次禪修營當中，我要為大家詳細地解說《大念處經》。這部經是佛陀住在俱盧國 (Kuru) 的劍磨瑟曇城 (Kammāsaddhamma) 時所開示的。據說，在劍磨瑟曇城裡沒有適合世尊居住的處所，但在城外則有一處水源充足、風景宜人的大樹林，世尊就住在那個樹林裡，並且以劍磨瑟曇城作為他托鉢的地方。

俱盧國受到宜人的氣候及其他各種舒適條件的庇蔭，例如維持身心健康所必需的優良食物與飲水，因此那裡的居民身心健康，智慧力強，能夠接受深奧的教理；所以世尊對他們開示這部含義深奧的經，教導二十一種證悟阿羅漢果的修行方法¹。就像一個人得到金色的寶盒之後，會將此寶盒裝滿各種香花或七寶；同樣地，得到俱盧國人民這樣的聽眾之後，世尊開示深奧的佛法。基於同樣的理由，世尊在那裡還開



第五屆帕奧禪修營專輯

本期專題

示了其他深奧的經，如《大因緣經》（Mahānidāna Sutta）、《心材喻經》（Sāropama Sutta）、《樹譬喻經》（Rukkhūpama Sutta）、《護國經》（Raṭṭhapāla Sutta）《摩犍地耶經》（Māgandiya Sutta）及《不動適應經》（Aneñjasappāya Sutta）等。

再者，在那個國度裡的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通常都精勤地運用正念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即使連奴隸、工人、僕人也都談論正念的修行法。在水井旁邊或紡織房裡，聽不到任何人在談論閒言閒語。如果有女人問另一個女人說：「大姊，妳修行那一種念處？」而得到的答案是：「我不修行任何念處。」那麼問的人會批評回答的人說：「妳的生命是可恥的，雖然妳活著，卻像死人一樣。」然後她會教導後者某一種念處的修行方法。然而，如果她得到的答案是後者正在修行某一種念處，那麼她會稱讚後者說：「善哉，善哉！妳的生命是可敬的，妳不枉費出生為人。正是為了像妳這樣的人，正等正覺佛陀才出現於世間。」因此，在獲得許多深具智慧的聽眾之下，佛陀開示了含義深奧的《大念處經》。這部經的開頭是如此：

總說 (uddeso)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俱盧國的一個市鎮，名為劍磨瑟曇。那時世尊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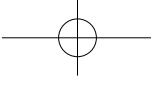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呼諸比丘說：「諸比丘。」諸比丘回答說：「世尊。」世尊如此開示：

「諸比丘，這是使眾生清淨、超越憂愁與悲傷、滅除痛苦與憂惱、成就正道與現證涅槃的單一道路，那就是四念處。」

經文一開始說到「如是我聞」，這裡的「我」指的是誰呢？這裡的「我」是指阿難尊者，他是佛陀的堂弟。佛陀滅度之後，在王舍城的七葉窟（sattapaṇṇileṇa）所舉行的第一次佛教聖典結集中，經藏就是由阿難尊者背誦出來的。

佛陀在經上說：四念處是單一的道路。何謂「單一的道路」呢？它的意思是指：本質上，這不是一條雙向的道路；或者指：這是一條「單獨的路」，因為這條路必須自己單獨走，沒有伴侶同行。所謂「沒有伴侶」有兩種情況：一、捨離與群眾來往之後，獨處而沒有夥伴。二、透過內心寂靜而捨離愛欲。

或者由於這是最上等人之路，因此稱為「單一的道路」。在一切眾生之中，世尊是最上等之人，因此這條路稱為世尊之路。雖然也有其他人走在這條路上，但是由於這條路是由世尊所開創的，因此稱為世尊之路；所以有一句話說：「婆羅門，世尊是未創之路的開創者。」這條路只在佛陀的法與律當中才有，是外道所沒有的。因此佛陀說：「須跋陀，八聖道分只存在於我的法與律當中。」再者，「單一的道路」指的



是它通向單一的目標，意即只通向涅槃。雖然在初步的階段此法門可透過不同的方法來修行，但是到了後來它只趣向單一的目標，即涅槃。這就是為什麼娑婆世界主梵天（Brahmā Sahampati）說：

「佛陀充滿慈悲，他見到無生的涅槃，並且見到通向涅槃的唯一道路。過去的諸佛與聖者依循此道而渡過生死洪流；未來的諸佛與聖者依循此道而渡過生死洪流；現在的佛與諸聖者也依循此道而渡過生死洪流。此道路就是八聖道分，這是想要證悟涅槃的人必須經歷的道路。」

疏鈔解釋說：由於涅槃是獨一無二的，也就是說沒有愛欲共相伴隨，因此稱為單一。有一句話說：「真理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因此八聖道分是唯一的道路。

為什麼只有念處被稱作「道路」呢？除了正念之外，不是還有其他的聖道分嗎？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與正定。當然還有其他的聖道分，但是提到正念時，所有的聖道分都被涵蓋在內了，因為它們與正念同在。

註釋繼續解釋說：稱為「道路」的含義何在呢？其含義為它是通向涅槃的道路，並且是想要證悟涅槃者必須經歷的道路。

關於「單一的道路」，從前有下列

這一段重要的討論：

小龍三藏長老（Elder Tipitaka-Cūlanāga）說：「念處之道是八聖道分中的前行道。」意即那是出世間聖道生起之前的世間修行道。

他的老師小須摩三藏長老（Elder Tipitaka-Cūlasuma）說：「念處之道是合行道。」意即那是兼有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的修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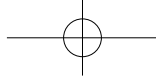
小龍長老說：「尊者，此道是前行道。」

他的老師說：「賢友，此道是合行道。」

由於他的老師仍然堅持己見，小龍長老就默然不再答辯。他們結束討論，但是沒有達成結論。

他的老師在前往浴室的路上思惟這件事，他背誦經文。當他誦到「諸比丘，如此修行四念處七年的人……」這段經文時，他下了一個結論：出世間道心生起之後，不可能一直處在道心之中持續七年之久，因為道心只生起一次，維持一個心識剎那而已，因此他的學生小龍長老的見解是正確的。那天正好是陰曆初八布薩日，輪到小龍長老開示佛法。當開示正要開始時，小須摩長老來到講堂裡，站在講台的後面。

當小龍長老誦唸開講的偈頌之後，他的老師以眾人可以聽見的聲音對他說：「賢友，小龍。」小龍長老聽到老師的聲音，就回答說：「什麼事，尊



者？」他的老師說：「我所說『念處之道是合行道』是不正確的；你所說『它是前行道』是正確的。」正如這般，古代的長老們並不會互相嫉妒，不會像握緊一束甘蔗那樣地固執自己的見解。他們採取合理的見解，而捨棄不合理的。

於是小龍長老了解到：對於連他的老師這般精通佛法的人都會混淆的觀點，未來的梵行者就更加不能確定了。他想：「我要引用經典上的話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他引述了《無礙解道》（Paṭisambhidāmagga）中的這一段話：「念處之道這個前行道稱為唯一的道路。」為了詳細說明此事，並且顯示為什麼本經所開示的是前行道，他進一步引用《無礙解道》的話如下：「最上之道是八聖道分；最上之理是四聖諦；最上之法是離欲（涅槃）。這是唯一的道路，沒有其他道路能使見解清淨。依循此道路而行，你就能降伏魔王，滅盡衆苦。」

修行此單一的道路能獲得七項利益，那就是：使衆生清淨、超越憂愁與悲傷、滅除痛苦與憂惱、成就正道與現證涅槃。

經文中所說的「使衆生清淨」意思是：使受到貪、瞋、癡等煩惱污染的衆生得以淨化；衆生捨離諸漏之後，都能達到最高的清淨。然而，藉著身體的清淨並不能達到佛法中所教導的煩惱之淨化。

偉大的知見者並不如此教導：
眾生由於身體的污染而污染，
或由於洗淨身體而得到淨化。
偉大的知見者如此宣示教導：
眾生由於內心的污染而污染，
眾生透過內心的淨化而淨化。

（相應部·iii·第151頁·P.T.S.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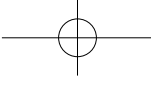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所以《相應部·皮帶束縛經》（Gaddulabaddha Sutta）中說：「染污的心污染衆生，清淨的心使衆生清淨。」

至於「超越憂愁與悲傷」這一句，修行此法門能夠超越憂愁，正如山達帝大臣（Minister Santati）的例子；修行此法門能夠超越悲傷，正如悅行（Paṭācārā波吒左羅）的例子。

在此我要先講述山達帝大臣的故事。

有一次山達帝大臣鎮伏波斯匿王（King Pasenadi）國土邊境的動亂之後回來。國王對此感到很高興，所以讓他當國王七天，而且送給他一個善於唱歌跳舞的歌女。在那七天當中山達帝都沉迷於飲酒。在第七天時，他戴上各種裝飾品，騎著大象前去玩水的地方。當他經過城門時，見到佛陀入城托鉢，就在大象背上向佛陀點頭表示禮敬，然後繼續向前進。

當時佛陀現出微笑。阿難尊者問道：「世尊，您為何微笑？」佛陀即解釋說：「阿難，你看國王的大臣山達



帝。就在今天，他會戴著各種裝飾品來到我的面前，而在聽完一首四行的偈頌之後證悟阿羅漢果，然後盤腿坐在離地面七棵棕櫚樹高的空中證入般涅槃。」

大眾聽到佛陀與阿難尊者之間的交談。那些持有邪見的人心想：「瞧那喬達摩沙門在做什麼！無論他的頭腦裡想到什麼，他都用嘴說了出來。他說那個戴著各種裝飾品的醉漢會在今天去到他的面前聽聞佛法，然後證入般涅槃。但這是絕對不會發生的。今天我們就會捉到他在講謊話。」反之，那些有信心的人則心想：「諸佛神通的確太奧妙了！今天我們將有幸能夠見到佛陀的風采以及山達帝大臣的風采。」

山達帝大臣將當天一部份的時間用於在河裡玩水，然後去到花園，坐在飲酒堂裡。當時那位歌女即刻來到舞台中間，開始表現她唱歌跳舞的才華。為了能表現更美妙的風采，她已經斷食了七天。結果就在那天，當她正在展示歌舞的才華時，她腹中生起猶如刀割之痛，就像把她的心臟給割開一般，於是她就那樣張著嘴巴及雙眼倒地而死。

山達帝大臣說：「去看看那女人！」「主人，她已經死了。」聽到這些話時，山達帝大臣心中即刻充滿強烈的憂愁，而在過去七天中所喝的酒都消失了，就像一滴水掉入熾熱的破瓦片中一樣。他對自己說：「除了佛陀之外，還有誰能去除我的憂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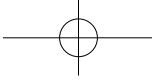
因此，傍晚時，在眾衛兵保護之下他去見佛陀。禮敬佛陀之後，他說：「尊者，我正遭受如此這般的憂愁。我來見您是因為知道您能去除我的憂愁。請作為我的依靠。」當時佛陀向他說：「你的確找到一位能為你去除憂愁的人。在過去數不盡的次數裡，當這個女人如此死去時，你為她悲泣，所流的淚水已多過四大洋裡所有的海水。」如此說後，他誦出以下的偈文：

清除一切屬於過去之事，
不使未來有任何事生起，
若不執著此二者間之事，
你將能安詳地步上旅程。

（經集·第949偈）

這首偈頌中說到的「執著」是指認定對象為「這是我、這是我的、這是我的自我」。這首偈頌教導我們應當去除渴愛、邪見及驕慢。如果你執著對象為「這是我」，那是驕慢；如果你執著對象為「這是我的」，那是渴愛；如果你執著對象為「這是我的自我」，那是邪見。因此，無論對於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對象，你都不應作意它們為「這是我，這是我的，這是我的自我」。應當淨化這三種執著。如何淨化呢？你必須觀照過去、現在、未來的五取蘊為無常、苦、無我。山達帝在聽聞那首偈頌時就是如此修行。

佛陀說完那首偈頌時，山達帝大臣



即證得阿羅漢果、四無礙解智及諸神通。他檢查自己的壽命，知道自己只能再活很短暫的時間，因此向佛陀說：「尊者，請允許我證入般涅槃。」雖然佛陀知道山達帝在過去世所造的善業，但是他想：「那些外道聚集在這裡的目的是想要捉到我講謊話。但是他們並不會成功。那些有信心的人聚集在這裡，心想：『我們將有幸能夠見到佛陀的風采以及山達帝大臣的風采。』當他們聽到山達帝在過去世所造的善業時，對行善的信心將會提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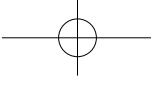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因此佛陀向山達帝大臣說：「那麼就告訴我們你在過去世所造的善業。然而不要站在地上說，應該在離地面七棵棕櫚樹高的空中說給我們聽。」山達帝大臣答道：「好的。」在頂禮佛陀之後，他升上離地面一棵棕櫚樹高的空中，然後回到地面再次向佛陀頂禮，之後再次升上空中。如此漸次地上升，直到升至離地面七棵棕櫚樹高的空中，盤腿坐在那裡，說道：「諸位尊者，請細聽我在過去世所造的善業。」於是說出以下的故事：

「於九十一個大劫之前，在觀慧佛（Buddha Vipassī）的教化期裡我投生在曼都馬帝城（Bandhumati）的一戶人家。那時我心想：『什麼工作能幫助別人去除需求及痛苦？』如此思考時我發覺那是弘揚佛法的工作。從那時起我就致力於該項工作：我激發其他人行善，

而我自己也行善；我在布薩日時持守布薩八戒；我布施食物、聽聞佛法以及到處宣說：『沒有任何寶物能比得上佛法僧三寶，所以應當禮敬三寶。』

觀慧佛的父親曼都馬帝王聽到我的聲音就召我過去，問道：『朋友，你四處走是在做什麼事？』我回答道：『皇上，我到處宣揚三寶的特質以及激發其他人行善。』國王又問：『你用什麼車乘？』我回答道：『皇上，我依靠雙腳四處遊方。』當時國王說：『朋友，如此遊方並不適合你。你就戴上這串花，然後騎著馬去遊方吧。』如此說後，他給我一串猶如珍珠鏈一般的花，同時又送給我一匹馬。

國王如此善待我之後，我繼續四處宣揚佛法。過了一些日子，國王又召我過去，問道：『朋友，你四處走是在做什麼事？』我回答道：『皇上，跟以前一樣。』國王說：『朋友，馬對你來說並不夠好，你就坐在這輛車裡去遊方吧。』如此說後，他送給我一輛由四匹駿馬拉馬的馬車。當國王第三次聽到我的聲音時，他又召我過去，問道：『朋友，你是在做什麼事？』我回答道：『皇上，跟以前一樣。』國王說：『朋友，馬車對你來說並不夠好。』於是他給我許多的錢財、一套華麗的珠寶及一頭大象，因此我就戴上所有的珠寶，騎著大象，四處去行善及弘揚佛法經歷八萬年。在那段時期裡，我的身體時常散



發出檀香，從口腔則散發出蓮花香。這即是我在過去世所造的善業。」

敘述完在過去世所造的善業之後，山達帝大臣盤腿在空中進入火遍禪那，然後就證入般涅槃。當時他的身體即刻升起烈火，把他的血肉都燒盡，而他的舍利子則猶如茉莉花般輕輕地飄下來。佛陀把一條純白布張開，而那些舍利子都掉入那條布裡。過後佛陀把那些舍利子放在一個十字路口，令人在它們上面蓋一座舍利塔，說道：「透過禮敬這些舍利子，大眾將會獲得許多善業。」

接下來，我要講述悅行超越悲傷的故事。悅行（Paṭācārā喜悅的行爲）是舍衛城一位富商的女兒，她父親的財產價值四億，而她自己則長得非常美麗。當她大約十六歲時，她的雙親讓她住在七層高樓的頂樓，又派許多保安人員守護。雖然她的雙親如此謹慎，但她竟然跟自己的男侍者通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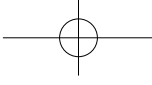
當時她的父母答應把她嫁給一位跟她門當戶對的青年，而且已經在籌備婚禮了。當出嫁的日期快要到時，她向那個男侍者說：「我的雙親告訴我說要把我嫁給某家的青年。你知道得很清楚，當我嫁過去之後你還是能隨意來見我及送我禮物，但是你將永遠無法再親近我了。因此，如果你真心愛我的話，就不要再拖延，即刻想個辦法把我帶離這裡。」「好的，親愛的。我將這麼做：明天一大早我會在城門那邊等妳。

妳則想個辦法離開這裡，去那邊跟我會面。」

隔天他去到約好的地點等候。悅行則一大早就起身，穿上髒兮兮的衣服，把頭髮弄亂，用紅粉塗在身上。然後，爲了要瞞過衆守衛，她手提一個水桶混在一群年輕的女奴之中，裝作要去提水地混了出去。逃離該座大樓之後，她去到約好的地點與愛人相會。他們兩人去到一個很遠的村子住下。作丈夫的耕種以及到森林裡撿火柴與樹葉，作妻子的則親自用水桶提水、舂米、煮飯菜以及做其他家務。如是悅行承受自己惡業的果報。

不久之後她就懷孕了。當快要生產時，她向丈夫要求說：「在這裡沒有人幫我。然而父母總是疼惜自己的孩子的，因此你應該送我回娘家去生孩子。」但是丈夫拒絕她的要求，說道：「我親愛的娘子，妳是在說什麼？如果讓妳的父母見到我，他們不用盡種種方法折磨我才怪。我是絕對不會去的。」儘管她不斷地向丈夫要求，但是每次都被拒絕。

有一天，當她的丈夫去森林裡時，她向鄰居們說：「如果我的丈夫回來時問你們，請告訴他我回娘家去了。」說完之後就把家門關上而離去。當她的丈夫回來發現她不在時，就跑去問鄰居，而他們則告訴他事情的經過。他想：「我必須勸她回來。」所以就追上去。



當他追上妻子時就勸她跟他回去，但無論如何他都說服不了妻子。

當他們來到某個地方時，悅行感到生產的陣痛。她告訴丈夫說：「我感到要生產的陣痛了。」說後就走進一堆草叢裡，躺在地上痛苦地掙扎，最後生了一個兒子。於是她說：「我要回娘家做的事已經結束了。」所以就跟丈夫回家，再次一同生活。

過了一段日子之後，她又再懷孕。當快要生產時，她再次向丈夫提出同樣的要求，但又得到相同的回答。所以她帶著孩子，跟上次一樣地離家出走。她的丈夫又追上她，勸她回家，但她不肯。當他們正在走著時，來了一陣非時的狂風暴雨。天空中不斷地現出閃電，雷響得像要把天地給震裂，大雨則不停地傾盆而下。就在那時她感到生產的陣痛，就向丈夫說：「生產的陣痛來了，我忍受不了了，趕快幫我找個避雨的地方。」

她的丈夫拿著斧頭四處去找可造避雨處的材料。他看到一棵灌木長在一座蟻丘上，就去砍那棵灌木。當他剛開始砍的時候，一條毒蛇從蟻丘中爬出來咬他。當時他即刻感到全身好像被火燒一般，肌肉都變成紫色，最後就倒斃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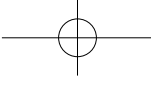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遭受生產劇痛的悅行一直盼望丈夫快點回來，但是都只是白等。終於她生了第二個兒子。兩個兒子都忍受不了暴

風雨的打擊，因此大聲地哭喊。身為母親的把他們抱在懷裡，雙手抱膝地蹲在地上，整夜保持著同一個姿勢。她的身體看起來好像已經沒有血了，而肌肉看起來就像枯黃的樹葉。

隔天黎明時，她抱起肌膚紅得猶如鮮肉的二兒子，把他背在腰上，然後一手牽著大兒子，說道：「走吧，親愛的孩子，你的父親已經遺棄我們了。」她走上昨晚丈夫所走的路。來到那座蟻丘時，看到倒斃在蟻丘上的丈夫，皮膚已經變成紫黑色，身體已經僵硬，她慟哭道：「我的丈夫就是爲了我才倒斃在路上！」她一邊哭泣一邊繼續她的行程。

來到阿吉拉瓦帝河（Aciravatī）時，她發現昨晚的大雨令河水漲了起來，有些地方水深及膝，有些地方則水深及腰。由於身體弱得無法抱著兩個孩子涉水過河，所以她把大兒子留在河的這一邊，然後抱著小兒子過到河對岸。接著她折斷一枝樹枝，把它鋪在地上，再把小兒子放在上面，心想：「我必須回去接另一個兒子過來」。她離開小兒子，走回去再次涉水渡河。由於不忍心離開小兒子，所以她不斷地轉回頭看他。

當她到達河中央時，一隻老鷹看到她的小兒子，以爲那是一塊肉，所以飛下來抓他。悅行看到那隻老鷹飛下來抓她的兒子，所以就舉起雙手作勢趕牠，大聲地喊：「嚇、嚇、嚇！」她喊了三



次，但由於距離太遠，那隻老鷹聽不到她的叫喊，還是把那個嬰兒抓起來飛上空中。

留在河這岸的大兒子看到母親停在河中央舉起雙手叫喊，他想：「母親在叫我。」所以他匆忙地要渡河，但是卻掉入河中被河水沖走。就這樣，悅行的小兒子被老鷹抓走，而大兒子則被河水沖走。她悲泣道：「一個兒子被老鷹抓走，另一個兒子被河水沖走，而丈夫則倒斃在路邊。」她就如此一邊哭一邊走。

繼續向前走時，她遇到一個從舍衛城方向來的男人。她問那個男人：「先生，你住在那裡？」「女士，我住在舍衛城。」「在舍衛城的某條街上住著這麼一戶人家，先生，你認識他們嗎？」「我認得，女士，但是請不要問我有關那戶人家的事，妳問妳所認識的其他人家吧。」「先生，我不想知道其他人家的事，我就只問那戶人家的情況。」「女士，妳不給我機會避免告訴妳。妳知不知道昨晚整夜都在下雨？」「我當然知道，先生。事實上，我就是唯一被雨淋了整夜的人。等一下我才告訴妳我是怎麼被雨淋的。請你先告訴我那位富商的家人發生了什麼事，然後我就不會再問你任何問題了。」「女士，昨晚的暴風雨吹倒他們的屋子，倒塌的屋子把那位富商及他的妻子與兒子三人都壓死了。他們的鄰居及親戚們正在火葬台那

邊燒他們的屍體。看那邊，女士！現在妳能看到火葬的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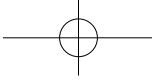
聽了這些話之後，悅行即刻發瘋了。她的衣服從身上掉下來，但她並不知道自己全身赤裸。她就如此好像剛出生時全身赤裸地四處亂走，不斷地悲泣道：「我的兒子們都死了，丈夫倒斃在路旁，父母及兄長則同時被火葬。」

看見她的人都喊：「瘋子！瘋子！」有些人用垃圾丟她，有些人用灰塵洒在她的頭上，又有些人用土塊丟她。

那時佛陀住在祇園精舍。當佛陀正在向眾弟子開示時，看見悅行從遠處走過來，知道她曾經發願且已經積集波羅蜜十萬個大劫之久。

在最勝華佛（Buddha Padumuttara）的教化期裡，她看見最勝華佛宣布某位比丘尼為最精通戒律的比丘尼，所以發願道：「願我能夠在某尊佛的座下成為最精通戒律的比丘尼。」最勝華佛以神通觀察未來，確定她將會如願以償，因此為她授記道：「在喬達摩佛的教化期裡，這女人的名字將叫作悅行，她將成為最精通戒律的比丘尼。」

因此當佛陀看見悅行從遠處走過來時，他說：「除了我之外，沒有人能作為這女人的歸依處。」所以佛陀使她走近寺院。眾弟子看到她時都呼喊道：「不要讓那個瘋女人來這裡。」但是佛陀說：「別阻止她。」當她走近佛陀



時，佛陀向她說：「大妹，恢復清醒吧。」由於佛陀的神通力，她的神智立刻恢復正常，那時她才知道自己的衣服已經掉了。由於感到羞愧，她即刻蹲在地上。

有一個男人把自己的外衣丟給她。她穿上那件衣，然後走近佛陀，五體投地地頂禮佛陀的雙足，然後說：「尊者，請作為我的歸依處，作為我的支持者。我的一個兒子被老鷹抓走，另一個兒子被河水沖走，而丈夫則倒斃在路邊。我父母的屋子被暴風雨吹倒，把我的父母及兄長都壓死了。現在他們的屍體還在同一個火葬台那邊燒。」

佛陀聽完她的話之後說：「悅行，不要感到難過。妳已經找到一位能作為妳的保護所、歸依處的人。妳所說的是事實：妳的一個兒子被老鷹抓走，另一個兒子被河水沖走，而丈夫則倒斃在路邊。妳父母的屋子被暴風雨吹倒，把妳的父母及兄長都壓死了。然而，跟今天一樣，妳在生死輪迴裡為兒子及親人之死而流的淚水已多過四大洋裡的海水。」接著佛陀誦出以下的偈文：「比起人於悲傷時所流的淚水，四大洋之水可算是少之又少。女士，為何妳還繼續放逸？」

當佛陀如此向她解釋無始輪迴的情況時，她的悲傷獲得減輕。知道她的悲傷已經減輕，佛陀繼續向她開示道：「悅行，對於即將投生到下一世的臨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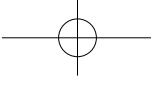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之人，他的兒子及其他親戚都不能作為他的保護所或歸依處。妳又怎麼能期望他們成為妳在世時的保護所或歸依處呢？具備智慧的人應當清淨自己的行為，為自己鋪設導向涅槃之道。」如此說後，佛陀誦出以下的偈文：

對於受到死亡逼迫的人，
兒子父親朋友皆非憑藉，
其他與自己親近者亦然，
親人中無真正的依靠處。
明了這一點的持戒智者，
即應鋪設導向涅槃之道。
(法句經·第288-289偈)

開示結束時，悅行證悟了須陀洹道果，於她心中有如大地塵土般那麼多的煩惱都被消滅了²。

沒有任何禪修是不以身、受、心、法當中的一項為目標的，因此山達帝與悅行也是藉著這種正念的修行法而超越憂愁與悲傷。他們修行四念處，了知身、受、心、法：身是色法；受與心是名法；法則包括名法與色法，因此身、受、心、法就是名色法，換句話說就是五蘊。他們觀照五蘊的無常、苦、無我本質。由於此正念之道，他們證悟涅槃，超越了憂愁與悲傷。

山達帝證悟阿羅漢果連同四無礙解智；悅行證悟初果之後就出家為比丘尼，繼續修行觀禪，然後也證悟阿羅漢果連同四無礙解智。要證悟阿羅漢果連同四無礙解智的人必須具備充分的波羅



蜜，曾經在過去佛的教化期中修行觀禪達到行捨智。因此當他們觀照身、受、心、法或五取蘊及其因為無常、苦、無我時，就能快速地證悟涅槃。所以具備充分的波羅蜜是很重要的。

接著我要解釋經文中所說的四念處法門能滅除痛苦與憂惱這句話。「滅除痛苦與憂惱」意思是滅除身體的痛苦與內心的憂惱。四念處法門有助於滅除痛苦，正如提舍長老（Elder Tissa）的例子，並且有助於滅除憂惱，正如帝釋天王（Sakka）的例子。

提舍是舍衛城中一個大家族的首長，他捨棄價值四億元的黃金而出家，住在遠離人間的森林裡修行。他的弟婦派遣五百個強盜搜查森林，以便殺害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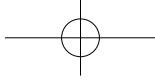
當強盜們圍繞著長老時，他問說：「居士們，你們為什麼來到這裡？」強盜們回答說：「爲了要殺你。」長老說：「在有擔保的情況下，請給我這一夜的生命。」強盜們說：「沙門，在這樣的森林裡，誰能擔保你不會逃走呢？」於是長老拿起一塊大石頭，將自己兩腿的骨頭都打斷，然後說：「居士們，這樣的擔保可以嗎？」知道長老已經無法逃走，強盜們就暫時離開他，走到經行道的一端，燃起火堆，躺在地上睡覺。

當時長老精進地修行。如何修行呢？疏鈔中解釋說：長老不去注意因腿

骨斷折所產生的痛苦，壓抑著身體的痛苦，而思惟自己的戒行。由於他的戒行清淨，所以心中生起愉悅與歡喜。由於愉悅與歡喜，身體的痛苦消失了。然後他修行止禪以培育定力，再以該定力作為基礎，逐步地修行觀禪，在當天夜間的三個時段裡，他完成了沙門的任務。在黎明的那一刻，他證悟了阿羅漢果，並且說出下列這些莊嚴的話：

「打斷我的雙腿給你們作為擔保，
我厭惡且不願以染污的心而死。」
如此思惟之後我見到諸法實相，
並且在黎明時證悟阿羅漢果位。

這是提舍長老滅除身體痛苦、精進修行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提舍長老不去注意身體的痛苦，只專注於禪修的業處。現在我們的禪修營中有不少禪修者向我抱怨說身體疼痛，這邊也痛，那邊也痛。這些疼痛與打斷腿骨的疼痛比較起來那一種厲害呢？你應該像提舍長老那樣不去注意身體的疼痛，而只是專注於你一向修行的法門——根本業處（mūlakammaṭṭhāna）。根據《清淨道論》，四十種止禪業處都可以作為根本業處，你可以選其中的任何一種。在這次禪修營中，有許多人選擇安般念，有些人選擇四界分別觀（四大分別觀）。透過專注於禪修業處，當定力提昇時，你就能滅除身體的痛苦。如果要成就禪修，堅忍不拔的毅力是很重要的。每個人都應當努力脫離四惡道，因為四惡道



的痛苦比現在身體的痛苦更加強烈。如果現在不願意忍受身體的痛苦，你就很難在未來不遭受地獄等四惡道之苦。

還有另一個有關比丘克制身體痛苦的故事。有三十位比丘從佛陀那裡學習到禪修的法門之後，就來到一座森林裡過雨季安居。他們立下一個共同的約定，要在夜間三時裡也履行沙門的任務（samaṇadhamma沙門法），並且要避免彼此聚在一起。

沙門的任務指的是戒、定、慧三學。作為比丘，我們每天日夜都必須履行這三種任務。這三十位比丘就是精進地履行沙門的任務。

在夜間三時裡履行沙門的任務之後，到了清晨的時間，開始打瞌睡的比丘一個接一個地被一隻老虎咬走了。但是，被咬走的這些比丘裡沒有人出聲說：「老虎來咬我了。」於是有十五位比丘被老虎所吞食。到了誦戒日那天，長老問說：「諸位賢友，其他人到那裡去了？」這時他們才知道其他比丘都被老虎吃了。於是他們立下另一項約定：任何人被老虎咬走的時候必須出聲叫說：「老虎來咬我了。」過後，在與之前被咬走的比丘同樣的情況下，一位年輕比丘被老虎咬住了。那位年輕比丘叫說：「諸位尊者，老虎來了！」其他比丘就帶著木杖和火炬來追趕老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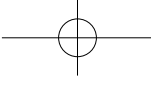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老虎咬著年輕比丘，跳上一塊底下懸空的山崖上，這是其他比丘無法上去

的地方。然後老虎從年輕比丘腳部的肉開始吃上去。追趕的比丘們說：「賢友，現在我們幫不了你什麼忙了，比丘非凡的修行成就正是要在你現在的處境下表現出來。」

即使在老虎的吞吃之下，那位年輕比丘仍然壓抑著身體的痛苦，修行觀禪。他證悟了四道四果連同四無礙解智。然後他說出下列這些莊嚴的話：

「我持戒清淨，修頭陀行，我的心因為近行定與安止定而得到寧靜。以此定力作為基礎，我修行觀禪，具備證悟阿羅漢果所需要的觀智。但是由於片刻的懈怠，老虎咬住我的前胸，將我的血肉之軀叨上山崖。雖然處在山崖之上，我仍然克制自己的心。老虎，隨意地吃我這個身體吧。由於堅持精進地修行業處以根除煩惱，我以阿羅漢果智親證最終的解脫——涅槃。」

為什麼這位年輕比丘能夠如此快速地證悟阿羅漢果呢？這是由於波羅蜜的緣故。有兩種波羅蜜，即過去的波羅蜜與現在的波羅蜜。對於證悟阿羅漢果與四無礙解智的人，他們必定曾在過去佛的教化期中培植相當的波羅蜜。他們必須曾經徹底地研究佛法，也就是研究三藏聖典以及註釋。他們還必須恭敬地聆聽佛法，並且修行止觀達到行捨智。這些是過去的波羅蜜。那位比丘具備了這些波羅蜜。在成為阿羅漢的那一世，他從佛陀那裡學到業處之後就精進地修



行。他觀照過去、現在、未來、內、外、粗、細、劣、優、遠、近的五蘊爲無常、苦、無我。因此即使在老虎的吞吃之下，他仍然能證悟四道四果連同四無礙解智。

在這個故事裡，這位年輕比丘也是不去注意身體的痛苦。他壓抑身體的痛苦，只專注於修行根本業處。培育起深厚的定力之後，他修行觀禪乃至證悟聖果。因此修行觀禪是很重要的。

至於身體的痛苦，有一天，羅陀比丘（Radha）問佛陀說：「世尊，什麼是病？」佛陀回答說：「比丘，五蘊就是病。」我們的身心是由五蘊所構成的，只要還有五蘊，就一定還有病，這是無法避免的。舉例而言，如果火界的熱是病，我們就一直有這樣的病，因爲火界一直存在我們身體之中。同樣地，如果地界的硬是病，我們就一直有這樣的病。如果風界的推動是病，我們就一直有這樣的病。如果水界的流或黏是病，我們就一直有這樣的病。我們的身體是四界所構成的，有四界就有病，這是避免不了的。因此我們不要太在意身體的病，包括身體的疼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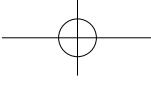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在修行的時候，大家必須有想要證悟阿羅漢果的強烈意願。若有這樣的強烈意願，就能引發強大的精進力。在精進力的推動之下，就能忍耐身體的痛苦。應當謹記我們每個人在任何時候都可能死，我們必須在死亡來臨之前精

進修行，以便能證悟阿羅漢果。我們不能肯定死後投生到來世時還能否繼續修行，因此想要立刻修行的強烈意願與精進是很重要的。不要因爲身體的疼痛而灰心。

大家應當謹記這兩位比丘滅除身體痛苦、精進修行的例子，並且以他們作爲學習的榜樣。接下來我要告訴大家另一位比丘在遭受痛苦時證悟阿羅漢果的故事。

比達末羅長老（Elder Pītamala）在家的時候是一個摔角名家，在印度的三個國家裡表演。後來他來到銅鑠洲（Tambapaṇṇī Island即今日的斯里蘭卡），國王成爲他的觀眾，而且他受到皇家的贊助。有一次，當他進入密閉食堂的大門時，聽到下列這段出自《相應部》「非你所有章」的經文：「諸比丘，色不是你們的，捨棄它吧。這樣的捨棄將帶給你們長遠的利益與安樂。」聽了之後，他心裡想：「確實地，色不是自己的；受也不是自己的。」就是以這個念頭作爲激發的因素，他捨俗出家了。他在阿諾羅富羅（Anurādhapura）的大寺（Mahāvihāra）受沙彌戒與比丘戒。

在精通兩部戒本之後，他和另外的三十位比丘在迦瓦拉瓦里亞聖地（Gavaravāliya Shrine）修行，履行沙門的任務。當他經行到雙腳無法支撐身體的時候，就以膝蓋來繼續經行。有一天



晚上，一個獵人誤以為他是一隻鹿，而用矛刺他。長老將深深刺進身體的矛拔掉，用一捆草來止住傷口，然後坐在一塊平坦的石頭上。他以自己的不幸遭遇作為激發精進心的機會，修行觀禪，並且證悟了阿羅漢果以及四無礙解智。

比達末羅長老為了讓同修的比丘們知道自己的成就，就發出清咳的聲音，並且說了下列這首表達獲得解脫之喜的偈頌：

一切世間最勝見者佛陀如此地開示：諸比丘，色不是你們的，捨棄它吧。

一切行法都是無常的，都是生滅法，生起後立即壞滅，其寂滅是謂安樂。

在這個故事中談到佛陀開示的話：「諸比丘，色不是你們的，捨棄它吧。」這句話有什麼含義呢？它的含義是：我們必須捨棄對色、受、想、行、識這五蘊的執著。如何才能捨棄對五蘊的執著呢？首先我們必須照見五蘊及其因，然後必須觀照它們的迅速生滅為無常、觀照它們受到生滅的逼迫為苦、觀照它們沒有恆常穩定的我為無我。若能如此觀照，就能捨棄執著。色不是你們的，它們一生起之後就立刻壞滅。同樣的道理，受也不是你們的，無論是身體的受或心理的受。如果受是你們的，那麼受就會一直存在，而且你們將能控制自己的受。然而由於其因緣生滅無常，

因此受也是生滅無常的、苦的、無我的。若能如此觀照，就能捨棄對受的執著。但是若還未能如此修行觀禪，例如對於還在修行止禪的人，他就必須藉著專注於禪修的目標來壓抑身體的痛苦。

那些走過來看比達末羅長老的比丘們說：「尊者，如果佛陀還在世的話，他一定會伸出手越過海洋來摸你的頭，以讚歎你所付出的精進。」

因此，正如提舍長老與比達末羅長老等的例子，此四念處法門有助於滅除痛苦。

接著我要講另一個故事，來說明四念處法門有助於滅除內心的憂惱。帝釋天王（Sakka）見到自己的五種衰相之後，由於害怕死亡而滿懷憂傷。他前來拜見佛陀，並且提出十四個問題。佛陀回答了關於捨受的問題之後，帝釋天王證得初果的聖位，其他八萬位天神也都證得同樣的果位。他再一次轉世，還是投生為帝釋，繼續作衆神之王。透過修行受念處，帝釋天王得以超越內心的憂惱。

此外還有蘇巴瑪天神的故事。有一次，在一千名天女的陪伴下，他正享受著天界的快樂。其中五百名天女在樹下採花的時候死亡，並且投生在地獄裡。蘇巴瑪天神見到她們的投生，並且知道自己的生命也即將結束，死後也會投生到那個地獄裡，他感到非常恐懼。為什麼他也会投生到那個地獄呢？因為他們

在天界一起享受天樂的時候，都是內心充滿對感官享受的愛欲。愛欲是一種惡業，能夠使衆生投生在地獄中受苦。

當時，蘇巴瑪天神帶著剩下的五百名天女一起來見佛陀，並且如此對佛陀說：

這個心總是懷著恐懼，時常充滿著擾動不安，擔憂已經發生的困難，以及即將面臨的災患。
可否請您慈悲告訴我，免離一切憂傷的處所？

世尊回答他說：

除了精進地修行七覺支，
除了謹慎小心守護根門，
除了捨棄世間一切紛擾，
我不見衆生有安樂之地。

佛陀開示之後，蘇巴瑪天神與他的五百名天女證悟初果須陀洹。他得知自己獲得無價的證悟之後，就開心地回到天界去了。

因此應當了知，正如帝釋天王與蘇巴瑪天神的例子，四念處法門有助於滅除憂惱。

接著我要解釋「成就正道」這一句。八聖道分稱為正道或聖道（ariyamagga）。培育了世間的四念處之道以後，有助於證得出世間道。

下一句經文是「現證涅槃」，這是指親身直接體驗不死的境界——涅槃。涅槃之所以得到其名乃是由於沒有愛欲

的緣故。修行此法門可以逐步地提昇智慧，直到證悟涅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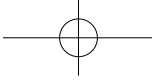
雖然講到「使衆生清淨」這一句的時候，下面那幾句所要表達的六種利益都已經包括在內了，然而除非能熟悉佛教字詞的用法，否則不能了解下面那幾句話的重要性。

世尊並不是先讓人熟悉佛教字詞的用法然後才對他們說法，而是在經中直接解釋字詞的含義。因此，他以「超越憂愁與悲傷」等詞句來解釋「單一的道路」所導致的結果。

或者可以這麼說，佛陀如此解釋是爲了顯示：「單一的道路」之所以能使衆生清淨，乃是由於超越憂愁與悲傷；能夠超越憂愁與悲傷乃是由於滅除痛苦與憂惱；能夠滅除痛苦與憂惱乃是由於成就正道；能夠成就正道乃是由於現證涅槃。這宣示了藉著「單一的道路」而達到解脫的方法。

再者，這表達出對「單一的道路」之讚歎。正如世尊在《六六經》（Chachakka Sutta）中以八種相來表達讚歎；在《聖種姓經》（Ariyavamsa Sutta）中以九種相來表達讚歎；同樣地，在本經中，他以「使衆生清淨」等詞句所包含的七種相，來表達對「單一的道路」之讚歎。

爲什麼世尊要如此地讚歎呢？因爲要引發比丘們的興趣。世尊心裡想：「聽聞了如此的讚歎之後，諸比丘就會



相信此法門能夠去除四種壓迫，也就是由於內心鬱悶所產生的憂愁、以言語混亂為特徵的悲傷、由於身體苦受所產生的痛苦以及由於內心苦受所產生的憂惱。並且他們會相信此法門能帶來清淨、智慧與涅槃這三種非凡的成就。他們會確信應當學習、精通、熟記、背誦此教導以及應當修行此法門。」

由於正念的目標有身、受、心、法這四種的不同，所以有四種「念處」。

為什麼世尊只教導四念處，而不教導更多或更少的念處呢？因為這樣適合於堪受調伏者的根性。

眾生可分為兩類，即鈍根者與利根者。鈍根者是指學習得慢的人；利根者是指學習得快的人。眾生又可分為另外兩類，即愛行人與見行人。愛行人是具有渴愛性格的人；見行人是具有見解性格的人。又可分為另兩類，即止行人與觀行人。止行人是先修行止禪，達到禪那之後才修行觀禪的人；觀行人是未達到禪那就直接修行觀禪的人。

在堪受調伏者當中，愛行人（*taṇhācarita*）與見行人（*diṭṭhacarita*）各有鈍根者與利根者之分；止行人與觀行人也各有鈍根者與利根者之分。關於這一點，有下列的陳述：

對於鈍根的愛行人而言，觀察粗色身的念處法是達到清淨之道。對於利根的愛行人而言，微細的法門——受念處——是達到清淨之道。

在這裡，「身」（*kāya*）的意思是「群體」。根據《無礙解道》，身可分為三種：

一、呼吸身（*assāsapassāsakāya* 入出息身）；

二、所生身（*karajakāya*）；

三、名身（*nāmakāya*）。

呼吸身與所生身兩者屬於色身，因此可以說身可分為色身與名身兩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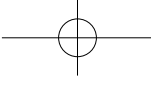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如果有系統地辨識呼吸中的四界，你就會見到呼吸是由許許多多微粒——色聚——組成的。分析這些色聚時，你會發現每一顆色聚裡最少含有九種色法，也就是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顏色、香、味、食素與聲音。這九種色法組成的群體稱為呼吸身。

所生身包括四種：（一）業生色：由過去生的業力所產生的色法。（二）心生色：由心產生的色法。（三）時節生色：由火界產生的色法。（四）食生色：由食素產生的色法。

第三種身是名身，意思是名法的群體。名法生起的時候也是成群地生起，在一個心識剎那裡有一個心和許多個心所同時生起。

還有另外一種身，如頭髮、身毛等三十二個或四十二個身體組成部份。由於它們也是由究竟色法構成的群體，所以它們也稱為身。

在《大念處經》中，所謂的「身」是指色身與名身。



對於鈍根的見行人而言，不需要辨別許多差異的法門——心念處——是達到清淨之道；對於利根的見行人而言，需要辨別各種差異的法門——法念處——是達到清淨之道。

對於鈍根的止行人而言，由於他能夠輕易地取得禪相，所以身念處是達到清淨之道；對於利根的止行人而言，由於他無法持續地專注於粗的目標，所以受念處是達到清淨之道。

對於鈍根的觀行人而言，不需要辨別許多差異的法門——心念處——是達到清淨之道；對於利根的觀行人而言，需要辨別各種差異的法門——法念處——是達到清淨之道。

或者也可以這麼說：佛陀教導四念處乃是爲了要去除常、樂、我、淨的錯誤觀念。

四念處是：

一、身念處（kāyānupassanā）：正念注意在身；二、受念處（vedanānupassanā）：正念注意在受；三、心念處（cittānupassanā）：正念注意在心；四、法念處（dhammānupassanā）：正念注意在法。

就身念處而言，身體是醜陋不清淨的。但是有些人因爲顛倒（vipallasa）的緣故，認爲身體是清淨美麗的。爲了讓這些人了解身體的不淨，讓他們捨棄錯誤的觀念，所以佛陀教導身念處法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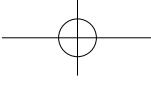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就受念處而言，感受是痛苦的。但是有些人因爲顛倒的緣故，認爲感受能帶來快樂。爲了讓這些人了解感受的痛苦性，讓他們捨棄錯誤的觀念，所以佛陀教導受念處法門。

就心念處而言，心是無常的。但是有些人因爲顛倒的緣故，認爲心是恆常不變的。爲了讓這些人了解心的無常性，讓他們捨棄錯誤的觀念，所以佛陀教導心念處法門。

就法念處而言，五蘊、十二處等法是沒有實體的、無我的。但是有些人因爲顛倒的緣故，認爲法有實體、有我，或認爲法是我的一部份，或認爲法是我，或認爲法有不變的本質。爲了讓這些人了解法的無我性、無實體性以及滅除蒙蔽他們的心的顛倒，所以佛陀教導法念處法門。

疏鈔解釋說：身和受是造成渴愛的主要原因。要去除鈍根的愛行人對身的渴愛，觀察身的不淨是適合的，因爲身這個粗的目標是造成他們渴愛的要素。對於這一類人而言，第一種念處——身念處——是達到清淨之道。爲了去除利根的愛行人對感受的渴愛，觀察感受的痛苦性是適合的，因爲感受這個微細的目標是造成他們渴愛的要素。對於這一類人而言，第二種念處——受念處——是達到清淨之道。

心和法是造成錯誤見解的主要原因。對於鈍根的見行人而言，依照本經



所教導的單純方法來觀察心是適合的。心是造成常見的決定因素，因此應當觀察心是無常的，並且以本經的分類法，如有貪欲的心等來觀察心，以便去除認為心是恆常的顛倒錯覺。所以對於這一類人而言，第三種念處——心念處——是達到清淨之道。

對於利根的見行人而言，依照本經所教導的各種方法來觀察法或現象是適合的。法是造成我見的決定因素，因此應當依照想、觸等以及五蓋等來觀察它們，以便去除認為法是我的顛倒錯覺。所以對於這一類人而言，第四種念處——法念處——是達到清淨之道。

心與法除了造成錯誤見解之外，也會造成渴愛；身與受除了造成渴愛之外，也會造成錯誤見解。然而，身與受影響渴愛的作用偏強；心與法影響錯誤見解的作用偏強。這是它們之間的區別。

註釋繼續解釋說：佛陀教導四念處並不只為了去除四種顛倒，還為了去除四種瀑流（ogha）、四種軛（yoga）、四種漏（āsaṃsa）、四種繫縛（gantha）、四種執取（upādāna）、四種邪行（agati）、以及遍知四種食（āhāra）³。

就背誦與集合於一處（涅槃）而言，四念處只是一種法；就原因及同樣證入涅槃而言，四念處也只是一種法。但是就修行法門而言，四念處則是四種法。

譬如一座城的四面都有城門，來自東方的人帶著東方出產的物品從東門進城；來自南方的人帶著南方出產的物品從南門進城；來自西方的人帶著西方出產的物品從西門進城；來自北方的人帶著北方出產的物品從北門進城。涅槃就好比是這座城，出世間的八聖道分就好比是城門，身、受、心、法就好比是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以十四種方式修行身念處而證悟涅槃的人，就好比來自東方的人帶著東方出產的物品從東門進城；以九種方式修行受念處而證悟涅槃的人，就好比來自南方的人帶著南方出產的物品從南門進城；以十六種方式修行心念處而證悟涅槃的人，就好比來自西方的人帶著西方出產的物品從西門進城；以五種方式修行法念處而證悟涅槃的人，就好比來自北方的人帶著北方出產的物品從北門進城。

疏鈔解釋說：因為進入同樣的地方——涅槃，所以說四念處只是一種法。不同的念處卻同樣都會歸到涅槃，稱為「集合於一處」。

在這裡，大家不要誤解說只修行四念處中的單一種念處就足以證悟涅槃。我要進一步解釋這一點。在《相應部》中有兩部《不遍知經》（Aparijānana Sutta），佛陀在經中說：「諸比丘，如果不能以三種遍知來了知一切名色法或五蘊法，就無法解脫生死輪迴。」三種遍知是：



一、所知遍知 (bāta pariññā)：即名色分別智與緣攝受智。

二、 審察遍知 (tīraṇa pariñña 度遍知)：即思惟智與生滅隨觀智。這兩種觀智觀照名色法及它們之因緣的生滅，所以稱為審察遍知。

三、斷遍知 (pahāna pariññā)：即從壞滅隨觀智起乃至道智。除了能夠根本斷除煩惱的道智之外，其餘的觀智只能暫時斷除煩惱⁴。

因此，根據《不遍知經》，如果想要斷除煩惱、解脫生死輪迴，你就必須以三種遍知來了知一切名色或五蘊及它們的因，並且觀照它們爲無常、苦、無我。

再者，《阿毗達摩藏》的註釋也解釋說：只觀照色或只觀照名都不足以證悟涅槃。因此禪修者必須有時觀照色，有時觀照名。在觀照名色法的時候，如果只觀照內在或只觀照外在的名色法，這樣也不足以證悟涅槃。必須有時觀照內在的名色法，有時觀照外在的名色法。

佛陀在《大念處經》中教導身、受、心、法這四念處。修行身念處的時候，你注重在觀照色法，但是只觀照色法是不夠的，還必須觀照名法。同理，修行受念處的時候，你注重在觀照受，但是只觀照受是不夠的，必須也觀照色法及其他的名法。修行心念處的時候，你注重在觀照心，但是只觀照心是不夠的，必須也觀照色法及其他的名法。在法念處

當中，佛陀教導觀照五蘊等各種不同的方法。所以大家不要誤解說只觀照四念處當中的一種就足以證悟涅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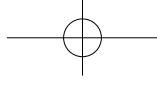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註釋

1.二十一種方法：身念處十四種方法，受念處與心念處各算一種方法，法念處五種方法，總共是二十一種方法。

2.須陀洹聖者滅除了一切會造成導致四惡道投生之不善業的煩惱，其數甚多，猶如大地的塵土一般。

3.四種瀑流：欲瀑流、有瀑流、邪見瀑流、無明瀑流。四種軛：欲軛、有軛、邪見軛、無明軛。四種漏：欲漏、有漏、邪見漏、無明漏。四種繫縛：貪欲身繫、瞋恚身繫、戒禁取身繫、武斷地執取「只有這才是真實」身繫。四種執取：欲取、邪見取、戒禁取、我論取。四種邪行：欲邪行、瞋邪行、痴邪行、畏邪行。四種食：段食、觸食、思食、識食。進一步的解釋請參閱《正念之道》（帕奧禪師講述，弟子合譯，高雄市：淨心文教基金會，二〇〇一年五月初版。）後面的《詞語匯解》。

4.關於十六觀智，請參閱《正念之道》後面的《詞語匯解》。



第五屆帕奧禪修營專輯

本期專題

大德光駕，無限法喜 帕奧禪師第五度蒞台弘法記

■ 釋昭慧

97.3.8

率眾接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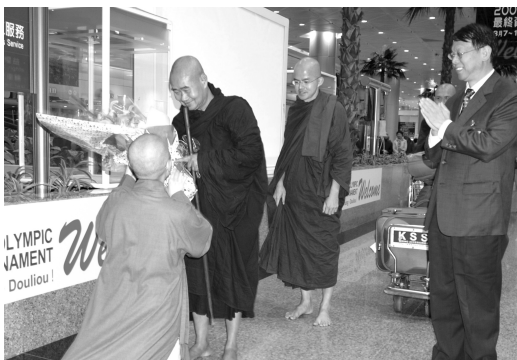
終於盼到了禪師來台的時日。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八日（週六）上午，筆者還得到玄奘大學為碩士在職專班講授天台學。下午二時許，帕奧禪師傑出女弟子善戒法師（Sushila Shyalay）先行從新加坡抵達桃園國際機場，性廣法師率眾至機場接機。

下午五時，性廣法師再度率眾十四人，共開三輛車前至桃園國際機場，準備迎接甫從新加坡弘法結束而啟程來台帕奧禪師。善戒法師與筆者坐在性廣法師駕駛的車上，我們不免討論到：待會兒該請禪師坐哪一台車？我們很難以全盤理解南傳佛教比丘們的繁文縟節，然而就世界性的禮貌而言，主人既然親自駕車了，那麼應該是由主人親自載客，以表達對禪師的高度敬意，所以禪師以坐這台車為宜。善戒法師很客氣



弘誓92期
97年4月

43



於桃園國際機場接機，昭慧法師向帕奧禪師獻花（右：桃園國際機場主管陳朝英居士、右二：吉祥法師）。（97.3.8）

地說：「禪師會尊重妳們的安排。」筆者於是主張：我們於民國八十九年間，已然用這樣的方式載著禪師到陽明山賞景，禪師不會與我們見外的。

五時半左右抵達機場，本院護法張莉筠居士已與母親、弟、妹先行抵達，與我們會合，有三位南傳比丘也聞訊前來機場向禪師接駕。莉筠告知：搭乘新航班機的帕奧禪師，已於五時三十八分抵達桃園機場。本次禪師一行七人來台，陪同禪師來台的六位分別是：禪師的助理吉祥法師（比丘）、禪師助理陳思檳居士、海外來台參加禪修營學員



學眾與志工自發性地排在左右兩列，於寒風細雨中佇候接駕，從院門口迤邐站到法印樓。（97.3.8）

護法法師（比丘）、尋寂師父〈吉祥比丘的母親〉、善勤師父〈新加坡十戒女〉、江秀鳳〈陳思檳的母親〉。

我們請在機場擔任主管的陳朝英居士在禪師下機後，即全程陪同他通關、提取行李。禪師出關後，接機大眾熱烈向禪師招手，筆者趨前獻花，頂禮三拜。大眾在機場合影後，旋即坐車返院。

全體接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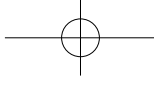
返院時已晚間七時許。車子剛開至大門口，鐘鼓齊鳴，學眾與志工百餘人自發性地排在左右兩列，於寒風細雨中佇候接駕，從院門口迤邐站到法印樓。性廣法師見此情形，詢問禪師：是要開車直接進入法印樓前，還是就在校門口



帕奧禪師見狀，謙遜而慈悲地下車，默然步行在校園內的菩提大道，接受大眾歡迎的心意。（97.3.8）

下車？禪師謙遜而慈悲地選擇了後者，默然行在校園內的菩提大道，接受大眾歡迎的心意。

入法印樓後，上三樓大殿禮佛，全體師生、志工向禪師頂禮接駕。稍早，總統府葉菊蘭秘書長與郭榮宗前立委蒞



葉菊蘭秘書長趨前向禪師致敬。(97.3.8)

院，擬拜會筆者，筆者於機場聞訊，請兩位在學院稍憩片刻。至大眾頂禮接駕畢，葉秘書長與郭委員謙遜而恭敬地趨前向禪師致意，大眾鼓掌歡迎她的到來。曾習學過佛家禪法的葉秘書長，向與會大眾作簡單之致詞，並期能在總統大選結束後，向總統告假，到學院來坐禪幾天。

97.3.9

不用抱歉，要禪修！

三月九日上午，性廣法師與善戒法師至關房向禪師請安，並敲定禪修營進行之相關細節。禪師年邁體弱，長年於國際間僕僕風塵以弘揚禪法，本次將在禪修營期間作五次大堂開示，除了小參輔助禪者之外，其餘時間將擬安靜自修，爲了避免外緣干擾，他慈囑性廣法師，代他婉拒訪客。禪師並囑性廣法師擔任助理老師，協助小參。

是日上午，本院舉行共修會，中場休息時，筆者至關房向禪師請安。時

性廣、吉祥、善戒法師與陳思楨居士環坐請益，筆者恐打斷談話，因此順口說聲「抱歉」。禪師一見筆者，立即慈祥而幽默地指著筆者說：「不用抱歉，要禪修！」（Don't say sorry, medit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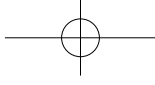
「Meditate!」這是禪師歷年以來，每次見到筆者時，必定微笑慈囑的話。他老人家可能覺得筆者像是個「過動兒」吧！

這裡有貓！

下午三時，性廣法師、吉祥法師、善戒法師、陳思楨與筆者，陪同帕奧禪師巡行校園，依次視察三樓禪堂、二樓禪師小參室（印順導師紀念堂佈置而成）、地下室之吉祥法師寢室與小參室（法印樓地下室小教室佈置而成）。在小參室前，禪師忽然詢問：「此間有無老鼠？」筆者回答：「很少！」禪師露出稍感意外的表情，隨後聽到筆者說的下半句：「因為這裡有貓。」（指五隻流浪貓），禪師與隨行大眾都笑開了。

行到法印樓二樓法界出版社辦公室時，筆者特請禪師觀看牆面上所懸掛的兩張禪師照片，一張是禪師於89年在學院師生陪同下，至陽明山賞景，於擎天崗草地上悠然坐觀風景，一張是89年4月18日的第三屆帕奧禪修營全體合影。禪師看著照片，欣然微笑。

出得法印樓，筆者特別請禪師看那張漂亮的歡迎海報，他的笑容好不燦爛！走近慈暉台時，筆者指著慈暉台



說：「天氣回暖時，禪師可以出來在此坐坐，晒晒太陽！」不料禪師立即微笑著緩步走上慈暉台，在寒風中就坐了下來。看到流浪貓嘟嘟扭著屁屁過來，竟還慈祥地伸手要摸摸牠，筆者連忙把嘟嘟抱起來，讓他老人家摸摸。禪師起身之後，視察比丘與護法組居士的禪堂（嵐園佈置而成）、新校舍一、二樓的臨時寢室與盥洗設備。禪師對嵐園的環境頗為滿意，筆者向他解釋：嵐園是「嵐毗尼園」之簡稱，供師生在此茶敘，這裡有單槍投影設備與大螢幕，若禪師開示時人數過多，禪堂裡坐不下，可同步於此放映禪師開示之現場實況。

晚間，性廣法師想到可以為禪師的大堂開示錄影，乃請法界衛視賴伊容居士請攝影師前來。由於臨時只能調度翁明宗攝影師定點錄影，畫面可能過於單調，筆者遂電請為關懷生命協會攝錄流浪犬TNR（捕捉、絕育、放養）專題的陳建維先生前來支援。建維與美佑夫唱婦隨，成立「曼波魚」工作室，平時鮮少出機為人掌鏡，但依然義不容辭答應：明日下午前來學院錄影。

97.3.10

佛教瑰寶

三月十日上午，禪師可能因知悉學院有單槍投影設備，乃向性廣法師指示：要在禪堂作投影教學。性廣法師笑稱禪師非常「摩登」，接著趕緊要求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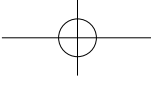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眾於禪堂臨時安置投影設備。十時左右，禪師至禪堂看學眾測試投影，性廣法師、善戒法師與筆者乃前往禪堂，恭請禪師就座。筆者頂禮時，禪師果然又笑指著筆者說：「Meditate! You must meditate!」

看過善戒法師所準備的中、英文投影資料後，禪師指示：今晚先放映「帕奧禪林以安般念或四界分別觀入門之課程表」投影片，並將該一完整之道次第表，列印給聞法大眾。讓筆者驚歎的是，禪師的敏銳心靈非常重視完美，他看到講義投影片左側淺淺的書籍裝訂陰影，竟然詢問：「那是什麼？是否可以去除？」性廣法師遂請美編明一法師將它轉成照相版，再仔細去除陰影。

禪師向我們詢問有無英文版巴利藏，在圖書館找過之後，發現這裡只有依緬文翻成天城體的巴利藏，於是向禪師解釋：此間有中譯版南傳大藏經，所以沒有備辦英文版。禪師說：「圖書館還是要備齊一套，下回我來也可以閱讀。」筆者聞禪師說「下回來」語，立即欣喜地說：「請禪師放心，我們會立即向國外訂購。」

首日入堂開示

這兩日，禪修營學員陸續抵達學院，辦妥報到手續。本日下午，學員多方擁來，客堂、校園與各寮房中，好不熱鬧。下午五時，學員齊聚齋堂，擔任開堂



的性廣法師為學員講解禪修與生活規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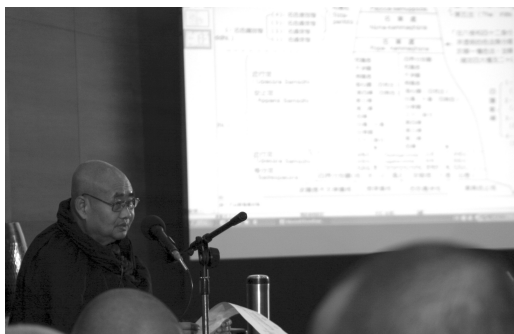
晚間七時，學員、志工與部分護法齊聚禪堂，約計一百五十人。禮佛三拜後，大眾對面恭立，性廣法師與筆者代表全體學員，在引磬聲前導下，迎請禪師作入堂開示，吉祥法師為禪師作中文翻譯。在開講之前，禪師慈悲地誦唸



帕奧禪師於入堂開示之前，誦念巴利語「慈經」，為大眾祈福。(97.3.10)

「慈經」，為大眾向三寶祈福。平緩的巴利語吟哦聲，好似將慈悲力量源源輸入大眾的意念之中，吾人不禁感受到無比的平安喜樂。

一個半小時的開示，禪師諄諄囑咐學員：依佛陀之慈示，去除結縛（煩惱繫縛）比搶救頭巾燃火還要重要。務必要修學八正道與三增上學，方能去除結縛，證得涅槃。禪師簡述八正道與三增上學內容之後，即依「帕奧禪林以安般念或四界分別觀入門之課程表」，以非常精簡扼要又極具深度的宏觀方式，作了完整的道次第介紹，並於開示結束之



帕奧禪師於開堂首日作大堂開示，一旁放映帕奧禪法修學次第圖。(97.3.10)

前，向學員講授第一個業處：安那般那念，鼓勵學員精勤修學，依息出息入而專注其心。

開示已竟，全體起立回向，恭送禪師回寮。禪修營首日開堂，就在止靜的鐘鼓與板聲中，圓滿落幕。

筆者送禪師回寮後，向禪師說：「明日（週二）起直至週六，都有行程、課程、會議諸事，週六下午方能回院，故先行向禪師告假。但我已聽從禪師指示，要多多meditate，所以已於禪堂後方安置座位。」禪師莞爾道：「Only seat?（只是座位嗎？）」筆者自知事緣繁重，但仍向禪師保證，絕對不祇是空位，只要抽得出空，一定會前來入座。



大眾合掌傾聽禪師誦念「慈經」。(97.3.10)

97.3.11

何其有幸親炙大德

翌（11）日晚間，筆者自台北返院，性廣法師見到筆者回來，連忙請筆者到二樓小參室，向正在接受學員小參的帕奧禪師頂禮銷假。以印順導師紀念室佈置成的小參室，大德就中而坐，善戒法師與陳思楨居士則在禪師兩側席地而坐，為學員翻譯。學員依序前來頂禮、小參，在暖黃的燈光下，這幅畫面讓人備感溫馨。禪師微笑詢問：「是來小參的嗎？」筆者笑道：「今天整天出門，所以only seat，不能前來小參。」但待到學員小參完畢，筆者還是向禪師詢問了《阿含經》中的一段經義。禪師的回答精闢絕倫。至於詢問的內容，另日將憶述之，以饗讀者。

自年前知悉帕奧禪師願受請來台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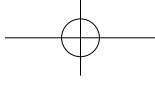
傳禪法，學眾就無限歡喜地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在性廣法師指揮調度之下，大家按步就班地展開籌備工作，這幾天更是緊鑼密鼓地佈置場地、備辦四事，學眾與志工進進出出，校園好不熱鬧。但在熱鬧之中，校園卻透出一股無比安寧與清涼、喜樂的氣息。斯是禪院，唯師德馨！在帕奧禪師身上，筆者深深感受到他那跨越聲聞與菩薩隔閡，無比自在的仁智風範。想到學院師生能在當代親炙兩位高僧大德——印公導師與帕奧禪師，深感吾人何其有福！何其榮幸！

謹以籌備本次帕奧禪修營的善法功德回向，祝願帕奧禪師法體安康，為法長久住世！祝願禪修營學員三學增上，止觀成就；祝願禪修營所有教師、學員與護法、志工福慧圓滿，證無上道！◎

九七、三、十一 于尊梅樓



大眾恭聆帕奧禪師入堂開示。（97.3.10）



第五屆帕奧禪修營專輯

本期專題

依「蘊相應教」 十二相向帕奧禪師請益記

■ 釋昭慧



昭慧法師向禪師請示法義（中：禪師助理陳思愷居士）。（97.3.11）

九 十七年三月十一日，筆者自台北返院，向正在接受學員小參的帕奧禪師頂禮銷假，並向禪師請示法義。禪師的回答言簡意賅，筆者法喜充滿。茲憶述當日問答內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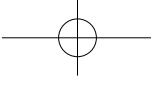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1. 《雜阿含經》蘊相應教中，佛陀教比丘正觀五蘊，時常提到：「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遠、若近、若麤、若細、若好、若醜。」以此十一個觀照角度，來觀照色等蘊之無常、無我，這是依四界分別觀起修，還是要到十六階智才能觀成？

答：依四界分別觀起修。但必須待到名色分別觀智，才能觀照到究竟的色法與名法。這時觀內身、外物（如袈裟、地板等）、外有情等，皆可觀其硬、粗、重、軟、滑、輕等特質。故先觀其內、外等，然後才能觀三世。

2. 可是名法也是這樣觀嗎？如麤、細、好、醜？

答：名法亦能於其中觀善心與不善心之麤、細；而善、不善心所感得之樂異熟與苦異熟，亦有麤、細、好、醜。這時可從過、現、未觀其因緣。詳情可見《清淨道論》「蘊品」。

3. 「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這三世如何作觀？



答：開始先觀內、外色，由內至外，擴大而為衆多色法。名法則是對外在名法作整體觀照。於單一有情之名法起觀，能得他心通。唯其能觀內、外之名色法，方能觀過去、未來。觀三世與觀外在五蘊，有相似的地方。

依現在五蘊（異熟）觀其過去是造何業所感得之名色，是為從果觀因；復觀過去五蘊亦參雜（樂、苦異熟）果與（善、不善業）因。此世為人，再觀前世許多善業之中，是何種善業在臨終成熟，導致此世的果報。觀未來可依此類推。

另一途徑是：對那些阿毗達磨不熟的人而言，他們未必能辨解這麼多名相，會覺得很複雜，因此可以就這十一項作全體綜觀。

4. 禪師昨晚的開示（指入堂首日的大堂開示），直指觀蘊法生滅無常而生厭、離欲的關鍵處，是「觀其滅滅不已」，讓我豁然開解。我過去有一困惑：何以觀到蘊法的生滅不已，即會生厭、離欲、滅盡、捨？因為科學家就著儀器，也已觀察到粒子生滅不已，卻不會就此而生厭等。

答：科學家所見之色法的生滅不已，依然只是概念，而非觀到究竟色法。而其依外色以作觀察，也因「事不關己」而不易有苦迫感。

要作實修的PHD。

當然，這才是最珍貴的PHD；世間PHD無法比擬。



帕奧禪修營通啓

本次禮請帕奧禪師蒞台宏法，全院師生殊感榮幸！

禪師年邁體弱，長年於國際間僕僕風塵以弘揚禪法，本次將在禪修營期間作五次大堂開示。

唯除大堂開示與小參輔助禪者之外，其餘時間，禪師擬安靜自修。為避免外緣干擾，禪師慈囑：婉拒訪客。故有意禮座者請把握時間，前來聆聽大堂開示。由於殿堂座位有限，意者請先致電主辦單位報名，以免遠來向隅。

諸多不便，懇請四方大德、善信諒察為荷！

第五屆「帕奧禪修營」期間，帕奧禪師五次大堂開示時間表如下：

第一次大堂開示：3月10日晚間7時至8時半

第二次大堂開示：3月29日晚間7時至8時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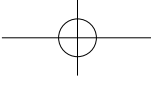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第三次大堂開示：4月12日晚間7時至8時半

第四次大堂開示：4月26日晚間7時至8時半

第五次大堂開示：5月3日晚間7時至8時半

佛教弘誓學院第五屆「帕奧禪修營」籌備處 謹啟

民國97年3月11日



第五屆帕奧禪修營專輯

本期專題

托鉢的一小步，女權的一大步

■ 釋昭慧

【編按】

本文摘自昭慧法師著：〈佛教與女性——解構佛門男性沙文主義〉，《律學今詮》，台北：法界出版社。本刊特摘此中有關「帕奧禪師行誼」部分，讀者依此可以體會帕奧禪師對女眾慈悲、平等之胸懷——禪師竟然接受昭慧法師之建言，改變了帕奧禪林的托鉢順序。至今在帕奧禪林修學的女眾，依然深深感念帕奧禪師對女眾的慈悲護念，以及昭慧法師為女眾爭取權益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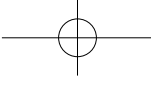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截至目前為止，緬甸大部分道場依舊是讓所有男眾走在所有女眾前面。因此帕奧禪林算是緬甸唯一讓尼眾走在男眾居士前面的道場。這雖只是女眾托鉢的一小步，卻已經是南傳佛教女權運動的一大步！帕奧禪師之於女眾，功莫能名！

八十七年六月下旬至七月初，筆者有一次短暫的緬甸之行（為報答帕奧禪師去年三至六月間來台指導僧眾禪法之恩，主辦單位弘誓文教基金會代表人的筆者，赴緬參加帕奧仰光禪修中心的落成典禮）。「提昇女性地位」雖非此行之目的，但筆者竟也歪打正著地幫帕奧道場的女性，掙得了一個小小的突破。

原來帕奧道場採取「僧伽食」制度，住眾每日上午在迴廊間托鉢受食。因迴廊狹窄，一向有由僧俗男眾托鉢完畢，再輪僧俗女眾托鉢的慣例。曾有國外參學之比丘尼向帕奧禪師提出異議，但禪師懇切告以「迴廊狹窄，男女雜還不便」，抗議聲遂作罷。

嗣因七月一日在仰光，慈悲而饒富平等心的Sayādaw接納筆者之意見，因此回帕奧之後，讓比丘尼與沙彌尼在優婆塞之前排隊托鉢；Sayādaw還親自督陣，要依慣例欲在比丘尼前行的男眾稍待，讓所有女眾（包括女居士）先行。此一改變，開帕奧禪修中心之先例，以Sayādaw在緬甸聲望之崇隆，則此一改變，對南傳佛教女眾之處境，亦屬意義深長，並給某位一路隨行而強調「男尊女卑」，且以「帕奧托鉢」為證的，惡形惡狀的台灣比丘一記悶棍！

該比丘原穿北傳服裝，嗣因向帕奧禪師習學禪法，禪法有否長進還不得而知，卻改穿起南傳袈裟。此一改裝，是否因為南傳佛教的比丘較諸北傳佛教，在女性面前顯得更有地位？不得而知，筆者



也不願隨意採用「動機論」。但是他在一群同行比丘尼面前，常常要擺老大，令筆者忍不住想起那「驕其妻妾」的齊人。他最欺人的莫過於：老是擺出「王朝馬漢在身邊」的架式，甚至刻意令隨行的兩位在家男眾，處處凌駕在比丘尼之前，連坐車都刻意搶女眾前面的座位坐。

其實，只要心中不存階級意識，一同出門，誰前誰後，也沒什麼好計較的。尤其筆者素有平等心，一向無「上中前法師」（坐位要上座，照相坐中間，走路在前面）之惡癖，哪會喜歡走到前頭？但比丘尼們很快就發現：這是該比丘存心打壓比丘尼眾的卑劣心思在作祟。當然，依筆者「抑強扶弱」的性格，是絕對不可能任其得逞的，所以在參加落成典禮的席間，以及瞻禮仰光佛塔的旅途中，筆者不但故意走在最前面，把那比丘甩在後頭，而且還在他要身段時，口頭上重重「修理」了他幾次。兩位男居士受了他的洗腦，看到比丘尼就充滿著敵視的眼光，連落成典禮都要走在我們前面，被筆者發現，直接了當地當場訶退。

這位比丘懷恨在心，但素懷於筆者「強悍」之名，在筆者面前，也只能「敢怒不敢言」，卻在筆者背後揚言：要待大家到帕奧後，讓隨行居士托鉢於比丘尼眾之前，以「讓昭慧知道比丘尼連一介男居士的地位都不如」！一位好心的男居士頗為不忍、不平，遂將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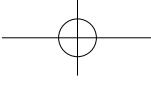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相告。

對一介佛門女性主義者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筆者遂在聞言的第二天（從仰光要出發到帕奧前的當天上午），在帕奧禪師跟前狠狠參他一本，不但將他的惡形惡狀提要相告，而且以髒腳英文痛陳其敗行劣跡「不像比丘，而像國王」。嚴持戒律的禪師聞言不禁莞爾，也不以筆者大大「說比丘過，違八敬法」為忤，並向筆者耐心解釋「迴廊狹窄」之原因。他還安慰筆者：

「你放心，我最小！我托鉢時，一向走在你們所有人的後面。」

「禪師您不同，大家都知道您是帕奧道場的領導人，您走在哪裡，無損於人們對您崇高地位的認知，但比丘尼不同，她們在此很弱勢，走在男眾後面，會讓可惡的男眾找到貶抑比丘尼地位的藉口。」筆者說道：「禪師，我們是重視戒律的。依律四眾順序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如今倘讓該比丘奸計得逞，以帕奧托鉢的現實困難，曲意用來證明bhikhunī is nothing，那我寧願stop eating（絕食），以維護戒律的尊嚴。」

禪師笑了！他很爽快地答應我：「回去立刻就改。」而且那是在他坐鎮監督下的大改變！那一次的帕奧之旅，筆者因為「打了一場勝仗」，不但沒有stop eating，大概因為有了「不讓無聊比丘得逞」的快慰，吃得比平常都多！



無住生心

禪七開示錄（十六）——出堂日晨誦

■ 開示：性廣法師／紀錄整理：李素卿／時間：九五、七、三十清晨／地點：學院禪堂



性廣法師九五年于大行寺主持禪七。（95.9.3 檔案照片）

主題一：無住無著，修真實禪

經典：《雜阿含經》第九二六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那梨聚落深谷精舍。

爾時，世尊告說陀迦旃延：「當修真實禪！……如是，說陀！比丘如是禪者，不依地修禪；不依水、火、風、空、識、無所有、非想非非想而修禪。不依此世、不依他世，非日、月，非見、聞、覺、識，非得、非求，非隨覺，非隨觀而修禪。……」

爾時，有尊者跋迦利住於佛後，執扇扇佛。時，跋迦利白佛言：「世尊！若比丘，云何入禪，而不依地、水、火、風，乃至覺、觀，而修禪定？……」

佛告跋迦利：「比丘於地想，能伏地想，於水、火、風想，無量空入處想、識入處想、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入處想，此世、他世，日、月，見、聞、覺、識，若得、若求，若覺、若觀，悉伏彼想。」

「跋迦利！比丘如是禪者，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覺、觀而修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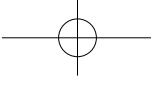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佛說此經時，說陀迦旃延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跋迦利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

佛說此經已，跋迦利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講解：

本經指出佛法不共世間的禪修法門，即超越一切，無住無著的「真實禪」。

佛陀在經中教導弟子們修持「真實禪」，也就是不依地、



燃燈引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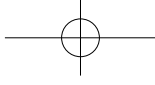
水、火、風，不依覺、觀等而修禪。這樣說，同學們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們這幾天在學習四界分別觀的時候，不就是依地、水、火、風而修禪嗎？而今天卻誦念這部經文，指出佛陀所稱許的修行，是不依地、水、火、風而修的「真實禪」呢？《阿含經》中教導我們觀身如身念住，其中不就有觀色身四大的修法嗎？為什麼會說不依彼等而修，才是正確、真實，能趨向於解脫的禪修呢？

主要的重點在於，能進昇到色界、無色界的禪修方法，雖然也能漸次捨離對於五欲、色法與心法的執取，但這都是屬於欣上厭下，捨此執彼的禪定之學；它只能暫時降伏感官，制止煩惱的生起，但卻不能徹底斷除無明我執的根本，所以佛陀稱許、教導的是不依、不住於地、水、火、風，受、想、行、識等，泯除一切能所對立，證見一切緣生無性的諸法實相的「真實禪」，這也才是佛法不共世間的修行特色！此中要特別注意的是，經典中說真實禪「不依」於一切相而修，這並不是說禪修要修到對於身、受、心、法不知不覺；禪修絕對是可以修到諸根敏利、通達一切的，只不過我們必須仔細地分辨與了解，所謂「真實禪」之境界的意義為何？

「真實禪」的修持重點是，了知色法、心法等一切有為法都是因緣合和，無有自性；所以佛陀在此經中提醒我們修「真實禪」，即修習覺觀一切法而不

住著於一切法實有自性的禪觀。從觀察一切法是心色相依相成，無有實性，到了知一切無有實性，唯是因緣、假名；既然能於一切法中不執所緣相，進而有能緣心之想也不可得。如此，就能夠破除從能識、所識的相應中產生的統覺幻我，也就破除了生死的根本——我見。如此的禪觀進路，是真正能夠遣除一切妄執的禪法，也才是佛陀所教授的「真實禪」。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再從定學與慧學的角度，也就是從佛法共世間學——定學，與不共世間學——慧學的角度來加以說明。現在大家的修學進度是「四界分別觀」，也就是學習攝身正念，專一其心，覺觀色身的四大十二相，等到定力進步了，也就能依次觀察到地、水、火、風的十二相。但這只是定力的增長，此時如果心念住著於四大，就會被其所「縛」。原來，就禪修的原理和路數而言，四禪、四空定和不依一切，遣相而修的真實禪是截然不同的。一般的禪定之學，都是心念依於一個所緣境而修；比如，安般念是念住於息——依息而修，四界分別觀是念住於四大——依色法的四大而修，這些都是禪修的對象，也就是心念依以專注的所緣境。而只要是心念有所緣，有對象，必定就有能緣、能識之心；在我（心）能緣、能識，（內、外）相為我所緣、我所識的禪修過程中，縱然是修到甚深微細的無色界定境，都存在著我（能識、能取）和我所取的相對的兩邊。依此，能取與所取的



機制既是如此地運作著，則縱然修到色、無色界的深定，禪修者從色法，無色法，乃至超越認知對象的自我統合感中，還是一直存在著牢不可破的我見；依此錯執有我能作觀，外相為我所觀的修行中，我執無明的妄見是永遠無法解脫與斷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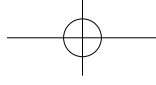
由此可見，如果沒有相應於緣起空慧的般若觀照，禪修者會愈修愈執著；禪修也許會讓我們諸根敏利，得深禪定，但是也會因此而錯認為：「我（心）能觀、我（心）在觀，（內、外）相為我所觀。」更容易產生：「能觀的我（心）是真實」的妄見；其實，只要對於自我假相有稍許的執取，都是無明的妄見。所以，為了提醒禪修者了知能知所知二邊是因緣生，無自性，佛陀在此經中開示了不依色、心而修，伏於一切的真實禪。後來的大乘佛教，則多使用「空」來表達此一意境；「空」不是甚麼都沒有的空無一物，也不是修到什麼都不知道的無知無覺，因為果真如此，那和草木瓦石等無情物，或悶絕、死亡的人又有甚麼差別呢？「空」是以六根敏利，諸事覺察的三昧力來做弘法利生之事，在此中又能心無住著於一切，處於「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甚深般若境界。

為此，我們昨天曾提醒大家：起念作觀，則所觀之四大相就「顯現」，被覺知，不作意觀察，相就隱沒、消失。須注意的是：此中並沒有一個真實、恆存的相在那裡，等待我們去挖掘、探勘。事實上，覺知相的存在與否，取決

於禪修者的心念，作意觀察，相就顯現；不作意觀察，相就隱沒，一切唯是能緣心與所緣相的和合、交感所致。所以，我們一再提醒同學，在初學禪修時，可以用自己對所緣境觀察的「滿意度」來去除疑蓋，建立自信心。

從現在禪修心法的實際應用而言，再次提醒大家，所謂無住、無相的境界，不是修到渾渾噩噩的，什麼都不知道，反而是要修到對於所緣境，乃至對於見聞覺知中的一切都能清楚明白。在禪修中要依於強大定力，清楚地覺觀色心諸法的一一相、所有作用與諸多因緣，再進而深觀諸法依緣而生，即生即滅，纔生乍滅。不作意起觀，相自不生，沒有，這個「沒有」，不是空無一物，而是因為不具足因緣而不生；作意起觀，相就顯現，此一顯現——「有」，亦非實有、真有，而是依緣而生，而有，不但色法是如此，心法亦是如此。依此，能如實正觀世間諸法之依緣而生——集，就不會生起斷滅見；能如實正觀世間諸法之依緣而滅，就不起常恆見；離有、無，斷、常之二邊，而得緣起之正觀，此方為佛法之中道正見。

因此，當同學能清楚觀察四大的——一相，就要再進一步地去思惟、觀察，以印證佛陀所說，不依於一切，無住無著的「真實禪」。如此一來，才不會被禪定的禪相所縛，也不會被我、我所，能知、所知所產生的「我見」妄執所縛，此乃佛法禪修的真義。



燃燈引路

主題二：菩薩淨行，緣念有情

經典：《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

爾時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言：「佛子！云何菩薩不染身口意業，不害身口意業，不癡身口意業，不退轉身口意業，不動身口意業，應讚歎身口意業，清淨身口意業，離煩惱身口意業，隨智慧身口意業？……」

云何菩薩為眾生舍，為救，為歸，為趣，為炬，為明，為燈，為導，為無上導？

云何菩薩於一切眾生，為第一，為大，為勝，為上，為無上，為無等，為無等等？」

爾時文殊師利答智首菩薩曰：「善哉，善哉！佛子！多所饒益，多所安隱，哀愍世間，惠利一切，安樂天人，問如是義。……」

佛子！何等身口意業能得一切勝妙功德？

菩薩在家，當願眾生：捨離家難，入空法中。……

受出家法，當願眾生：如佛出家，開導一切。……

自歸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意。

自歸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

正身端坐，當願眾生：坐佛道樹，心無所倚。

三昧正受，當願眾生：向三昧門，得究竟定。

觀察諸法，當願眾生：見法真實，無所罣礙。……

始舉足時，當願眾生：越度生死，善法滿足。……

發趾向道，當願眾生：趣佛菩提，

究竟解脫。

若已在道，當願眾生：成就佛道，無餘所行。……

若見大樹，當願眾生：離我諍心，無有忿恨。……

若見滿鉢，當願眾生：具足成滿，一切善法。

若得食時，當願眾生：為法供養，志在佛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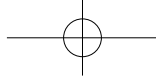
退坐出堂，當願眾生：深入佛智，永出三界。……

佛子！是為菩薩身口意業能得一切勝妙功德，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人及非人，聲聞、緣覺所不能動。

講解：

第二部經為大家誦念的經文，是《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六卷的〈淨行品〉。

《華嚴經》是大乘佛教重要的經典之一，在闡明佛菩薩莊嚴行果的大方針之下，結集者依「隨類收經」的原則，將相類內容的經文編集起來，成就了這部偉大的鉅著。經中主要藉著普賢、文殊等諸大菩薩，顯示佛陀的因行與果德如雜華般莊嚴，其妙用無盡無礙，其功德廣大圓滿。《華嚴經》著重於闡揚佛菩薩度生利他的種種不可思議解脫境界，一般人對此是仰望讚嘆而不容易修學的；但是在〈淨行品〉中，所說的修學法門多為初學菩薩行者說，顯示出佛果境界雖然高遠深妙，但它是從基本的身口意業的淨化做起，著重於在尋常日用中的發願與隨時隨地愍念眾生的慈悲心行，也由此顯示了佛法在人間的（而



不是天神或鬼魅的）修行與弘化。

經中提醒，菩薩行者無論是在家、出家，都可以修菩薩行，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觸境逢緣，事事物物，都要爲了普利衆生而發願。〈淨行品〉中「發願」的性質於內容，著重於在平常的生活經驗與人事因緣中，隨時觸類立願——「當願衆生」：願衆生離苦難、離煩惱、離罪惡，修善以向光明的佛道；展現了令人感動與景仰的菩薩「悲願行」的精神。

在大乘經典中，《般若經》是菩薩的「智證行」，隨事都能無住無著，不離於無所得的深智；前一部經文中所說的，修持無所依處的「真實禪」，是大乘上溯阿含經教，佛陀正法的般若空慧。今天爲大家誦念的兩部經文，以智慧增上與悲願增上爲主題，展現了大乘佛法的兩大心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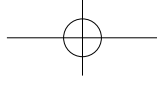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經文中，智首菩薩向文殊師利菩薩請問：發菩提心的菩薩行人，如何清淨身口意三業，以成就一切勝妙功德？因爲時間與實修的情境，經文不能通篇朗讀，只擷取與當前禪修情境相關的內容。

〈淨行品〉教導的對象是初學菩薩，學佛無論是聲聞道還是菩薩行，切記從平凡平實處著手，以自己當前的能力與所能達成的目標開始做起，切莫妄想高妙，妄議聖境。高遠深廣的佛果境界是有的，但它畢竟不是此時的我們所能思議的，既然無能思議，就不要信口開合，妄想空談；在經文中，文殊師利菩薩告訴智首菩薩，在成就一切勝妙功

德之前，初心菩薩必須先從清淨身口意三業和遠離貪瞋癡開始修行。

有關於遠離貪瞋癡的方法，我們在修學以聲聞爲主的共三乘基礎禪法時，曾談到四念住，即念住於身、受、心、法，正念正知而不與煩惱相應等等。然而，大乘的清淨三業之行又是什麼呢？要怎麼做才不會與貪瞋癡相應呢？它和聲聞乘的差別在哪裡？對此，各位同學可以從〈淨行品〉的內容中發現二者的差異。

事實上，如果能夠了知這幾天所修持的方法，便可以發現，原來聲聞和菩薩不僅僅是禪修的所緣，也就是心念專注的對象不一樣，其用以清淨三業的因緣也大不相同。聲聞禪法多緣念自身，以自身的身受心法爲觀照覺察的對象，勤修三學以斷惡去染，生善離執；因爲自身是一切造業煩惱的根源，所以要從自身的淨化開始做起。以利益衆生爲主的菩薩道，當然也注重自身的淨化，而聲聞禪法是三乘共學的基礎，大乘行人也應修學，但是大乘的根源與精髓在於不忍衆生苦，祝願得安樂的慈悲心，所以修學首重菩提心的生發，大悲心的長養。依此，初心菩薩的修行就會著重在觸處縫緣都能愍念衆生，不忘有情，而以此爲清淨身口意三業的修行；徵諸於經典，截然可判。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菩薩是緣衆生苦而發菩提心，聲聞是緣自身苦而發出離心；二者的目標既然不一，修行的所緣自然不同。在《華嚴經·淨行品》中，就是教導初心菩薩無論身在何處，面對何境，心念總是轉向



燃燈引路

衆生，真心誠意地祝願有情，這部經展現了菩薩行人無時無刻的護生精神。

你們這幾天在禪堂裡用功，有沒有時時刻刻想到衆生啊？沒有！可是這不是你們的意思，是我們引導大家如此做的。禪修期間，有些同學覺得很得修行的受用，因此會在小參的時候告訴我，希望能夠把這麼好的法帶回去和親朋好友分享，也願他們能解脫煩惱，得到清淨。這時，我總會回答他們：「好，好，好！但是你自己先清淨再說！」所以在這幾天中，都著重在教導大家修學定慧，清淨自身，因為自己不清淨，是無法帶給別人清淨的！

依照禪修的進度，首先要大家念住於息，正念正知四威儀，覺觀身受，省察色身四大相，這種種的禪修所緣與進度，都以緣念自身為主，其他一概不管。為什麼要大家如此做呢？因為如果我們的心念不夠清淨，充滿染污，想要祝願有情，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會親近可愛的衆生，貪戀舒適的情境；排斥瞋厭的衆生，遠離不適的事物；觸境逢緣，都是染污意，生死心！所以，在利樂衆生之前，要先從淨化自己開始，縱然一時不能徹底淨化，至少也要少分清淨。經過了這幾天的用功，大家已經培養了稍許的定力，而且禪修已近尾聲，大家出堂後要面對的是平常的生活，衆多的有情，所以要教大家修學以增長慈悲心為主的菩薩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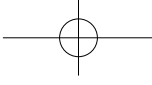
在此以〈淨行品〉來與大家共勉，菩薩的真精神是利樂衆生為自己修行的

最終目標，菩薩在語、默、動、靜、行、住、坐、臥之間，無時不在發願，無時不在祝福。比如說，當菩薩行人領略到三昧正受時，也會希望所有的衆生都能像自己一樣，向三昧門，得究竟定；當自己能夠觀察諸法時，也迴念有情，當願衆生：見法真實，無所罣礙；當抬腳行走時，取此行進向前的意境，迴念衆生，祝願彼等：越度生死，善法滿足。此外，在見大樹、見好花、見滿鉢，乃至吃飯、穿衣、盥洗、出堂……等等，無論何時，置身何處，心中皆能不忘衆生的福樂，甚至像一位母親在護念她的獨生子一樣的殷切。此中的「衆生」是等念怨親的衆生，無論親疏好惡，皆平等祝願，而不單只是自己心生愛染的衆生。事實上，如果不清淨，見到親愛之人，就會心生染著，見到厭惡之人，就會心生排斥。

要如何判斷自己到底夠不夠清淨呢？當然是要有禪觀能力，以省察自己的心念是染污是清淨，但是以同學目前的程度，可以用現在所教大家的慈心禪做測試的指標，當修慈心禪時，對所修之對象生起貪染、瞋惱或是無趣的心念，而修持失敗時，就代表此時的心不夠清淨，必須慢慢培養以與善淨之慈心相應。菩薩的大慈悲心是從甚深般若空慧所起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心，希望我們都能朝向此一崇高聖潔的目標邁進！

主題三：不以一惡衆生，捨一切衆生

經典：《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二三



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我應如日普照一切，不求恩報。眾生有惡，悉能容受，終不以此而捨誓願；不以一眾生惡故，捨一切眾生。但勤修習善根迴向：普令眾生，皆得安樂。

■講解：

第三部經文也是出自《華嚴經》，主要闡述菩薩能以不求回報之心，無私普覆一切，對於背恩眾生亦能無所嫌恨，不退菩提。

菩薩行者應該像太陽光照萬物一樣，不計較回報而普施一切。能容受眾生的過失與惡業，能不計較他人的冒犯，不因此而退悔利他的悲願；能寬恕少數背恩眾生的惡行，不因此捨棄對一切眾生的救護。能精勤修學，生發菩提善根，並以此殊勝功德迴向：普願所有眾生，都能得大安樂。

一個人能有利樂他人的心行，是值得讚歎的，但是行善並不一定能得對方的好回應，在本生談中，曾記載多起釋迦佛陀修菩薩行時，被救之人對他恩將仇報的故事；菩薩仍然應當心懷慈愍，無怨無悔地繼續救護眾生，而無有一絲一毫瞋惱復仇之想。

慈悲心最容易對親愛者散發，較難是對少分瞋惱者，而對有深刻怨仇者，仍能寬恕原諒，平等普施以慈悲的光明，那就要更高的涵養與修練了，這也是菩薩道的難行與難得之處。今天誦念的這段經文，是我個人很喜歡，常誦念的經文。除了仰讚菩薩光明寬廣的偉大心

行，也希望大家一起來學習、效法之。

■結語：

今天為大家誦念了三部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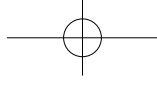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第一是佛法不共世間的禪修特色，即：「真實禪」之意義。今後修安般念、受念處、四界分別觀，乃至其它所緣的時候，應一以佛法「真實禪」之正法義為依歸，不被禪相、定樂所縛，而能超越所有我執臆想，體證緣生無性的深義。第二，為了培養菩提心，亦應對眾生常懷報恩想，利樂心，尤其是處於人群中時，意念就要全心投入情境中，護念眾生，並學習時時以慈心祝願有情：吉祥安樂。第三，行善不求恩報，也不要讓少數負恩眾生之惡，擾亂了大部份時間的心緒，以致捨棄了莊嚴的菩提願行。

以上從緣起法的深智——真實禪，生發平等捨的慈悲——菩薩心髓，這是貫攝「阿含」的佛陀根本教法到初期大乘悲智二輪的佛法修行宗要。

今天是出堂日，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相信大家這些天的努力都沒有白費，希望在未來的修行道上，能隨時憶念佛陀的恩德與教法，努力學習純一滿淨的正法，更願與所有眾生分享正法的喜悅，圓成莊嚴的佛道。

最後，祝願大家：福慧增長，六時吉祥！





輝映法界

冥契經驗的宗教對話 古倫神父蒞院記

■ 釋傳法

97年2月3日下午，來自德國聖本篤修會的古倫（Anselm Grün）神父，在台北東門基督長老教會主任牧師盧俊義、許淑英伉儷、令媛盧悅文小姐、德國四塔出版社版權主任威博斯女士、台灣南與北文化出版社主編吳信如小姐（德文翻譯）、范瑞薇與教友牧力先生的陪同下，到訪本院與昭慧、性廣法師進行跨宗教對話。

古倫神父是德國最有影響力的宗教與心靈導師，具有神學、哲學與企管博士學位，在聖本篤修道院擔任經營主管30年之久（德國聖本篤修道院已有1200年歷史，共有33個事業體，300多位員工與修士），其著作高達300本，被翻譯為30多國語言。由於他對



社會心靈與教育輔導所做的貢獻，而於2007年獲德國巴伐利亞邦政府頒發「十字功績勳章」。古倫神父已有多本著作譯成中文，此行乃應南與北文化出版社之邀請，來台佈道。

是日下午3點，古倫神父身著一襲黑色道袍，帶著親切慈藹的微笑蒞臨本院，在參觀法印樓大殿、導師紀念室、圖書室之後，於嵐園觀賞本院之英文簡介影片，然後與昭慧、性廣法師進行「冥契經驗的宗教對話」。

古倫神父首先表示，在德國，一般以為佛教只是內在修練的宗教，他很高興看到佛教也在做社會參與的工作。他個人在德國曾學習日本禪宗七年。德國聖本篤修院有一位修士，同時也是禪師，建立了一處默想中心，有越來越朝向佛教的傾向。古倫神父觀察發現，許多靈修者禪修的目的，是在追求其個人與別人的不同，而非為自己的有限性感到謙卑。神父主張，工作與靈修應該要平衡，要透過工作，才能看到這個人的靈修境界，是不是真的。

昭慧法師回應道，從原始佛教經典來看，佛陀與社會的互動是很密切的，佛陀規定每日乞食的托鉢制度，這使得比丘們必然要與社會互動，從而瞭解民間疾苦。佛陀本人也本諸「護生」理想，而對當時的政治人物有所建言，對階級嚴明的社會現象有所批判。由於眾生對他人漠不關心的病根在於我執，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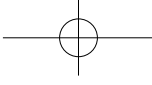


德國知名的本篤會古倫神父（左），在盧俊義牧師（右二）陪同下，蒞院參訪，並於嵐園就著基、佛二教修持內容，而與昭慧、性廣法師對談。（97.2.3）

此佛陀教比丘們體會身心的無常、無我。這不能單靠理智瞭解，還必須依內在的觀照，方能破除我執。

但許多修行人就只在內觀下功夫，甚至認為社會參與是一種干擾，會導致心性的「庸俗」。但是這樣的看法，也只是讓他們的我執更加強化，離聖道更遠。長年修行無著，就更是抱緊內修功課不放，其他一概視同閒岔。他們未必是為「個人與別人的不同」，但如此確實會形成了一種「只顧自己」的心理習慣，就更不習慣去關懷眾生了。

另外，古倫神父也提出東西方宗教對「無我」的詮釋，以及冥契經驗的不同。他認為，佛教「無我」的狀態，在基督教本篤會來說，就是獻身給人群、上帝；如果沒有獻身給人群，就不可能獻身給上帝。他曾禪修七年，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經驗。初世紀天主教有一種聲音與呼吸配合的靈修方式，吸氣時念「耶穌基督」，呼氣時唸「求祢垂憐我」。在達到最寂靜處時，將充滿了上



輝映法界



神采奕奕的古倫神父。(97.2.3)

帝的愛在裡面，這種體驗似乎與佛教的最寂靜處——空，有所近似。歐美不少禪修者，在達到完全淨空的境界之後，卻變得冷漠。

性廣法師回應道，禪修在佛教中有許多系統，觀想圖像、默唸聲音的修法是很基礎的，而且也並非是最好的方法。因為依神或佛的圖像與聲音而獲得宗教體驗，會有彼此信仰對象的不同，因此容易產生對立。例如：你唸「阿」，我唸「喔」，兩人都可以達到專注一心之後的體驗，但兩人各自會堅持自己所唸的「阿」或「喔」才是正確的，對方的是不正確的。

而聲音與影像也還不能入於禪定。慢慢進入思維停止的狀態，確實會有充滿快樂喜悅的感覺，至於如何詮釋它（例如：上帝的愛），則跟個人的文化系統有關。在這之上再進一步，所有苦樂情緒感受都將泯滅，但不是冷漠麻木，而是持心平等之「捨」。隨著定境粗細的不同，佛教禪修的寂靜程度，分

為八個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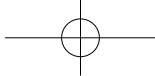
性廣法師又補充道：但這還只是禪定，接下來還要開發智慧，才能達到「無我」的狀態。見到「無我」不是抽象的概念，有了心專注安靜的禪定力，就可層層觀察身心質素的生滅無已，這時會真切體驗到：沒有一個不變而獨立的「我」存在。

古倫神父聽到這裡，也補充說明：有些靈修者觀想上帝的圖像，這種修法他認為是不對的，應該要超越對上帝、對耶穌的具體想像，而達於只能體驗卻非圖像的微妙境界。

在一旁聆聽的我們，對神父寬宏的胸襟與真誠的分享，深為感動。特別是他提到「靈修的效果，要在人際關係中加以驗證」，這與人間佛教的理念，恰是不謀而合。這場神父與法師之間的宗教對話相當精采，可惜古倫神父必須趕赴機場返德，因此對話只好畫下句點。一行人在用過晚餐之後，告辭離去。

事後盧牧師轉達，在赴機場的途中，古倫神父表示，這次弘誓之行，他感到非常歡喜，因為，他在德國從未見到女法師，這是他首次見到「女法師」，也是首次與「女法師」對談。尤令他驚訝的是，台灣的「女法師」居然如此優秀、很有學問，這給他的「刺激」很大，令他大開眼界。他很高興地說，如果兩年後還有機會來台灣，一定要再來弘誓學院拜訪。





宗教對談， 輝映法界

■ 盧俊義牧師、昭慧法師

一、盧俊義牧師函

敬愛的昭慧法師平安：

恭喜新年好，法事一切順利！

真感謝您和性廣法師，以及其他同工們的善待，那天帶古倫神父去打攪了您們的清靜。也獲得您和其他師生們熱烈且溫馨的接待，真是感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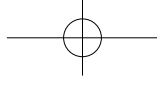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這次古倫神父能去拜訪您們，是一大成功。因為載送他和助理前往機場的路上，他跟我們說，這是他第一次有機會與女性法師對話，他過去在德國所遇到、見到、聽到的都是來自日本的佛教法師，都是男性。而最令他大開眼界，乃是他驚訝您和性廣法師的智慧和博學，尤其是他非常高興您向他解釋許多有關佛學方面的認識，他說這對他有很大的幫助。他也一再稱讚您的智慧。他最感欽佩的，是知道您們在關心社會的議題上，不是停留在慈善工作，而是有實際的社會運動力，這點是他最感欽佩的地方。

真謝謝您和學院的接待，讓我們可以順利完成舉辦一次這樣的特別講座。古倫神父這次來，在台神神學院、台灣神學院（就在我這裡舉辦），以及耕莘文教院等地演講，都是場場爆滿，而最有趣的是，天主教會非常訝異我們怎麼會認識他？又連續出版他的好幾本書。

下雨的天，我們今天上午有新春感恩禮拜，之後，就在宿舍專心寫明年三月16日起一個禮拜的受難週之經文默想和代禱。

敬祝 佛光普照

盧俊義敬上（2008.2.7）



輝映法界

二、昭慧法師回函

敬愛的盧牧師平安：

應該感謝的是我們，因於您的安排，學團師生都能一睹古倫神父的風采，並得以理解天主教靈修的部分內容。而牧師娘與悅文能與您共同蒞臨學院，也讓我們無限歡喜！雖然當日談話的主角是古倫神父，您很謙和地將談話時間都讓給我們，但是學生對您還是留下很深刻與美好的印象，這可能是自然的人格感召力吧！

只可惜當日談話的時間匆促，否則我們應可向他請示許多有關天主教靈修的內涵，以及修會生活的種種。

昨天天主教洪山川總主教蒞院與我們共進午齋，我們談得很開心。我向他提到您，說您與他的性格有很相似的地方，兩位都是正直、仁慈、無私而心胸寬大的人。在兩位身上，我印證到：高尚的人品與美好的心地，以及無止盡的愛德，自自然然在跨越著宗教的藩籬，以及人、我的隔隘。在彼此情意真摯的互動過程中，連「求同存異」這樣的念頭，都顯得多餘了！

能結識您，這是我的榮幸。新的一年，謹祝

主恩盈滿，教運昌隆！



昭慧 合十（2008.2.8）

法界出版社 教學MP3發行消息



令正法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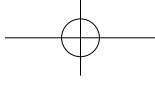
——九五年比丘尼戒講座

內容提要

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二日，昭慧法師應會本法師之邀，連續十日為高雄慈雲寺新戒比丘尼講述「比丘尼戒經」。這是昭慧法師第五度於戒壇講授比丘尼戒。法師本次依佛教倫理學「緣起中道論」與「護生觀」的理論框架，把握「令正法久住」的學戒要領，導出邏輯嚴密而又活潑生動的學律方法論，以此系統理論詮釋戒法，甚有「以簡馭繁」之功效。戒子聞法之後，法喜充滿，紛紛要求廣為流通，法界出版社乃依所請製作發行，以饗讀者。

教材介紹

- 主 講：昭慧法師
- 時 間：二〇〇六年秋季 講於高雄楠梓慈雲寺三壇大戒會期
- 堂 數：一堂六十五分鐘，共計21堂。
- 規 格：CD—21片，一盒裝。
MP3—2片，一盒裝。
- 附 贈：昭慧法師編纂：《四分比丘尼戒經彙編》一冊
- 訂 價：CD-2600元 MP3-1200元
- 出版日期：二〇〇八年四月
- 出 版：法界出版社
- ◆電 話：02-87896108
- ◆郵撥帳號：15391324 法界出版社



他就好像是我們的至親兄弟——洪山川總主教蒞院記

他就好像是我們的至親兄弟

洪山川總主教蒞院記

■ 釋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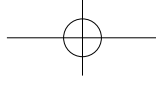
法相莊嚴的洪山川總主教（照片來源：總主教於民國95年間擔任嘉義教區主教時贈送昭慧法師）。」

97年2月6日（農曆除夕）近午，甫於去年11月獲教宗任命接任台灣教區總主教的洪山川神父，帶著謙和溫暖的笑容，在寒風細雨中蒞訪本院。

六十四歲的洪總主教，於民國81年就職輔仁大學副教授兼訓導長之時，因於當時昭慧法師推動「反挫魚運動」，邀請法師到校演講佛教的護生理念，同年他轉任嘉義輔仁中學校長。但以此邀請演講之法緣，他與昭慧法師維持著長達16年的友誼，爾後長期贈送法師輔大的天主教刊物《益世評論》，並於95年2月28日升任嘉義教區主教時，特來電邀請法師前往觀禮。

洪總主教於95年初擔任嘉義教區主教。不到兩年，他就受命升任總主教。這絕非偶然，應是緣於他擔任嘉義教區主教期間，活動積極、建樹良多，例如：積極推動教會合一及宗教對話，舉辦社區大型活動，擔任廣施急難救助、培養第三世界神職人員、救助世界貧童、世界傳教士聯合會等四個國際基金會在台灣的主任。因此在不到兩年之中，就升任為台灣教區總主教。

洪總主教個性親切，平易近人，此行蒞訪本院，為了不想打擾大眾，還先開車到中央大學等候，等到接近中午11點，



輝映法界

才從中大轉進本院。昭慧、性廣法師先帶洪總主教至大殿參禮，接著參觀印順導師紀念室，洪總主教看到導師的墨跡，讚嘆其字字句句道理至深。接著到嵐園品茗對談，洪總主教談笑風生，提及他在天主教聖言會出家修道的經歷，在修道院中生活的趣事，天主教各地區主教團與修會之間體制的差別及互動的模式，以及隱修院的生活方式，並且分享許多教內的奇聞趣事。師生都專注聆聽，欲罷不能。

昭慧法師特別讚歎總主教：「您真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人！本期《見證雜誌》刊出您接受一場座談會的邀約，其中一位傳協主席提到：辦聖誕晚會與遊行時，可接受縣議員與市民代表配合款的贊助，教堂落成使用執照可找民意代表解決，聖誕節配合款可購其他設備等，您立即回應道：『我們盡量不要使用特權，以更快的速度達到所要的目的，否則會有失公平。當然借力使力不錯，但不適用在這方面。該受罰的還是要受罰，因為我們是國家的公民，一視同仁比較好。』我看了非常感動！任何時刻，您的心念都是如此純淨的！在您的心裡，道德的價值優位是非常清晰的。」¹洪總主教還是不改幽默本色地說：「啊！妳有看這期《見證雜誌》，好在我沒有說妳們的壞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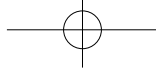
中午，正好是常住的除夕圍爐，往年依例都吃火鍋，今年因為洪總主教的到來，監院心謙法師不但熬湯供齋，而且特

地請元香素食的陳春美居士幫忙烹調三桌豐富的佳餚，常住師父們乃與洪總主教一同圍坐用齋。

席間，洪總主教提及他擔任輔仁中學校長時，一項「顧人怨」的偉大事蹟。原來，一般學校都搶著要優秀老師，只有他的想法不一樣，他總認為，應該要鼓勵優秀的老師到其他學校，「把輔仁優良的學風帶出去，影響其他學校、影響社會。如果只有自己學校好，其他不好，根本不值得高興。」他比喻：「如果外面都是沙漠，總有一天沙子會吹進到自己學校裡。只有大家一起好，才是真正的好。」洪總主教的無私與宏觀，令人聽了相當感動。

洪總主教又分享了一個小故事，有一位學生在賽跑時跑第一，這時跑第二的學生跌倒了，這位跑第一的學生，回頭把跌倒的同學扶起來，兩個人一起跑向終點。這位學生換來的竟然是老師同學的責罵，因為他原本可以「破紀錄」。洪總主教說：他聽到這件事，卻有不同的觀感：「一般人所謂的成功，都是在講競爭，要勝過多少人，怎麼不說要幫助多少人呢？這位同學才剛入學不久，不是學校教育成功，應該是他的家庭教育使然。因此我當時寫文章，公開讚揚這位學生的品行與家教的成功。」

洪總主教謙稱他不會講什麼大道理，只有工作生活中的小故事可以分



享，可是從他幽默的話語中，令人感受到他的真誠與實在，還有無私、無我的智慧與悲心，真是一位值得敬重與學習的大宗教家。

由於在禪堂與師生合照時，一部分師父在齋堂忙碌，沒有與總主教合照的機會，因此在用完餐後，大家很歡喜地又與洪總主教合照一回。昭法師拿出一張新年賀卡，大家一一在上面簽名，然後贈予洪總主教。

臨行總主教送大家一盒巧克力，大家也向他索取他的法照，人手一份。昭法師則敬贈總主教中國紫砂壺一套、鐵觀音茶葉一盒，大家依依不捨地目送總主教駕車離院。

在學團師生的心目中，感覺不到總主教是一位這麼大的「大人物」（台灣天主教最高領導），因為他就好像是我們的至親兄弟！學團師生不禁默默祈願：在洪總主教謙沖、正直、仁慈、睿智的領導之下，台灣的天主教教運昌隆，聖召興旺！

——轉載於《教友生活周刊》第2747期，2008年3月發行

註釋

- 1 詳見〈活力、火力、獲力——見證座談會〉
《見證雜誌》2008年1月號，頁3

編輯小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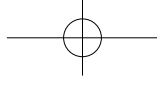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本（92）期本刊發行時，為期兩個月的第五屆帕奧禪修營正在本院舉行，為紀念此一殊勝法緣，主編特製作「第五屆帕奧禪修營專輯」，用資介紹帕奧禪師之懿德景行，並轉載兩篇禪師法語，以饗讀者。

本期大幅增加了頁數，不但是因為本期專題的內容豐富，而且也因為近兩個月以來，天主教洪山川總主教、古倫神父、盧俊義牧師等大駕光臨，在本院展開了親切的「宗教對話」，這些側記的簡略內容，雖然不足以反映當日對話的全貌，但已饒富歷史價值，也極具新聞性，不宜拖延至四個月後，再與讀者晤面。

總統大選過後，敗選一方的選民難免心情低落，然而海峽彼岸的朋友看待此一大選的角度，往往反倒更為超然——超乎藍、綠恩怨，超乎一時的黨派勝負，他們看到的是「民主」的價值。這樣的心聲，足以鼓舞所有台灣民衆。因為，無論你是藍、是綠，三月二十二日的大選得以順利落幕，就意味著：我們已經共同打勝了民主的美好一仗。請閱讀來自四川的毛毛鴻文：〈臺上是真正的偶像，台下是真正的粉絲〉。

近期在網路上，廣為流傳一段圖像投影片。它將中國大陸的少林寺武僧與大悲寺苦行僧，作了一連串鮮明對比的圖像與說明。江燦騰教授以一篇〈答客問：少林俗與大悲偏，何者為何佛門正宗？〉，一針見血地點出了：這種對比已預設了A與-A二選一的前提，但這種前提的本身，已經大有盲點！

儘管頁數增加，但是本期依然稿擠，因此宣方教授的〈當代南傳佛教國家佛門女性解放運動之考察——以恢復比丘尼傳承運動為中心〉，還是不得不挪到下期續刊，敬請原諒！



輝映法界

沙門與婆羅門

■ 演講：昭慧法師／整理：傳法（依演講之部分內容摘記）



昭慧法師於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謝希德演講廳演講時，述及「沙門與婆羅門」義。（95.4.11）（95.4.11 檔案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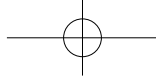
■ 日期：2006年4月11日

■ 地點：上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謝希德演講廳

■ 講題：緣起、護生、中道——佛教倫理學的系統理論

身 爲一位佛學研究工作者，在宗教系所中與各宗教學者互動，也在宗教場域與各宗教教牧人員進行宗教對話，個人感覺是獲益甚多。因爲長久浸淫在佛學研究領域，已習慣用佛學語言、專有名詞，建構一個自我滿足的概念世界，不知不覺中，忽略了许多原本自認爲理所當然的訊息。這就如同空氣，平常我們不會去想空氣存在不存在的問題，但當我們進入一個密閉空間，感到呼吸越來越困難的時候，才恍然覺悟空氣存在的重要性。所以，宗教對話帶給我最大的收穫就是，雖然我專注在佛學研究中，也有某些問題意識，可是一旦跨越佛學領域與其他宗教及學門對話，很多我原本認爲理所當然的佛教訊息，因爲有了「對照組」，忽然發現這些資訊的豐富與可貴。我因此也偶爾抽離習慣性的佛學語言，用一般性的語言來表達佛法。

昨天與李正有居士、馬洵侃居士在精舍談到儀軌問題時，帶到了一個觀念，在此與大家分享。馬居士問到，南傳與藏傳佛教正在中國蓬勃發展，漢傳佛教何去何從呢？我從世界佛教的宏觀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首先、漢傳佛教的儀軌，文化特性太高，包括我們的服飾、建築、禮儀，因爲中國文化的氣息太濃厚，讓異文化的西方人不容易接受。



而南傳佛教，其他的不說，它的禪觀是跨越文化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身體、呼吸，他就可以學習禪觀，這具有跨越文化的特質；而且他們的國家過去大都是殖民地，因此他們的英語能力很好；這兩個原因，使得他們在歐美弘法比較沒有障礙。

而藏傳佛教，自從西藏被中國統治，達賴帶領一批喇嘛出走，必須在西方世界立足，於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勇猛地學習英語以求生存，因此語言溝通不是問題。再加上喇嘛們分享著達賴喇嘛的光環，而藏密的禪觀次第也非常清楚、方法明確，所以雖然藏傳佛教的文化特性也很高，卻能在西方社會廣為發展。

反觀漢傳佛教，西方人大都只熟悉鈴木大拙的日本禪宗，中國僧侶英文程度普遍不高，加上文化特性太高，其儀軌讓西方人有所隔閡。而且，漢傳佛教的僧侶到西方，因為有許多華人可以供養他們，他們在華人圈子裡的弘法與經懺就已忙不完了，比較沒有生存競爭的壓力，因此不必積極拓展宣教的空間，也就更沒有訓練出良好的英語能力。

因此，漢傳佛教要在世界佛教中立足，它的利基是什麼呢？就是「人間佛教」——社會關懷或社會參與。像慈濟，不論到國內外哪個地區，做的就是濟貧、救苦、賑災，那是跨越文化界線的，因為那是契應人性普遍的需要。所以，大乘佛教、人間佛教才是漢傳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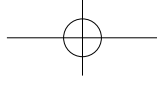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的特色，我們不要搞錯方向，老是談隱遁獨善，老是在經懺儀式中打轉。

談到儀軌，台灣也有團體，完全跳脫傳統梵唄，發展現代的佛教儀軌與音樂，因此馬洵侃居士也問到：佛教儀軌是否需要改革？由誰來改革？如何改革？我當時回答：重點不在儀軌一定要改革，因為，在尊重多元的佛教場域裡，為了攝受老中青世代不同的人，儀軌或音樂朝多元化發展，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而且，儀軌有其存在的需要性，它可以讓人在生命每個關鍵的情境中，依於儀軌而得到祝福與安慰，不知不覺間讓宗教根植在庶民生活當中。我常說：為何在印度，伊斯蘭教摧毀了佛教，卻無法消滅印度教？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摧毀佛教的寺宇、佛像、經書、僧侶，佛教就完了，相對的，每個印度人從生到死的所有儀軌，都有婆羅門教貫穿其間，印度人在無以計數的儀軌中，反覆操練著婆羅門教的思想，婆羅門教與印度人民血肉相連，這是它不易被消滅的原因。

所以，佛法要常住世間，不能只靠禪觀修持或精英分子的學術研究，廣大的庶民未必都到達了這個層次。可是若要让庶民在佛教中種得善根，那麼，簡單、莊嚴、清淨的儀軌是需要的。至於儀軌由誰來做、什麼形式，並不重要，各取所需就好。

接著談談我在宗教學研究中的一項體會。綜觀所有文化及宗教，必是依於人生



輝映法界

命中深層的心靈需要，以及社會性的需要，於是產生了兩種人——沙門與婆羅門。沙門，是修行人；婆羅門，是儀軌的主持者，在西方叫做祭司，天主教中按立為神父。天主教的方式非常好，它在所有沙門——教士中，精選一部分的人，經過重重訓練與層層考驗，才讓他們晉鐸成為神父——天主教中的婆羅門。由神父主持彌撒（儀軌）。進入到頂尖層次的神父，所主持的彌撒，非常神聖莊嚴，如此避免了儀式浮濫、淺俗的弊端，保持著高水準的宗教格調。但是即使如此，在中世紀仍然出現因為教權高漲而教士腐化的現象，因為主持儀式，最容易與庶民互動，從而獲得經濟利益或種種地位權柄，這就讓沙門在婆羅門這個位置上，慢慢地沉淪下去。因此，才有馬丁路德起來呼籲宗教改革，主張「萬民皆祭司」，讓儀軌成為每個人都可以進行的事情，不勞祭司專職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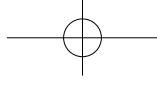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而佛教在這方面的適應，也是左支右絀的。由於中國傳統素有「厚葬久喪」的文化，受到這種喪葬文化的影響，儀式變得非常繁冗，許多沙門（修行僧）成了專職的經懺僧（婆羅門）。這些沙門花太多時間去做婆羅門的事情，在主持儀軌中獲得了許多利益，可是他們並不是經過層層重重的考核，所以反而在佛教中被認為非菁英的僧侶，是次要而地位不高的。這些形同祭司的佛教沙門，成為佛教發展中被垢病的一群僧侶，許多經懺僧論件計酬的議價行

為、散漫糜爛的生活方式、放逸失格的言行舉止，成為讓別人攻擊佛教的把柄。總之，佛教的婆羅門而不像天主教的神父那般，擁有高尚的社會地位，主持著莊嚴優雅而讓人神往的彌撒。

如果大部分的僧侶都投入婆羅門的工作，那將如何提昇佛教中不可或缺的禪觀與義學層次呢？禪觀牽涉到人性深層的需求，義理與教史的研究與講述，則是思想與文化傳承的過程，這些部分若被忽略了，儀式就形同失去了魂魄的軀殼。

難道儀式可以不存在嗎？我想還是應該存在的。所以「萬民皆祭司」的觀念是很有道理的，在家居士不妨分擔儀式的工作，而不要光是由出家眾承擔，讓出家人回歸到「沙門」的角色中，將重點放在義理的宣講與禪觀的修學。但不排除某些資質與才情適合在儀軌方面發展的僧侶，重要的不是他們講學、修持還是主持儀軌，而是把握住「佛法無價」的精神。不論是義學的研究，或是禪觀的教導，還是儀軌上與信徒互動，都要保持「佛法無價」的精神，不要淪為與人議價的婆羅門，盡量過著清淨的生活，才能維持自己的素養與佛教的水準。

之所以會作這樣的觀察，正是因為我跨越了佛教的領域，實地參訪其他宗教（如天主教、道教）的僧院與儀軌，參照印度宗教史，而發現到任何宗教，都有類似沙門的修道人與類似婆羅門的祭司，綜合對照，而有了如上的體會。 ●



《新使者》雜誌訪談錄

在生活中對話・在合作中對話

■ 林淑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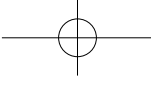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基督教《新使者》雜誌林淑芬小姐向昭慧法師訪談「佛教徒對宗教對話的看法」
(96.10.11)

引言：宗教合作可形成正向的社會力量，更可藉由情誼的交流，免除因為理智的區分所導致的分別。

佛教界對「宗教對話」一直比較被動，這是因為佛教對其他宗教一直採取尊重的態度，「宗教對話」不是一個討論的「議題」，而是在生活中自然發生的事。佛法的基本原則是「緣起」，亦即因緣生法，認為人生與世界的諸現象都是因緣和合的結果，佛法則是提供一種改善或解決問題的路徑。以佛法來說，任何一個人相信一種宗教，或是任何一種宗教立足於世間，都是因緣會遇的結果，我們毋須將許多在不同因緣下接受不同宗教的人，強納為某種宗教的教徒。凡有這種想法的人，是因為無法體會因緣生法。例如：有人出生於穆斯林社會，自小即生活在伊斯蘭教義的基礎上，這便是他的因緣，就佛法的立場而言，會尊重他因緣不同而擁有不同的信仰，並且會為他的生命得到提昇而給予祝福。因此，從宗教史的角度來看，佛教從來沒有出現過對其他宗教的敵意與征服的企圖。

從佛陀本教看宗教對話

佛陀出生於印度社會，阿利安民族有婆羅門教的背景，當時東方也有許多沙門團體及修道團體。佛陀面對各種不同



輝映法界

的宗教生態，並未正面抨擊其他宗教，或要求他所遇到的人改變宗教信仰。那時也有許多婆羅門教徒、沙門或修道者來與佛陀對話，他們之中有些人後來成為佛教徒，有些人並沒有，佛陀卻也沒有指責他們。因此，不論是就佛法的基本精神和佛陀的行跡而言，只要宗教沒有為自己或他人帶來生命的痛苦，我們就沒有理由加以反對。

就算是有一些批判，多半也是針對「殺生」祭祀，或是阿利安社會講求階級區分的種姓制度等，這類會為其他眾生帶來生命痛苦的方式，才會加以批判。在佛教徒的日常生活中，左鄰右舍也可能有其他宗教信仰者，他們也需要與其對話，這種對話是在生活中不斷發生的。因此，對佛教徒而言，「宗教對話」的過程是在生活中自然發生，且無日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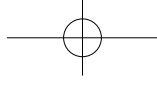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讓眾生離苦得樂，是佛法面對眾生不變的目標，但是否人們一定要信仰佛教才能離苦得樂？就佛經來看，聖者有兩種，一種是透過佛陀的教導而得以成聖，以致達到終極解脫；但另一種名為「緣覺」或「獨覺」的聖者，則是在因緣生法中自行覺悟的。緣覺的例子傳達一種信息，即：不見得一定要經過佛陀的教導才有可能成聖。以佛教的八正道（編按：指佛教徒達到最高理想境界涅槃的八種方法和途徑）來看，八正道之中，「正見」是用來確立對因緣生法的認知，「正志」指正確的目標—涅槃，

「正志」因「正見」而確立；其他宗教的詮釋系統雖不見得持有與佛法相同的「正見」與「正志」，但卻可能具有「正語」（純正、淨善的語言）、「正業」（正當的行為）、「正命」（正當的謀生手段）、「正精進」（正確的努力、勤奮）、「正念」（心念專注而純淨）、「正定」（以專注而純淨的心獲得定力以開發智慧）等相同的要求。一個能做到八正道中其他六種正道的人，其生命品質必然是很好的，即使他不持有佛法所要求的「正見」與「正志」（不信仰佛教），就因緣生法的法則來看，他依然能夠上升天界，不會因此而淪落地獄，對於這樣生命品質的人，我們毋須為他操心，儘可以給予祝福。

瞭解可免除恐懼、排斥

宗教對話不必一定要改變對方的信仰，甚至可以透過合作來對話。以基督宗教和佛教來說，兩者在原理上雖然不同，但卻有著相同的人性光明願景。人間佛教希望建設人間淨土，而基督徒認為要在世上建立上帝國，這兩種理念所勾勒出的共同願景，使佛教徒與基督徒可以在人權、環保的議題上溝通、合作，雖然不見得是宗教原理上的溝通，卻可以在過程中達到情誼的交流。

從佛法來看，生命本來就是知、情、意的綜合體，我們常會以自認理智的態度來討論教理的差異，但後來卻發



現，理智討論的結果經常受到情感的支配。一般而言，人在情感上很容易對不明對象產生恐懼與排斥，意志繼而會推動排他或自我封閉的行為，以致壁壘分明，甚至稍一不慎就會將對方妖魔化，而此原非理智所欲達到的目的。

與友教因著對人類光明願景的共同期待而合作，所得到最大的益處在於情意的交流。以我個人從事社會關懷與友教的朋友合作的經驗而言，各宗教針對共同關心的議題來共同合作，不但可以形成正向的社會力量，更可以藉由過程中的情誼交流，免除因為純理智的區隔所導致的隔閡。事實上，許多對於其他宗教的扭曲多半起因於不明，不明產生恐懼，恐懼衍生敵意，而這種敵意反而通常與教理無關。有了情意的交流作為基礎，彼此之間的誤解自然會減少，也才能以健康的態度來彼此欣賞。

當然，在宗教合作的過程中，也難免會因有形、無形的利益相爭，此時須謹記謙讓，且要時常提醒自己，當以奉獻的心情來從事社會運動時，為何還要執著於利益？唯有秉持宗教情操，更多地祝福其他宗教，彼此之間才能達到實質的合作，邁向共同的光明願景。（《新使者》雜誌主編林淑芬訪談、整理）



——刊於九十六年十二月十日第103期《新使者》雜誌

弘誓學團財務資訊通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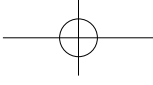
■弘誓學團財務資訊通告

本學團財務資訊一向透明、公開。

此中，弘誓文教基金會之所有財務收支（含建校專款與其他專案收支）、護持徵信名錄，定期公佈於本基金會所發行之《弘誓雙月刊》。凡指定供養佛教弘誓學院（鹿野苑）常住之捐款，亦於基金會中以「供養三寶」專款名義代收代付。由於本學團舉辦文教事業，故以基金會之財務運作為主，收支總款極為大額。

至於佛教弘誓學院（鹿野苑）常住，則依「僧事僧決」之律制原則，於每月將財務報表公諸學團會議，由全體舊、新住眾共同監督，以貫徹「六和合」之精神。每年依法呈報地方政府，並提取餘款以贊助弘誓文教基金會。

以上所有財務資訊與徵信名單，皆未張貼於佛教弘誓學院之網站與電子報中，以避免帶來捐款人不必要困擾。因此護持本院之網友，除了由本基金會開立收據之外，請於《弘誓雙月刊》核對徵信名錄為荷！



彼岸蜚音

臺上是真正的偶像・台下是真正的粉絲

■
毛毛



作者毛毛。(96.11.30)

1、蘿蔔白菜，各有所愛

就在十多天以前，由我牽頭，組織了一個小派對，參加者都是八〇後（注1），人數不多，含我才六個，派對內容也很簡單——看電影。

我們先吃晚餐。都知道衆口難調，倒是好解決，各自點各自喜歡的飯菜便是了。

可是，比聚餐還難調的是統一看哪一部電影？

作為組織者，這一點我早就想到了。飯前我就在影院售票處問詢了晚七點至八點之間會有哪幾部影片會放映？

韓片《食神爭霸》、港片《江山美人》和《雙食記》三部。

蘿蔔白菜，各有所愛。

怎麼辦？

民主投票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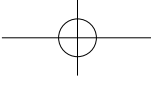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還好，沒有人反對這樣的方式，我真怕他們說：「毛哥，你看著辦嘛！」，那就完蛋了，那對我來說簡直是「獨裁」。

投票結果當即出爐，《江山美人》以壓倒性票數過半，究其原因，有大家喜歡的明星：甄子丹、陳慧琳、黎明。

電影結束，走出影院，我觀察大家的表情，仿佛都失落著什麼。

還是我把真話吐出來吧：「太難看了！」

一部只有明星沒有實質內容的《江山美人》，大家都這麼認為。



但沒一個人後悔或埋怨誰，因為是民主投票的結果。

在那一剎那，我突然感覺到了，什麼叫民主？什麼又叫獨裁？

民主就是，大家用一種相對公平的方式和負責任的態度對大家將要做的事負責；獨裁就是，一個人用一種極不公平的方式和可能負責也可能不負責的態度對大家將要做的事負不起責。

《江山美人》再難看，我看完了不能說什麼，他們看了也不能說什麼，因這是民主方式產生的舉動，再壞的結果大家也都得承擔，但就算我喜歡的《雙食記》再怎麼好看，我也不能「獨裁」，因為我的個人口味是不能承擔「各有所愛」。

2、能容忍一時錯，不能容忍永遠錯

我常常在想，人類文明發展到現在，到底民主機制是否是國家管理的最好辦法？

終有一天，我想明白了，並深信不疑：

漫漫時間長河，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講都是一去不復返，一分鐘、兩分鐘……一點鐘、兩點鐘……一月、二月……07年、08年……我把這樣的流逝叫做「線型」。

由於時間的線型，就使得人們認為：此時此刻你做的每一個抉擇於後來之事都有所好或壞的影響，如是好，那就好，如果是壞，那真沒有後悔藥可吃。

所以，把它如法炮製到一個公司、一個民族、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是放

之四海皆準的道理，就是說：領導者的決策是不能出錯的，一旦做出一個錯誤的決策將不堪想像，受其影響的不僅僅是領導者本人，更恐怖的是被他所領導的人民將承擔其嚴重後果。

於是，我們看到，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也就是這些領袖們的領導史，他們有的為人類造福，有的卻為人類帶來無可挽回的災難。

更於是，人類會問，我們怎麼樣才能找到那個不會發出錯誤決策的領導人？

人類就在歷史長河中找啊、找啊，最終找到了一個辦法——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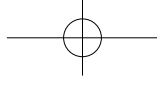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他的道理很簡單，簡單到只要看得懂《超級女聲》（注2）節目的人都明白：

人與人是有所區別的，最主要的區別是能力高下的區別，要選出一位最優秀的人，前提就得是「海選」（注3）的基數必須很大。

「十裏挑一」和「百裏挑一」的「一」是不一樣的「一」；同樣，「百裏挑一」和「千裏挑一」的「一」也是不一樣的「一」；「千裏挑一」和「萬裏挑一」的「一」就更不一樣了。

所以，一個國家，要找一位最優秀的領導人，就必須在最大的人口基數上進行「海選」，至於說誰最優秀，當然就得由有著「雪亮眼睛」的人民一人一票，以少服多，定結局。

也許有人會問，封建王朝不必民主照舊有盛世嗎？當然，在皇帝的七八個皇子皇孫裏依然可以挑選到像康熙、乾



彼岸聲音

隆這樣優秀的人物，但這不能成為長效機制，當基數有限時，就不能保證每次的可選對象都是最優秀的。

更當然，通過民主投票選舉出來的領導人儘管優秀，但也不能保證他們做的每一件事都百分之百正確，因為他們也是人，凡是人就會犯錯，只不過他們很優秀，披荊斬棘，步步為營，相對來講，他們出錯的機率會很小。

人民不就是需要一位出錯機率小的領導人嗎？

假如，他要是上了台卻連連出錯呢？

呵，不要忘了，民主還有一個好處，既然能把你選上去，也可以把你選下臺，打掃舞臺，重新開始！

人民能夠容忍一時的錯，人民不能容忍永遠的錯。

3、成王敗寇，願賭服輸

今天，我終於看到了，華人世界一個蕞爾小島上的人們，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為，再次證明了，民主這個遊戲的合理、合法、和平、和諧。

2008年的3月22日，第十二任臺灣領導人選舉結果，國民黨正、副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蕭萬長獲勝，得票率超過五成八，比對手多得221萬多票，在這場選舉中，整個臺灣民衆的投票率竟高達76.33%。

馬英九在獲勝感言中，嗓音稍顯嘶啞的說：「今天全亞洲都在直播這一場

屬於我們臺灣人民的勝利！」

其實，不僅是東半球的人們在關注，西半球的人們也在關注。美國總統布希隨即祝賀臺灣人民成功完成總統大選，他說：「這再次展現臺灣民主的力量與活力」。

而白宮發表的布希書面聲明更讚揚道：臺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他也深信，這次選舉以及所呈現的民主過程，促使臺灣成為更繁榮、安全、更妥善治理的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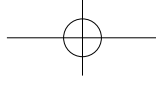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麥考馬克也發表聲明，恭喜馬英九贏得總統選舉。他說，臺灣舉行了一項自由和公平的選舉，臺灣人民應為這個民主的里程碑自豪。

是啊，有什麼理由不祝賀小馬哥呢，其實，更應該祝賀的是臺灣人民。想想，都說中國人不爭氣，但2300萬的臺灣人民做到了，有七成五的人理直氣壯地走到一萬多個投票站，投下了自己最莊嚴的一票，那一刻的自己就是這塊土地上真正的主人。

坐在電視機前，我真替他們捏把汗，瞎想著，會不會騷亂啊，會不會有「奧步」啊，會不會動粗啊……沒有，幾乎都沒有，一切進行得像彩排過N次似的，令我稱奇。

如果說，李宇春（注4）被美國《時代》週刊列為封面人物的理由是，中國人是可以民主的，那麼，2008的臺灣總統大選則告訴世人，中國人的民主是可以井然有序的。





彼岸蜚音

答客問：少林俗與大悲偏，何者爲何佛門正宗？

■ 江燦騰（台灣佛教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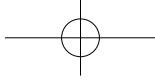
壹、

內地的“了原居士”於2007年9月22日寫的一篇博客之文，標題爲《同爲出家人：大悲寺和少林寺的對比》，不久前，曾引起各方熱烈的反應和高度的迴響；連遠在海峽對岸的我，也深刻感受到了。可是，基於長期的專業歷史素養和對當代兩岸佛教現況密切觀察的敏銳經驗，我立刻進行反思和深感有所不安，所以也提出以下的看法，想再次就教於內地各位高明的讀者。

一、凡看過“了原居士”在博客上「帖子」之文的讀者，都知道：他在「帖子」文中，首先以大量鮮明強烈對比的圖片和扼要說明，來高度推崇新崛起的「大悲寺」僧衆，他一一述說，彼等因能率先不設“功德箱”，以及能嚴格奉行早期佛教戒律中的托鉢乞食、穿百衲衣、日中一食和不直接手拿信徒捐獻的金錢等多項標準遵戒行爲，所以讓彼等所接觸的廣大內地民衆都大爲驚佩，認爲這才是正宗的佛門典範，並已有數萬人因此而皈依彼等，成爲信奉三寶的忠實佛教徒。

——而以上這些文中描述的內容和相關圖片，根據“了原居士”事後受訪的自述，又都是他親自到大悲寺去實地觀察的。所以他高度認同寺僧們的作爲，將之認爲“佛門正宗”的樣板。因而，這也是他「帖子」之“標題”的來源。

——在其後相繼出現的資料中，我們也逐漸了解：大悲寺中有部份寺僧，其實是來自社會中的知識份子、醫生、藝術家等，亦即，他們不是如傳統那樣，是因家貧、多病或失意，才“看破紅塵”而出家的僧侶，其實是具有現代性自覺的文化僧。



所以我認為，“了原居士”個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他其實是以「同道者」的觀點，來向社會大眾作第一線的解說和強力推薦的。

但，問題的關鍵是，像上述這樣用心，固然可敬，可上述「大悲寺」寺僧們的一切作為，是否都堪稱為“佛門正宗”？或能成為當代內地佛門效法的“典範”？在我個人來說，是持強烈懷疑的。其原因何在？我稍後再說明。

二、在另一方面，和大悲寺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了原居士”還透過大量搜集到的鮮明圖片，對過度商業化和庸俗化的少林武僧作為，特別是如爆發戶般充滿奢華輕浮市僧氣的少林寺現任住持釋永信，進行嚴厲批判，所以能立刻引起強烈的廣大共鳴。

而其中，他又引用了相當長的篇幅和段落，也正是我過去在《當代神州高僧何處尋？》一文中，對現任住持釋永信的錯誤作為的種種批判。因此，我先前對釋永信的批判，其實是後來“了原居士”用來繼續批判“披著佛門外衣”的市僧住持釋永信的直接導火線。只是他又增加了新武器，那就是提出截然不同於少林寺市僧奢華輕浮的大悲寺寺僧們之守戒和清貧。

因此，透過兩者強烈對比，即能以私人的博客「帖子」迅速感染和感動了成千上萬的閱讀者，甚至形成一股持續發酵的討論熱潮，迄今仍未消歇！

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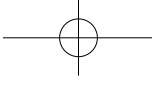
對於上述的狀況，作為一個專業的研究者，我想用條列式的扼要說明，提出個人的觀點和若干建言，以回應內地傳播界和佛教界諸多同道的詢問。

一、首先，我要對大悲寺的寺僧們，表示對彼等目前所作所為的不同觀點。因我認為即使相對於少林寺的過度商業化和庸俗化，新崛起的大悲寺的寺僧作為，充其量也只是對南傳佛教如泰、緬寺僧的仿效而已。

雖然外表看起來是持戒清淨，能守貧安道，示現端正僧行或僧貌。但佛教在中國的歷史傳播經驗，已超過一千六百年以上，早已證明：原始佛教托鉢僧的修行方式，在中國社會是無法長期存在的。

因為一旦「乞食」的托鉢僧人數增多，社會的負擔就會沉重，於是當社會經濟衰退、民衆生活困頓時，批評「乞食」的托鉢僧為社會「寄生蟲」的聲浪就會出現。所以，如何財務獨立和自主的問題，若沒有在出家之前先設法解決，否則終歸是會陷於僧團難以長期為繼的窘況。

二、其次，我們知道，佛教的解脫道，不但要求戒、定、慧“三學”兼備，而且要有“大悲心”，也就是要有對社會性的人或事的關注。所以，近百年來，中國僧侶的宗教典範追尋，都是



彼岸聲音

解行兼備和入世濟度的。而當代海峽兩岸的主流佛教思想，就是所謂的“人間佛教”思想。

即以台灣佛教為例，最動人的佛教志業表現，就是將“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轉為證嚴尼師的慈濟四大志業：醫療、慈善、教育、文化，所以雖在台灣的擁有數百萬會員、年度捐款約十數億元人民幣的證嚴尼師，她還是堅持“濟貧教富”、“分秒必爭”、“步步踏實”。也就是在入世的佛教實踐中，增長道業，而非離世以求解脫。也就是精確地掌握了所謂「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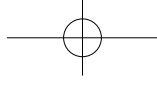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三、再者，我們也知道，佛門正宗的最佳典範，其實就是能將“大悲心”和“涅槃智”完美結合和運用的人。所以如果沒有對社會大眾苦惱有所關懷和幫助，也不能對佛教“涅槃智”的真理有所體證和宣說，那就不配稱為佛教的典範或修道者。而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大悲寺的寺僧或少林寺的釋永信和武僧都不及格。

例如，釋永信對少林寺的禪文化的素養或佛教的社會關懷，都乏善可陳，甚至令人作嘔！試想，他最初是因武術高明冠絕當代，而成為少林武僧不可或缺的導師和因此而當上少林寺住持的嗎？如果去除了“少林寺”這塊招牌，釋永信能強過其它武術雜技團的高明本領嗎？所以，說穿了，他就是靠歷史招

牌的特殊關係而因緣際會成一市僧氣十足的庸俗宗教爆發戶領導而已！

四、最後，對於大悲寺的寺僧們，我同樣也要質問你們：（a）在道業的精進上，你們可以拿出像樣的成績給社會看看？（b）對於成千上萬的皈依信徒，你們能提供的“法布施”有哪些？真能對彼等的苦惱有所助益？“實踐是檢驗真理最好的方法”，並非一句過時的老生常談。所以今後，就以你們在宗教事實上的表現，來回應我以上的質疑吧。





院務資訊

第七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會議 新書發表會／印順導師思想研習會

公 告

一、主 旨：

為紀念印順導師圓寂三週年，並促進「人間佛教」理念之弘揚，以及印順導師佛學思想之研修，爰舉辦第七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會議：新書發表會／印順導師思想研習會。

二、說 明：

- (一) 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四日，佛教界與學術界共同尊敬的印順導師，以一〇一歲高齡，安詳示寂。九十七年六月四日，是印順導師圓寂三周年紀念日。為緬懷導師恩澤，推廣導師思想，弘揚人間佛教，主辦單位將於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週六、週日），在玄奘大學舉辦第七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會議：新書發表會／印順導師思想研習會。
- (二) 本次主題：「印順學之研究與推廣」，研討範圍：以印順導師其人、其事、其思想、其著作、其身後事及影響層面為主。
- (三) 召開本學術會議之要旨有三：
1. 佛教界與佛教學界以文會友，切磋琢磨，研究並推展印順導師思想與其人、其事，作為對一代大德圓寂周年的虔誠紀念。
 2. 逐年累積研究成果，讓「印順學」的學術資料庫更形豐富。
 3. 佛教學者與弘揚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思想的佛門弟子，藉此因緣共聚一堂，交換意見。

三、主辦單位：玄奘大學宗教學系、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

四、承辦單位：玄奘大學應用倫理研究中心、佛教弘誓學院

五、協辦單位：新竹市法源講寺、財團法人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

六、贊助單位：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妙雲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瀚邦慈善基金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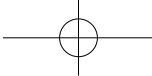
七、活動時間：97年5月31日、6月1日（周六、日）

八、活動地點：玄奘大學慈雲廳

九、活動議程：

(一) 新書發表會

1. 發表人：釋昭慧（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教授兼應用倫理研究中心主任）
題 目：《佛教後設倫理學》
2. 發表人：釋性廣（佛教弘誓學院院長，東吳大學哲學系兼任講師）
題 目：《燃燈引路——禪七開示錄》



院務資訊

第七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會議

新書發表會／印順導師思想研習會

3.發表人：釋悟殷（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題 目：《循流探源——印順導師印、中佛教史研究論集》

4.發表人：侯坤宏（國史館協修）

題 目：《印順法師年譜》

（二）專題演講：

主講人：藍吉富教授（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

題 目：印順學之形成與發展

（三）研 習 會：研討範圍以印順導師其人、其事、其思想、其著作、其身後事及影響層面為主。

（四）碩士論文研討會

（五）「師門參學與弘法生涯」座談會

十、備 註：

（一）兩日全程出席本次會議之來賓，將獲贈本屆新書發表會之昭慧、悟殷、性廣法師三部新書。

（二）報名表格請向第七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會議籌備處函索，或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索取。

亦可於佛教弘誓學院網站（<http://www.hongshi.org.tw>）下載表格

（<http://www.hongshi.org.tw/affair/97-reg.doc>），填妥後回傳：第七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會議籌備處（hong.shi@msa.hinet.net）。

聯 絡 人：堅意法師（玄奘大學）、心宇法師（佛教弘誓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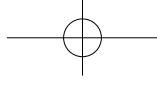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聯 絡地址：1.新竹市玄奘路 48 號 玄奘大學應用倫理研究中心

2.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十一鄰 121-5 號 佛教弘誓學院

電 話：(03)5302255 轉 6025 應用倫理研究中心，(03)498-7325 佛教弘誓學院

傳 真：(03)498-6123

電子郵件：hong.shi@msa.hinet.net



院務資訊

第七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會議

新書發表會／印順導師思想研習會

主持人、發表人、主講人、回應人、引言人名冊

大會致詞

了中長老（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玄奘大學董事長）

夏誠華教授（玄奘大學校長）

會議主持人（依姓氏筆劃排序）

李瑞全教授（中央大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林安梧教授（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暨通識中心主任）

林金木教授（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卓遵宏教授（國史館纂修兼東吳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黃清連教授（玄奘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黃運喜教授（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

鄭維儀教授（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助理教授）

盧蕙馨教授（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釋慧理法師（妙雲蘭若住持）

新書發表人（依姓氏筆劃排序）

侯坤宏教授（國史館協修）

釋性廣法師（佛教弘誓學院院長暨東吳大學哲學系兼任講師）

釋昭慧教授（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暨應用倫理研究中心主任）

釋悟殷法師（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專題演講主講人

藍吉富教授（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

主講人（依姓氏筆劃排序）

陳一標教授（玄奘大學宗教學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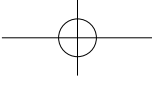
游祥洲教授（佛光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釋厚觀法師（慧日講堂住持、印順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釋悟殷法師（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教師）

釋傳道法師（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董事長、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

釋慧璉法師（佛教弘誓佛學院、圓光佛學院、台中假日佛學院等校教師）



院務資訊

第七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會議

新書發表會／印順導師思想研習會

論文發表人（依姓氏筆劃排序）

釋如戒法師（玄奘大學宗教學碩士）

釋見岸法師（玄奘大學宗教學碩士、佛教弘誓學院教師）

回應人（依姓氏筆劃排序）

周伯勛教授（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葉海煙教授（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蔣義斌教授（台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釋清德法師（佛教弘誓學院教師）

座談會引言人（依姓氏筆劃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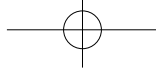
何日生教授（慈濟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慈濟文發處主任暨發言人）

呂勝強老師（印順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林建德教授（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釋宏印法師（海印精舍住持）

釋傳法法師（佛教弘誓學院教務長）



院務資訊

第七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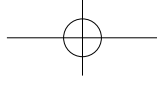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新書發表會／印順導師思想研習會

議 程 表 (之一)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七（2008）年5月31日（週六） 地點：新竹市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大樓慈雲廳		
08:00～09:00	報 到	
09:00～09:40	開幕典禮 1. 放映印順導師追思短片 2. 恭請玄奘大學董事長了中長老、夏誠華校長蒞會致詞	
09:40～10:10	團體合照、茶點交誼	
10:10～12:10	新書發表會 主持人 李瑞全教授	發表人：昭慧法師 《佛教後設倫理學》 回應人：葉海煙教授 發表人：性廣法師 《燃燈引路——禪七開示錄》 回應人：清德法師
12:10～13:10	午 餐	
13:10～14:40	第一場研習會 主持人 黃運喜教授	主講人：游祥洲教授 印順導師與原始佛教研究 主講人：悟殷法師 印順導師與部派佛教研究
14:40～15:00	茶點交誼	
15:00～16:30	碩士論文研討會 以吉藏為中心之研究 主持人 鄭維儀教授	發表人：如戒法師 吉藏的三諦與三諦思想探討 ——兼論智顗二、三諦思想 發表人：見岸法師 吉藏「一乘」思想的建立 ——從世親《法華經論》到吉藏《法華論疏》的考察
16:30～18:00	綜合座談會（一） 主持人 慧理法師	主 題：印順導師思想之研習與弘傳 引言人：傳法法師 佛教弘誓學院之僧教育 引言人：呂勝強老師 印順文教基金會之推廣教育 引言人：林建德教授 慈濟大學之研究所教育
18:10～	晚 餐	

備註：

- 為配合新書發表會，凡兩日全程出席本次會議之來賓，將贈送本年度昭慧、悟殷、性廣法師所著之三部新書。
- 相關出版社將於研討會期間，於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大樓一樓大廳，展示書籍文物，歡迎參觀、訂購。
- ◆專題講座時間：主持人：5分鐘／主講人：40分鐘／綜合座談：15分鐘。
- ◆新書發表會時間：主持人：5分鐘／發表人：30分鐘／回應人：15分／綜合座談：25分鐘。
- ◆印順導師思想研習會時間：主持人：5分鐘／主講人：30分鐘／綜合座談：25分鐘。
- ◆碩士論文發表會時間：主持人：5分鐘／發表人：20分鐘／綜合座談：15分鐘。
- ◆綜合座談會時間：主持人：5分鐘／引言人：20分鐘／綜合座談：25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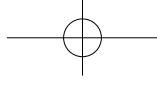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院務資訊

第七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會議 新書發表會／印順導師思想研習會

議 程 表 (之二)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七（2008）年6月1日（週日） 地點：新竹市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大樓慈雲廳		
08:20~08:50	報 到	
08:50~09:50	專題演講 主持人 卓遵宏教授	主講人：藍吉富教授 印順學之形成與發展
09:50~10:10	茶點交誼	
10:10~12:10	新書發表會 主持人 黃清連教授	發表人：悟殷法師 《循流探源——印順導師印、中佛教史研究論集》 回應人：蔣義斌教授 發表人：侯坤宏教授 《印順法師年譜》 回應人：周伯勸教授
12:10~13:10	午 餐	
13:10~14:40	第二場研習會 主持人 林安梧教授	主講人：傳道法師 印順導師與如來藏思想研究 主講人：慧建法師 印順導師與中國佛教研究
14:40~15:00	茶點交誼	
15:00~16:30	第三場研習會 主持人 林金木教授	主講人：厚觀法師 印順導師與中觀思想研究 ——以《大智度論》為主 主講人：陳一標教授 印順導師與唯識思想研究
16:30~16:40	休息十分鐘	
16:40~17:50	綜合座談會（二） 主持人 盧蕙馨教授	主 題：人間佛教的回顧與前瞻 引言人：宏印法師 宏揚印順導師思想的經驗分享 引言人：何日生教授 人間佛教的社區化發展 ——以慈濟經驗為例
17:50~18:10	閉幕典禮 黃運喜院長、昭慧法師主持	
18:10~	晚 餐	



佛教弘誓學院

研究部第十六屆

專修部第九屆

九十七學年度聯合招生啓事

導師：印順導師

指導法師：昭慧法師

院長：性廣法師

- 一、宗旨：研習印順導師思想，提倡智慧、慈悲、勇健之菩薩精神，推展「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 二、目標：專修部為僧伽、信眾之基礎佛學教育，以培養學生三學增上，得以自利利他為教學目標。研究部以培養僧信教育及佛教學術研究人才為教學目標。
- 三、特色：為便利學生兼顧常住職事與學業進修，本院採每月集中教學制度，其餘時日學僧不必住校（每月集中教學時間為一至五天）。

四、本期課程：

（一）研究部：

- | | |
|------------------------------------|-------------------|
| 1. 華嚴學專題研討：昭慧法師 | 2. 南傳佛教專題研討：性廣法師 |
| 3. 瑜伽師地論：圓貌法師 | 4. 漢譯律典：清德法師 |
| 5. 妙雲集（一）：心門法師 | 6. 宗教倫理學專題研討：昭慧法師 |
| 7. 部派佛教專題研討（暑期97.6.17~6.26開設）：悟殷法師 | |
| 8. 阿含經（暑期97.7.11~17開設）：昭慧法師 | |

（二）專修部一年級：

- | | |
|----------------|--|
| 1. 佛教概論：見岸法師 | 2. 佛門儀軌與佛教戒律學：
A：沙彌律儀與聲聞律學：心住法師
B：佛門儀軌與優婆塞戒經：傳法法師
菩薩學處合班上課。 |
| 3. 佛教經典導讀：自憲法師 | 4. 中國語文素養與運用：慧璉法師 |

（三）專修部二年級：

- | | |
|---------------|--------------|
| 1. 佛教哲學：清德法師 | 2. 禪學概論：性廣法師 |
| 3. 印度佛教史：德憶法師 | 4. 中觀哲學：寬謙法師 |

（四）專修部三年級：

- | | |
|----------------|---------------|
| 1. 妙雲集（一）：心門法師 | 2. 中國佛教史：慧璉法師 |
| 3. 唯識哲學：德涵法師 | 4. 宗教倫理學：昭慧法師 |

五、報名手續：1. 日期：即日起至九十七年六月十五日止，簡章、報名表備索。

2. 報名地點：佛教弘誓學院 秘書室（一律通訊報名或網路報名）

地址：328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11鄰121-5號

電話：（03）498-7325

傳真：（03）498-6123

網址：www.hongshi.org.tw

電子郵件：hong.shi@msa.hinet.net

六、入學考試：（一）專修部：作文、面談。

（二）研究部：佛學思想（含印、中佛教思想史、《成佛之道》、《佛法概論》）、作文、口試。

（三）九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前寄發錄取通知。

七、考試日期：九十七年六月廿九日／佛教弘誓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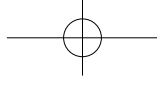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本院獲玄奘大學認證學分

自2006年8月開始，本院與玄奘大學推廣部合作，凡專修部所開設課程與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相同者，或研究部所開設課程與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相同者，皆得認證學分。未來本院學眾若入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所或學分班就讀時，其於本院所修學之相同科目，得於入學後申請抵免學分。這將使本院學眾之佛法修學，納入正規大學教育管道。

弘誓92期

97年4月

87



佛教弘誓學院

暑期講座招生啓事

一、《阿含經》第四期

課程簡介：本課程以教師與學生共讀原典的方式，讓學員浸潤在經典所記述的情境之中，熏習阿含本教。宛若回到佛世，與諸聖眾繞佛圍坐，恭聆佛陀的綸音。

教師：昭慧法師

上課時間：97/7/11~19（農曆6/9~15），每日五堂課，每堂課約50分鐘。

報名截止：97年7月1日

備註：1.若大殿的講授現場額滿，將另行提供現場直播的教室。
2.因赴本講座而需在本學院住宿者，敬請於報名表中註明，以方便本院安排膳宿等相關事宜。
3.住宿期間，須隨眾早、晚課誦、出坡。

二、部派佛教專題研討

課程簡介：1.以緣起教法為核心，以部派佛教發展的兩條路線——「依蘊立我」及「依心立我」為主軸，介紹部派思想。

2.介紹部派佛教與大乘二大唯心論的關係。

教師：悟殷法師

上課時間：97/6/17~6/26（農曆5/14~23），每日五堂課，每堂課約50分鐘。

報名截止：97年6月5日

備註：1.因赴本講座而需在本學院住宿者，敬請於報名表中註明，以方便本院安排膳宿等相關事宜。
2.住宿期間，須隨眾早、晚課誦、出坡。

三、南傳「阿毘達摩」研修營

課程簡介：「阿毘達摩」，意為對法、勝法，無比法，南傳上座部傳統視之為佛教經典中之至上寶。它不是純思辨、臆測性的煩瑣哲學，而是奠基於甚深禪觀力，徹照緣起法之後，進以洞察生命本質，透析諸法實相之智慧。

教學目標：透過論義之講解，全面掌握佛法要義：從橫切面了知身心之組成要素與變化過程，從縱貫面覺知因果業報、緣起流轉之法則；期能幫助學員提昇佛學素養，為觀慧實修奠定堅強之義學基礎。

教學特色：1.論義講解：依心、心所、色、涅槃四法，開示緣起奧義；並敷演止觀業處，闡明實修要義，彰顯佛法之理論與實踐，密合無間之特色。
2.禪修實習：由性廣法師協同，配合課程進度，輔以止觀實修，以達到聞、思、修三慧，次第昇進之學法目標。

教師：Ayya Paṇinissagga（Susila法師）

一九六三年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理科學畢業，於大學期間開始研習禪觀。

一九九一年於檳城出家，六個月後前往緬甸繼續學習禪觀。依止Sayadaw Pak Auk（緬甸帕奧大禪師）學習止觀與阿毘達摩。先後於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美國、加拿大等地教授《阿毘達摩論》與禪法。著有Unravelling the mystery of mind & body（《揭開身心之奧秘》）一書。

上課時間：97年9月1日至9月7日（8月31日下午報到）。

報名截止：97年8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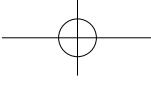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備註：本研習營重視解行並重，學員須全程住校；住宿期間，須早晚靜坐，隨眾出坡。

■報名：

- ◆報名方式：1.網路報名，至「佛教弘誓學院」網站下載報名表及課程簡介。
2.以電話、郵寄或傳真方式，向本院秘書處索取報名表，並於限期內寄回。

◆上課地點：佛教弘誓學院 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11鄰121-5號

◆電話：(03)498-7325 傳真：(03)498-6123



院務資訊

佛教弘誓學院

校舍增建進度報告

一、校舍工程報告

本院新校舍營建工程，已完成兩棟建築物使用驗收作業並已取得使用執照，現正進行裝貼外牆、地板磁磚，以及內部裝潢作業。

詮發營造公司為了本院舉辦兩個月的帕奧禪修營學員與志工的簡易宿舍，全面配合趕工完成部分教室、盥洗室的內部工程，及周邊安全、便利設施，令帕奧禪修營得以順利舉辦。特此銘謝！

二、無限感恩

感恩教界縑素大德護持，自94年1月至97年3月底為止，已籌募六千餘萬（\$60,420,255）元，扣除購地款項及部分工程款計五千二百餘萬（\$52,156,902）元，尚餘八百餘萬（\$8,263,353）元。校舍營建工程款截至97年3月底為止，尚不足二千七百餘萬元（所謂「校舍營建工程款」，並不含室內裝潢與設備、中庭與庭園之設施。該諸裝潢設施，將於近期作「第二期工程估價作業」）。

主持本項建設工程的瀚邦集團（董事長曾梁源、曾黃麗明伉儷與總經理曾瀚霖居士），一本護持三寶之信念，願意在捐款不足，工程款不及到位的情況下，先行無息借款給本基金會，使工程單位持續作務，俾便新校舍早日竣工。近期油價飛漲，所有建材價格幾呈倍數成長。瀚邦集團無條件吸收了所有建材差價，並未因此而提高營建工程款。其護念學團之厚意，令本院師生無任銘感！

近期多有長老法師與護法大德，垂詢工程進度與所需費用，因茲簡報如上。凡有見聞者，無論是共襄盛舉，還是隨喜讚歎，都將是本院建校的增上善緣，也是全體師生的莫大鼓勵！

■劃撥帳號：19139469

■戶名：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請註明「校舍增建專款」）

■校址：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十一鄰121-5號

■電話：（03）498-7325 傳真：（03）498-6123

■網址：<http://www.hongshi.org.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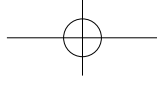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電子信箱：hong.shi@msa.hinet.net



新校舍目前風貌（97.4.12）



現正進行裝貼外牆、地板磁磚，以及內部裝潢作業。
（97.4.12）



活動看板

97
年
2
月
1
日
至
97
年
3
月
31
日



德國古倫神父一行於法印樓前合影留念（左起：許淑英牧師娘、德國四塔出版社版權主任威博斯女士、南與北文化出版社主編吳信如小姐、昭慧法師、古倫神父、盧俊義牧師、盧牧師令媛悅文、范瑞薇、性廣法師）（97.2.3）



頒獎給常來參加早晚課的小朋友們（前排左四起：王咸雅、陳可柔、陳毓珊、王麗聲，後立者為陳可柔的父親陳進雄與祖母陳魏碧蓮）。（97.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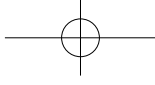
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洪山川總主教蒞院拜會昭慧法師，與昭慧、性廣法師於禪堂合影。（97.2.6）

90

活動看板

- 97.2.1 ■中午，詮發營造公司陳經發協理來院，與昭慧法師討論新校舍建築進度。由于年前申請使用執照之過程有所延誤，因此後續之建築工程已暫停約三個月。如今使用執照已申請下來，農曆年後，原本一般營造業都休業到正月十四日，但為了趕在三月上旬以前，將部分教室與盥洗室的內部工程先行完工，俾便舉辦兩個月的帕奧禪修營時，可以作為學員與志工的簡易宿舍，因此詮發公司將提前于年初六（2月12日）動工。
- 97.2.3 ■下午，來自德國聖本篤修會的古倫神父，在臺北東門基督長老教會主任牧師盧俊義、許淑英伉儷、令媛盧悅文小姐、南與北文化出版社主編吳信如小姐（德文翻譯）、德國四塔出版社版權主任威博斯女士、范瑞薇與牧力教友的陪同下蒞訪本院，並與昭慧、性廣法師進行跨宗教對談。詳見釋傳法：〈冥契經驗的宗教對話——古倫神父蒞院記〉（本期本刊頁60~62）、〈宗教對談，輝映法界——盧俊義牧師與昭慧法師往覆函〉（本期本刊頁63~64）。
- 97.2.4 ■鄰近過年，昭慧法師準備了五份禮物，贈與平日常來參加早晚課的五位小朋友——王咸雅、王麗聲、陳可柔、陳毓珊、王湘淳。晚間，趁著晚課結束，於法印樓一樓善財禮觀音像前，舉行抽獎及頒獎典禮，每位小朋友依序抽籤，得到一份精緻的禮物，由監院心謙法師代表頒獎。小朋友接過禮物，都迫不及待拆開，歡喜不已。
- 97.2.6 ■今日是農曆除夕，近午，甫於去年11月獲教宗任命接任台灣教區總主教的洪山川神父，帶著謙和溫暖的笑容，在寒風細雨中蒞訪本院。詳見釋傳法：〈他就好像是我們的至親兄弟——洪山川總主教蒞院記〉（本期本刊頁65~67）。
- 本日係農曆除夕，晚間六時起，於嵐園舉行輕鬆座談之「普茶」，由昭慧法師主持。席間，學眾一一發言分享修學心得與自我期許，昭法師一一回應，針對每個人的性格特質，「因機設教」，提示進德修業的要領，給予學眾們很大的鼓舞。雖然外面是寒風細雨，但嵐園中卻充滿了溫馨和樂，大眾一起共度溫暖的除夕夜，迎接新年的來到。
- 97.2.7 ■大年初一，連續數日天氣嚴寒，細雨綿綿，但仍有不少鄉親攜家帶眷，陸續前來禮佛。師父們奉上甜茶、糖果，祝福新的一年萬事吉祥，學院洋溢著一片喜氣。中午，郭榮宗、蔡美英伉儷與前村長邱家

弘誓92期
97年4月



活動看板

97
年
2
月
1
日
至
97
年
3
月
31
日

活動看板

義之夫人邱曾瑞緣蒞院，禮佛上香並共進午齋。

97.2.8 ■上午，昭慧法師學生郭建盟居士陪同其令尊郭金發先生（台語歌王）、令堂郭何櫻子伉儷，與二嫂徐逸菁、友人蔡淑真、姪兒郭冠德、譚蔓一行七人，蒞院禮佛上香，並共進午齋。昭慧法師於兩個月前因公務而拜會陳菊市長時，市長對建盟的人品與能力，讚不絕口。建盟向法師報告：目前在高雄市政府，已調到民政局擔任主任秘書。談起二兒建男的英年早逝，慈母郭何櫻子依然忍不住落淚。昭慧法師向郭金發伉儷安慰道：建男穿著機師服在長榮機艙的照片，實在是英俊挺拔。奈何天不假年，驟然辭世。但他稟性敦厚善良，必將趨向美好的淨土。

■下午，本院校友融慎法師與其在俗時之同修張秀雄（傳覺）居士、女婿陳彥錦、女兒張琲昕、孫女陳芊苾，特別從屏東轉車坐高鐵，回到學院禮佛上香，並與師生敘舊。融慎法師一向大力護持學院，彥錦、琲昕的佛化婚禮，又是由昭慧法師主持的，一家人與本院的法緣甚深，因此特選在年初二的「回娘家日」回院。師生看到漂亮可愛的芊苾（五個月大的小貝比），都忍不住逗著她玩，她亦毫不怯生，笑得非常開心。芊苾自出生以來，倍受爺爺與諸長輩疼愛，融慎法師說：這是琲昕日日誦念《普門品》所生出來的「端正有相之女」。

97.2.9 ■下午，本院研究部學員吳惠曼與陳文玲居士回院向師父們拜年。陳文玲已於農曆年前，在日本通過了東京都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口試，3月25日即將於該大學所舉行的畢業典禮中，正式獲頒學位。學團師生成為文玲圓滿了人生求學階段的大事因緣，而深感慶喜！

97.2.10 ■上午，共修會廣福村組學員林易男、陳春美伉儷、鄧澄豐一家、陳萬枝伉儷、王和子等一行十六人回院向師父們拜年，中午並烹調豐盛的午餐供眾。餐後，同組的楊美蘭、謝明城等十多人亦來院拜年，一起在嵐園悠閒地喝咖啡、品茗，討論承擔今年畢業典禮午宴之籌備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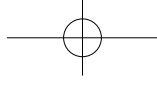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97.2.14 ■本院養養十年的流浪狗馬可，由於生命跡象微弱送醫住院，晚間醫師來電告知情況危急，常住師父們乃趕往醫院與昭慧法師會合。時馬可已在瀕留狀態，考慮之後，同意醫師予以安樂死。於晚間近十點左



昭慧法師學生郭建盟（右）陪同其令尊台語歌王郭金發先生（右三）、令堂郭何櫻子（左三），與二嫂徐逸菁（左）、友人蔡淑真（右）、姪兒郭冠德、譚蔓（前二），蒞院禮佛上香，並共進午齋。（97.2.8）



中午，本院校友融慎法師（前右二）與其在俗時之同修張秀雄（前右一）、女婿陳彥錦（前左一）、女兒張琲昕（前左二）、孫女陳芊苾，特別從屏東轉車坐高鐵，回到學院禮佛上香，並與師生敘舊（後排右起：心謙、融德、心瑞、傳聞等師父）。（97.2.8）



活動看板

97
年
2
月
1
日
至
97
年
3
月
31
日



吳惠曼（右）陪同甫自日本東京都立大學通過博士學位口試之陳文玲（左）回院向師父們拜年。（97.2.9）



共修會廣福村組學員一行十六人回院向師父們拜年，監院心謙師父（背影左）、寶元心慈師父與學員們於嵐園茶敘。（97.2.10）



本院豢養十年的流浪狗馬可晚間病篤，昭慧法師趕至台北泛亞醫院為其說法。（97.2.14）

活動看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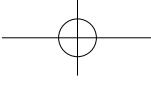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右，馬可在師父們的佛號聲中安詳往生。師父們將馬可遺體載回學院，為牠助念佛號，翌日早晨並為馬可誦經，祈願牠離苦得樂、往生善趣。詳見傳法法師撰：〈陪伴馬可到最後一刻——菩薩道的一門功課〉（本期稿擠，下期刊載）、心宇法師撰：〈同伴動物安樂死的倫理爭議〉（本期稿擠，下期刊載）。

97.2.17 ■上午，舉行本年度第一次共修會。昭慧法師於開示中，提及佛教社區化的重要性，指出現代社會人口遠離舊型聚落與村落而集中在都會地區，人脈往往因而斷裂，遇老病死憂悲惱苦，鮮獲鄰里的互助力量，因此倍須宗教團體之支持與慰藉。佛弟子應本諸無我與慈悲的精神，多多關切週遭的同修道友。來此共修，就已在修學菩薩道，因此要本諸菩薩道精神，照顧來院共修的新進佛友，以免他們乍到陌生環境，無法感受到溫馨與平安的道場氛圍。遇老病死也要在精神上互相扶持，以佛法互勉，以經聲佛號祝願對方，切忌漠不關心。

法師特別指出：基督教與一貫道在這方面做得比佛教好；慈濟、法鼓與佛光所推展的社區關懷，則是佛教成功的案例。

法師最後還鼓勵共修會友，要將共修中所見聞之佛法，各自傳遞給週遭的親朋好友，讓他們也分享法喜，並鼓勵他們親近住家附近的正信道場與善知識。

97.2.20 ■下午，蘋果日報記者邱俊吉與自由時報記者謝文華皆於電話中訪問昭慧法師，詢問對有關台大醫界宣布「救命寶寶」誕生的倫理觀，法師表示：女嬰的誕生，被父母賦予「救哥哥」的「工具性價值」，而非她自身的目的，這有違反當事人「知情同意」原則的倫理瑕疵。好在捐贈的是臍帶血，以女嬰的臍帶血救哥哥，不像割腎、眼角膜，因臍帶血是「剩餘物再利用」，並不會侵損嬰孩重要器官，而造成永遠無法逆轉的傷害。最大的倫理爭議是：「基因篩檢」違反生命倫理，因為「精子與卵子結合的瞬間，生命就已開始」，基因篩檢過程中，被放棄的每一個胚胎，都是生命。其次，用胚胎篩檢方式排除掉帶有基因缺陷的孩童來到人間，這無異是在以優生學觀點，打造「完美寶寶」。這不能單怪罪父母，一般父母當然期待孩子是美好而受人疼惜的，但當這個社會，從上到下莫不瘋狂追求「卓越」，在「贏者全拿」的邏輯中，誰忍心生個不夠完美、不夠卓越的孩子，來這世上受



活動看板

苦？因此，我們要先問這個社會，對弱勢到底還有多少容忍度？

97.2.23 ■傍晚，融慎法師率屏東縣高樹鄉司馬村村民，一行28人參訪本院，並帶來許多自家耕種的蔬果供養。

融慎法師乃本院專修部畢業生，向來護持學院甚力。於兩年前，融慎法師落腳淳樸的司馬村，原是為了養病靜修，安住期間，因為她平易近人的親和力，以及風趣幽默的說法，感化難調難伏的酗酒村民，而甚受村民之信任與愛戴。去年暑假，融慎法師在村內北極殿舉辦有史以來第一場浴佛法會，吸引村民熱烈參與；之後開始帶領共修，引導村民信佛念佛。在原本是佛法「邊地」的司馬村，開出了一朵朵菩提幼苗。

是日傍晚，常住師父們烹煮美味豐盛的素菜，招待難得來到的融慎法師與司馬村村民。晚間，大眾一起晚課共修，誦念《金剛經》，然後聆聽昭慧法師以台語開示《金剛經》中「無我與慈悲」之要義，大眾咸感法喜充滿。

97.2.24 ■凌晨，司馬村信眾們早起參加早課，誦念《八大人覺經》並繞佛。早齋之後，大眾協力出坡打掃校園，然後知客明一師父帶領參觀校園，在嵐園觀賞本院簡介影片，聆聽心皓師父開示。由於昭慧法師一早北上善導寺講課，因此由心皓師父以台語開示基礎佛法。直至10點半，村民一行方才法喜充滿地告別離去。

■本日，昭慧法師至善導寺內所設之玄奘大學善導教育中心，為玄奘大學終身教育學院所辦理的「誦經師培訓班」講授「往生西方之探討」，共計三節課。

■下午，昭慧法師至新莊訪視與腦癌病魔奮戰的胡宇中居士，開示法要，並與胡居士及其家屬一齊唸佛。胡居士是本院護法李素卿居士的二姊夫，是台灣開拓資訊工程科技的先鋒，成就卓越。在訪視過程中，胡居士雖身罹病苦，仍記掛著學院的校舍建築，令人感動。

■晚間，昭慧法師至Youth Hub青輔會青年交流中心參加「傳遞綠色幸福角落影展」座談會。會中播放緬甸軍政府迫害民衆的紀錄片「全盤否認」，由昭慧法師擔任與談人。

97.2.27 ■寒假過後，本日起連續十天，本院開學上課。原來三月至五月適逢~3.7 帕奧禪修營，許多師生想參加禪修營，卻因四月份有課而不克全程

97
年
2
月
1
日
至
97
年
3
月
3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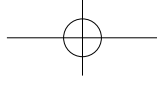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活動看板



融慎法師率屏東縣高樹鄉司馬村村民參訪本院，晚課時大眾共誦《金剛經》，昭慧法師為大眾開示經義。晚課畢，村民與法師在大殿合影留念。（97.2.23）



本院副寺心皓法師為司馬村村民以台語開示佛法。（97.2.24）



活動看板

97
年
2
月
1
日
至
97
年
3
月
31
日



昭慧法師於羅東高中教資館之高中23學科中心「生命成長營」，向與會高中教師作專題演講，題為「宗教與人生在教學上的意涵」。(97.3.6)



關懷生命協會於基督長老教會東門教會舉行會員大會，由理事長傳道法師主持會議。(97.3.6)

活動看板

參與，無法成為禪修營正式學員。為了成就他們全程參加禪修營的心願，本院特於元月26日院務會議中達成決議，將四月份五天的課程調到二月底與三月初，緊接在三月份上課日之前，故本次上課長達十日。

97.3.6 ■3月5~6日，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科中心於羅東高中教資館，舉行高中23學科中心教師「生命成長營」。本日午，由昭慧法師（該中心諮詢委員）向與會教師作專題演講，題為「宗教與人生在教學上的意涵」。學員為普通高中23科學科中心暨該中心教學研發小組之代表，每學科限參加3至4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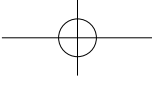
■晚間，關懷生命協會於基督長老教會東門教會新大樓會議室，舉行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年度預、決算案與工作計畫，並改選理、監事。理事長傳道法師主持會議，東門教會主任牧師，亦為本會常務監事的盧俊義牧師，帶領全體會員禱告。

本年度協會幾項值得欣慰的動保成果：一、法律已明文禁止馬戲團表演動物；二、鯨鯨全面禁捕；三、「TNR」（流浪犬絕育）計畫實施成功。四、拜訪堵禽流感之賜，農委會終於接受協會之建言，禁止傳統市場就地撲殺家禽販賣。

會中放映了協會所製作發行的「TNR」紀錄片。TNR是英文trap（捕捉）、neuter（結紮）、release（放養）的縮寫，是現今唯一經過證實能有效控制流浪動物數量的辦法。常務理事林雅哲醫師所主持該一計劃，帶領獸醫系學生與志工朋友，巡迴各地捕捉流浪犬並予以絕育、就地放養。該計劃先由澎湖做起，以澎湖隔絕於海中，不可能有他處犬隻進入，得以正確估算流浪犬施以「TNR」以抑制狗口成長的有效性。此一計劃之推動，有許多動保團體加入，極獲各地方政府與社區之認同，頗得好評，可資證明：絕育方法較諸撲殺手段，更能降低流浪犬之繁殖速度。

會員們針對流浪犬受虐、生產過剩之家禽家畜被殘忍撲殺，以及各電視台「美食」節目播放動物遭生吞活剝之畫面，協會可作些什麼以改善現況，有著熱烈的討論。咸歎動保工作推動之艱辛。

■本日，參加本次帕奧禪修營之韓國比丘尼真鏡與馬來西亞十戒女善行先行報到、住宿。這是第一批到來的外國禪修學員。本次外國學員



活動看板

97
年
2
月
1
日
至
97
年
3
月
31
日

活動看板

共計20位，分別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韓國、美國、英國、香港。

97.3.7 ■本日，一掃寒冬陰霾，大地陽光普照。校地持續趕工，以便禪修營能使用部分教室與盥洗室。另有八位學員、志工進駐學院，開始整理並佈置禪修營場地。

97.3.8 ■下午二時許，帕奧禪師傑出女弟子善戒法師（Sushila Sayalay）抵達桃園國際機場，性廣法師率眾至機場接機。

■下午五時半左右，帕奧禪師一行七人，搭乘新航班機抵達桃園機場，昭慧、性廣法師率眾至機場接機。陪同禪師來台的六位分別是：禪師的助理吉祥法師（比丘）、禪師助理陳思楨居士、海外來台參加禪修營學員護法法師（比丘）、尋寂師父〈吉祥比丘的母親〉、善勤師父〈新加坡十戒女〉、江秀鳳〈陳思楨的母親〉。返院時鐘鼓齊鳴，學眾與志工百餘人自發性地排在左右兩列，於寒風細雨中佇候接駕，並於三樓禪堂頂禮接駕。

稍早，總統府葉菊蘭秘書長與郭榮宗前立委蒞院，擬拜會昭慧法師，法師於機場聞訊，請兩位在學院稍憩片刻。至大眾頂禮接駕畢，葉秘書長與郭委員謙遜而恭敬地趨前向禪師致意，大眾鼓掌歡迎她的到來。曾習學過佛家禪法的葉秘書長，向與會大眾作簡單之致詞，並期能在總統大選結束後，向總統告假，到學院來禪修幾天。

97.3.9 ■上午，性廣法師與善戒法師至關房向禪師請安，並確定禪修營進行之相關細節。禪師已七十五高齡，長年於國際間僕僕風塵以弘揚禪法，本次將在禪修營期間作五次大堂開示，除了小參時間指導禪修者之外，其餘時間將擬安靜自修，為了避免外緣干擾，他慈囑性廣法師，代他婉拒訪客。禪師並囑性廣法師擔任助理老師，協助學員小參。

■上午，本院舉行共修會，昭慧法師主法，並於開示中學學院師生九個月來照顧癱瘓大型犬隻「馬可」為例，說明行菩薩道不捨有情，就在其中自我超越的諦理。

■下午三時，昭慧、性廣法師陪同帕奧禪師巡行校園，依次視察禪堂、小參室、新校舍一、二樓的臨時寢室與盥洗設備。

97.3.10 ■上午，禪師於禪堂視察晚間開示時放映講義之投影設備，昭慧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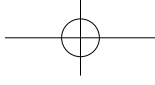
性廣法師於桃園國際機場為善戒法師（Sushila Sayalay）接機。（97.3.8）



於桃園國際機場接機，昭慧法師向帕奧禪師獻花（右：桃園國際機場主管陳朝英居士、右二：吉祥法師）。（97.3.8）



帕奧禪師見狀，謙遜而慈悲地下車，默然步行在校園內的菩提大道，接受大眾歡迎的心意。（97.3.8）



活動看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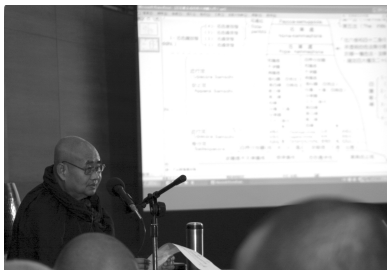
97
年
2
月
1
日
至
97
年
3
月
31
日



在法印樓歡迎禪師的海報前合影（中：葉菊蘭秘書長，左：郭榮宗委員）。（97.3.8）



帕奧禪修營學員齊聚齋堂，性廣法師宣佈禪堂與生活規制。（97.3.10）



帕奧禪師於開堂首日作大堂開示，一旁放映帕奧禪法修學次第圖。（97.3.10）

活動看板

禮請禪師時常蒞院靜修，禪師慈允。性廣法師就著投影設備，放映本院師生聲援緬甸民主之照片，禪師深感欣慰。

■晚間恭請帕奧禪師作入堂開示，吉祥法師中文翻譯。學員、志工約計一百五十餘人在禪堂端坐聞法。在開講之前，禪師慈悲地誦唸「慈經」，以三寶光明祝福大眾與此次共修活動。開示內容是，完整的帕奧禪林修學次第，禪師言簡意賅地講述了整個修道次第，然後再教導一個業處：安那般那念。大眾聆聽禪師之諄諄教示，咸皆法喜充滿。在大眾起立回向後，禪師下座禮佛，昭慧、性廣法師恭送禪師回寮，禪修營首日開堂，就在止靜的鐘鼓與板聲中，圓滿落幕。

以上帕奧禪師抵台、蒞院，前三日（3月8～10日）之師生動態，詳閱昭慧法師著：〈大德光駕，無限法喜——帕奧禪師第五度蒞台弘法記〉（本期本刊頁43～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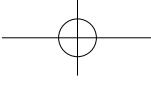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97.3.11 ■今日是帕奧禪修營正修第一天，清晨4:00起板，4:30所有禪修學員準時入堂靜坐，整個院區呈現寧靜祥和的修道氣氛。而此時，大眾卻是熱鬧騰騰，二十多位香積組、行堂組的護法志工，正在忙著準備早齋、過堂等工作，大家以歡喜、熱誠的供養心，服務來自國內外的禪師、助理老師及世界各地聚集而來的禪修學員。

早上6:10、中午11:10過堂，諾大的齋堂坐滿南、北傳僧信四眾，以漢傳佛教的過堂儀軌用齋，過程莊嚴肅穆，禪修期間，學員一律持午。由於空間有限，部分護法組學員必須等待第二梯次用齋。

每天有三次學員小參時段，依梯次安排禪修者小參，帕奧禪師殷殷垂詢禪修者學習情形及身心狀況，分別依個人情形指點。

晚間，昭慧法師自台北返院，向正在接受學員小參的帕奧禪師頂禮銷假，並向禪師請示法義。詳參昭慧法師著：〈依「蘊相應教」十一相向帕奧禪師請益記〉（本期本刊頁49～50）。

8:30是安板時間，待禪修學員養息之後，各項護法工作卻仍舊進行著。尤其是弘誓學團的住持性廣法師，擔任開堂和尚與繁瑣的禪修營統籌工作，時常顧頭顧尾、解決學員與禪堂的各種疑難雜症，非常忙碌。還有常住師父們，為了提供良好的禪修空間，讓禪修者能夠專精禪思，分別肩挑香積、行堂、禪堂、知客、環保、總務及文書組的準備事宜，已經連續好幾日未曾好好歇息了。



活動看板

97
年
2
月
1
日
至
97
年
3
月
31
日

活動看板

但是，帕奧禪師難得親自來台指導禪修，得遇如此殊勝的聞法共修因緣，雖然忙碌不堪，但大家都懷抱非常歡喜與感恩的心情，以最大的熱誠服務來自國內外的禪修者。

97.3.12 ■中午，玄奘大學授課完畢，昭慧法師自新竹啓程搭乘火車，前往
~3.13 花蓮慈善寺，連續兩日為慈善寺佛學班講授《雜阿含經》「處相應教」。

97.3.14 ■上午，性廣法師向帕奧禪師請問飲食起居是否安利。禪師幽默回答：「非常好，妳看我的手指甲都有血色了。」帕奧禪師在緬戒行嚴謹，一向托鉢而不別眾食。但近年來禪師三酸甘油脂、膽固醇過高，大眾飲食恐對其健康不利，因此本次禪師在台期間，本院特由道莊、印純師父發心為禪師準備清淡而營養的飲食。

■本日，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舉辦「訪視評鑑」，邀請輔大創系系主任陸達誠神父、台大社會系林端教授與昭慧法師擔任評鑑委員。慈大宗所已遷至原慈濟中學校區，景觀較諸校本部更為開闊、優美，經前所長盧蕙馨教授協同學生精心佈置之後，散發出濃厚的人文氣息。現任所長余德慧教授帶領系裡師生，依慈濟現有的豐富人文資源，所共同研擬之宗教慈善事業研究與實務課程，饒富特色。

97.3.15 ■上午，輔仁大學醫學院及臨床心理學系，於醫學綜合大樓四樓醫學院會議室舉辦「幹細胞實驗倫理教育——醫學、宗教與法律」研討會。會中邀請醫學人文學者、宗教界人士以及法律實務專家與會，針對幹細胞實驗倫理的議題，分別就醫學、人文、宗教以及法律的層面進行研討。昭慧法師應邀發表〈幹細胞研究倫理爭議之佛法觀點〉專題演說四十分鐘，並由輔仁大學化學系教授柏殿宏神父（科學與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回應。

昭慧法師依「緣起、護生、中道」論的主軸，分析「幹細胞研究倫理爭議」的佛教觀點。

由於前一位主講人台大蔡昌甫教授，依儒家「愛有差等」理論，證成胚胎幹細胞研究在「愛有差等」理論下的倫理正當性，昭慧法師順帶回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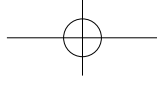
「愛有差等」論可能會導致狹隘的宗族意識。再者，依「仁愛原則」來證成「愛有差等」，在儒家理論系統中比較不是問題；但儒



慈濟大學宗教所「訪視評鑑」畢，合影留念（前排左起七人：盧蕙馨（慈大前所長）、釋昭慧（評鑑委員）、陸達誠（神父，評鑑委員）、林端（評鑑委員）、余德慧（慈大所長）、林美容（慈大教授）、林建德（慈大助理教授），右：碩士生（本院校友）星靜師父）。（照片提供：慈大宗研所）（97.3.14）



輔大「幹細胞實驗倫理教育—醫學、宗教與法律」研討會，與會發表人與回應人於會後合影（左起：陳英鈐教授、蔡甫昌教授、劉承慶律師、柏殿宏教授、昭慧法師、姚孟昌教授、陳美琴教授、王英洲教授）。（照片提供：馬克小寶攝影師）（97.3.15）



活動看板

97
年
2
月
1
日
至
97
年
3
月
31
日



福嚴佛學院院長淨照法師帶領學僧參見帕奧禪師，本院院長性廣法師陪同淨照法師（右二）參觀校舍。（97.3.16）



帕奧禪師開示已竟，與福嚴佛學院全體師生合影於法印樓會客室。（97.3.16）



中華佛學研究所前所長李志夫教授（右二）暨佛研所秘書陳秀蘭（左二）、孫果明（左一）與黃瑤瓊（右一）前來拜訪昭慧法師。（97.3.17）

活動看板

家也明言「殺一不辜，行一不義以得天下，不為也」，因此若依「不傷害原則」，怕還是很難依「愛有差等」論，證成殺害無辜胚胎的道德正當性。例如：將食物供應自己的孩子，行有餘力再供應鄰家小孩，若食物不足，也只能供應自家小孩，這是符合儒家「愛有差等」論的。但反之，為了自家小孩的某種福利，竟然犧牲鄰家小孩的利益乃至生命，這是不符合儒家義務論的。蔡昌甫教授於回應時表示：他贊同法師所提出有關儒家理論的說法。充分展現了學者「唯真理是求」，而不拘囿於攻防身段的風度。

97.3.16 ■上午，全體帕奧禪修營師生合影於法印樓前。

■下午，福嚴佛學院院長淨照法師帶領學僧共41人抵達學院，參見帕奧禪師。由於嵐園作為比丘與護法的禪堂，正在使用中，因此本院院長性廣法師在慈暉台上接待眾位法師，並帶他們上法印樓二樓參觀印順導師紀念室，待訪客在會客室坐定，方才請禪師下來會客。正巧台南清湖山慈慧寺懷英法師、法慧法師上午即自台南出發，特送有機蔬菜前來供眾，因此一同向禪師禮座，並向禪師請示法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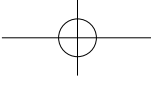
訪談結束後，福嚴師生請昭慧、性廣法師與他們在法印樓前合影留念。

97.3.17 ■下午，中華佛學研究所前所長李志夫教授暨佛研所秘書陳秀蘭、孫果明與黃瑤瓊居士前來拜訪昭慧法師，相談甚歡。

97.3.18 ■上午，昭慧法師應玄奘大學宗教所系主任黃運喜教授之邀，於其在宗教所開設的課程「大唐西域記專題研討」中，擔任講師之一。本課程由教育部贊助經費，黃主任擔任課程召集人，分別邀請於「玄奘學」學有專長的校內、外教授，擔任專題演講。昭慧法師本次先作「戒律學」之背景介紹，下週二（3月25日）再敘述玄奘大師的戒律生活與律學觀點。

97.3.19 ■中午，昭慧法師於玄奘大學授課完畢，參加系務會議之後，至新竹市法源講寺與住持真理法師茶敘，真理法師以法源講寺名義，捐贈第七屆印順導師思想學術會議20萬元，其中10萬贊助昭慧、性廣、悟殷法師於本次會議所發表之新書印刷費。

97.3.20 ■性廣法師至花蓮慈善寺，連續兩日為慈善寺佛學班講授《雜阿含經》「三十七道品」。



活動看板

97
年
2
月
1
日
至
97
年
3
月
31
日

活動看板

97.3.20 ■晚間，快樂聯播網張素華小姐向昭慧法師作電話訪談，原來本期「亞洲周刊」有專文介紹亞洲近年來佛教徒紛起抗暴，因此主持人詢問法師對這一情勢以及政教關係的看法。法師援引「長壽王本生」的佛陀教法：「以瞋止瞋，不能止瞋；以慈止瞋，方能止瞋。」認為佛教的「非暴力主義」教義非常明確，所以不可能贊同任何「以暴易暴」的行為。歷來佛教最悲壯的抗議行為，也只是「自傷」而非「傷人」，如過往越南僧侶集體自焚，抗議政府打壓佛教。短期來看，這樣的自我設限似乎軟弱，但長遠來看，卻是化解恩怨情仇的不二途徑。依今日世界基、回之間的對立來看，佛教未嘗沒受過伊斯蘭教的重創，印度佛教的滅亡，與此不無關係，即今依然發生巴米揚大佛被毀事件。但佛教面對此一敵意，並未採取報復手段，反而有慈濟這樣的團體，幫助穆斯林國家的印尼雅加達貧苦民衆建大愛村，並於大愛村中設清真寺，如此反而讓印尼馬來人減除了對華人的怨憎，也讓他們對佛教的無私無我，產生了極大的感動之情。由於佛教在西藏的影響深遠，因此一般而言，人民較為溫馴，未見類似疆獨的恐怖主義行為。希望北京政權能夠看到佛教對建構和諧社會的隱性力量，妥善處理西藏問題。

97.3.25 ■上午，昭慧法師於玄奘大學宗教所的「大唐西域記專題研討」課程，敘述玄奘大師的戒律生活與律學觀點。

97.3.26 ■中午，昭慧法師於玄奘大學授課完畢，下午參加校教評會後，至法源講寺的禪林掛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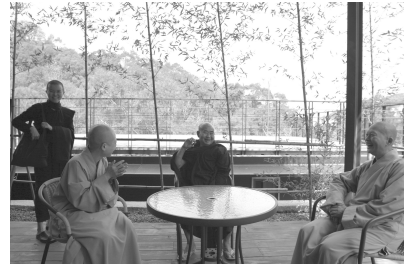
■晚間，吉祥法師向帕奧禪師與性廣法師辭行。

97.3.27 ■清晨，帕奧禪師再度慈囑性廣法師擔任禪修營學員之助理老師。

■本日，法源講寺住持真理法師，邀請帕奧禪師於禪修營期間撥冗蒞寺參觀。清晨，道莊、印純、明一、心皓四位師父先行至法源禪寺，道莊、印純師父備辦帕奧禪師之午齋，明一、心皓師父負責照相、錄影。

■上午，昭慧法師從法源講寺到玄奘大學，填寫「教學卓越計劃實施意見調查表」，然後偕其助理堅意師父返回法源講寺，等待帕奧禪師的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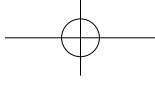
■上午，禪修營小參完畢後，性廣法師駕車載帕奧禪師至新竹法源講



帕奧禪師造訪新竹法源講寺。清風徐來，暖陽照拂，禪師難得清閒，乃在講堂迴廊之中悠然而坐。昭慧法師譯真理法師之敘述云：法源禪林專弘帕奧禪法，儼然是台灣的帕奧禪修中心，禪師聞言，開懷而笑（右起：法源講寺住持真理法師、帕奧禪師、昭慧法師、善戒（Sushila）法師）。（97.3.27）



午後，帕奧禪師於禪林傘帳中盤腿而坐。見此機會難得，學生紛紛照相、錄影，禪師慈謫而自在看著他們，不以為忤。（97.3.27）



活動看板

97
年
2
月
1
日
至
97
年
3
月
31
日



帕奧禪師走下法源禪林，參觀法源講寺其他環境空間。（97.3.27）



帕奧禪師於法源講寺大殿前，與寺眾及本院師生合影（前排右起二人住持真理法師、退居方丈仁慧法師；左：善戒法師。後立男眾：禪師助理陳思楨居士）。（97.3.27）

活動看板

寺，同行者有善戒法師與陳思楨居士。抵達時約十時許，住持真理法師與退居方丈仁慧長老尼率眾頂禮接駕，接著參觀上客堂、講堂與周遭環境。清風徐來，暖陽照拂，禪師難得清閒，乃在講堂迴廊之中悠然而坐，詢問法源講寺的環境狀況。講寺大約有11公頃，禪林寮房30餘間；禪師告知：帕奧禪林大約有500公頃，寮房約400餘間。真理法師囑昭慧法師翻譯說明：「法源講寺已有六十年歷史，而禪林則已建成八年，一向專弘帕奧禪法。已有禪師的弟子開恩、性空、開印等法師於禪林教導禪觀；開恩法師更是每年應邀前來教授禪法。」禪師聞言頗為欣慰，又循上客堂前路徑而登行，走了好長一段山路，方才折回到上客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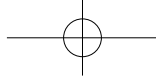
■中午在齋堂旁之和室用齋。數十年未再炊事的仁慧長老尼竟然親自下廚，帶領住眾備辦禪師以外其餘訪客之飲食。午齋豐盛美味，師生向長老尼表達至誠感恩。

■食竟洗簌已，出發前往山上的法源禪林，安排禪師稍事午休。午休已迄，禪師環著禪林走了一圈，看到約百座樹下禪座，詢問是否有蚊蟲侵擾禪者，真理法師回答：用傘帳避蚊。問到禪師是否願意坐坐看，他老人家竟然應允。於是論玄師父取出傘帳與坐墊、蒲團，掛起傘帳，禪師就在傘帳中盤腿坐了起來。見此機會難得，學生紛紛照相、錄影，禪師慈藹而自在地看著他們，不以為忤。

■走下禪林，到止觀堂三樓，參觀室內禪堂，真理法師供養禪師四事資具，大眾於禪堂邊竹桌椅上坐下休憩，喝下午茶。

■從止觀堂出來之後，一行人又陪同到斌宗老和尚紀念塔院參觀，再循石徑步下，到達大殿前廣場，然後步上大殿，於此合影留念，禪師方才離寺，返回學院。對於法源講寺這座「台灣帕奧禪修中心」，禪師留下了相當美好的印象，為回應主人真理法師的盛情邀請，臨別時他特別說：「也許有一天，我會來此小住。」大眾聞言，咸為欣喜！

97.3.28 ■上午，臺北教育大學藝術教育研究所邱婉婷同學，前來訪問昭慧法師。邱同學目前正在撰寫臺北市大安森林公園內觀音像的研究論文，研究過程中發現昭慧法師在民國83年的觀音像事件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及貢獻，是其論文中重要的關鍵人士，函請昭慧法師接受訪問，因此安排了本次晤談。



活動看板

97
年
2
月
1
日
至
97
年
3
月
31
日

活動看板

97.3.29 ■晚間，帕奧禪師作本次禪修營之第二度開示。聽眾約有170人。學員、志工之外，40多人均慕名趕來聆聽開示。本次開示內容是十一種隨煩惱的前四種：疑、不作意、惛沉與睡眠、恐懼。禪師很生動地講述：一時佛為阿那律尊者開示，菩薩於六年苦行後，在禪觀修習中見於禪相而作檢查，分別起疑、不作意、惛沉與睡眠、恐懼等，卒而忘失所緣。這是因其檢查禪相而逐次生起以上諸隨煩惱，導致定力退失。因此諸禪修者亦應注意：務必專心繫念於安般念或四界分別觀之所緣境，不宜於禪相現起時，分心檢查各種光影、覺知身體部位的疼痛等，以免退失定力。開示結束前，禪師教導大眾：修四界分別觀時，若四大的其中一相過強，則平衡其相即可，不必恐懼。例如：地大的重相增盛，則修輕相作意；水大的流動相增盛，則修黏相作意；火大的熱相增盛，則修冷相作意；風大的推相增盛，則修撐相作意。恐懼是瞋心，會令定力退失。

97.3.31 ■中午，昭慧法師率心慈、心謙、心瑞、心皓師父至板橋殯儀館，為胡宇中居士主持追思讚頌典禮。

胡宇中居士係本院護法李素卿居士之二姐夫，曾任資策會顧問工程師、數位聯合電信（seednet）總經理特別助理、速聯資安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顧問等職。在資策會服務期間，負責行政院衛生署委託開發適用於全國各類型衛生所資訊系統之套裝軟體，使用最低投資、達成最高效益，大幅提昇基層醫療單位效能，具有重大貢獻，於民國84年當選十大傑出資訊人才。民國92年皈依法鼓山聖嚴法師座下，法名「常中」。



帕奧禪師作本次禪修營之第二度開示。
(97.3.29)



聽眾約有170人。學員、志工之外，40多人
均慕名趕來聆聽開示。(97.3.29)